

一个值得每个家庭共同阅读的故事

美国最伟大的十部儿童文学名著之一





草原上的小木屋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美）劳拉·英格斯·怀德 / 著

刘华　刘千玲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美国著名作家劳拉·英格斯 ·怀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荣获世界著名儿童文学奖——纽伯瑞奖。

以雅俗共赏的简明文字，细腻描写美国拓荒时期的生活，展示另一种“与狼共舞”的生活态度。

这部充满爱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用浅显的语言造就致命的感动，教会孩子勇于面对、乐观向上。曾多次被搬上银幕，深刻影响美国几代人的成长，是美国孩子最喜爱阅读的百种图书之一。



上架建议 少儿·文学·励志

ISBN 978-7-5411-2747-2



定价：16.00元



草原上的小木屋

（美）劳拉·英格斯·怀德 / 著
刘华　刘千玲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上的小木屋/(美)劳拉·英格斯·怀德著;刘华,刘千玲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9
(小木屋系列)
ISBN 978-7-5411-2747-2
Ⅰ.草… Ⅱ.①劳…②刘…③刘… Ⅲ.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Ⅳ.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4959号

草原上的小木屋

CaoYuanShang DE XiaoMuWu

[美] 劳拉·英格斯·怀德 / 著　刘　华　刘千玲 / 译

策划组稿　黄立新　郭　健
责任编辑　郭　健
封面设计　陈伟明
内文设计　史小燕
插　　图　郑　歆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韩　华　程　于
书　　号　ISBN 978-7-5411-2747-2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40千
印　　张　7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电　　话　(028) 86259285[发行部]
　　　　　(028) 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金星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16.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草原上的小木屋
作者=[美]劳拉·英格斯·怀德著
页数=222
SS号=12115257
出版日期=2008.10
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
尺寸=大32开
原书定价=16.00
参考文献格式=（美）劳拉·英格斯·怀德，刘华，刘千玲译.草原上的小木屋.成都市：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10.
内容提要=美国著名作家劳拉·英格斯·怀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荣获世界著名儿童文学奖——纽伯瑞奖。　　以雅俗共赏的简明文字，细腻描写美国拓荒时期的生活，展示另一种“与狼共舞”的生活态度。　　这部充满爱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用浅显的语言造就致命的感动，教会孩子勇于面对、乐观向上。曾多次被搬上银幕，深刻影响美国几代人的成长，是美国孩子最喜爱阅读的百种图书之一。


很久以前，当我们的爷爷、奶奶还是小男孩和小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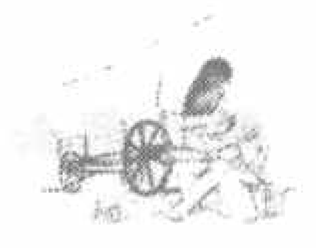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Chapter 1

到西部去

很久以前，当我们的爷爷、奶奶还是小男孩和小女孩或是妈妈襁褓中的婴儿，甚至没有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劳拉和小卡琳就离开了他们在威斯康星州大森林中的小木屋了。他们赶着马车离去了，把小木屋孤零零、空荡荡地留在森林里的空地里。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那座小木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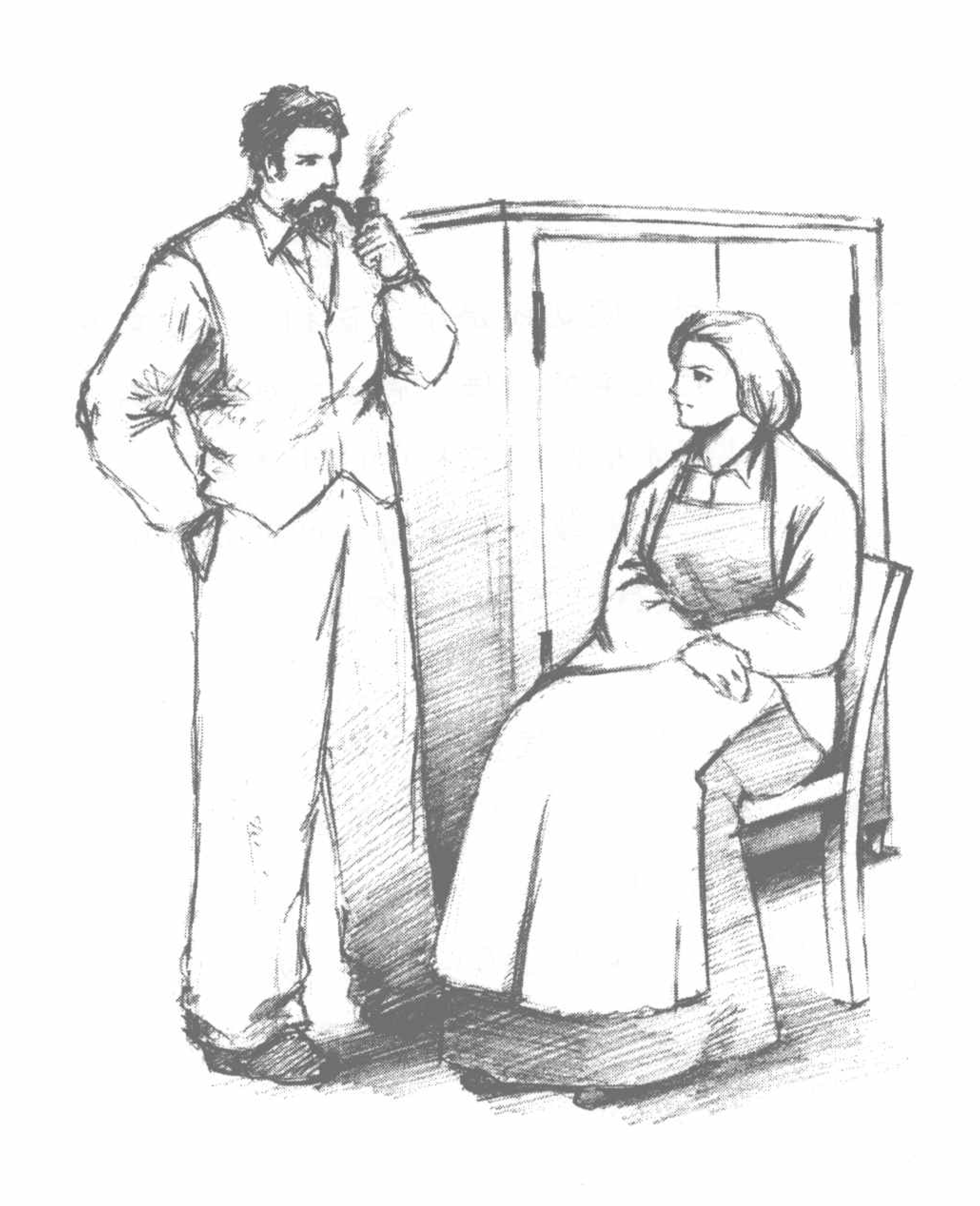
他们要去印第安地区了。

爸爸说森林里人太多了。很多时候劳拉听到斧头砍树的咚咚声，可爸爸并没有在砍树；她还经常听到枪声的回音，可爸爸那时也并没有开枪。小木屋前的那条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大路。几乎每天都会有马车慢悠悠地通过那条大道，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每逢这时，劳拉和玛丽就会停止玩耍，好奇地打量着马车。



森林里有这么多人，野生动物就不喜欢在这儿栖息了。爸爸也不喜欢。他喜欢住在一个不会让野生动物感到害怕的地方。他喜欢看到小鹿和它们的妈妈在丛林的阴影里好奇地观察着他，他还喜欢看见胖胖的懒熊在野果丛里吃野果的模样。

在漫长的冬夜里，爸爸向妈妈谈起了西部。西部的地面是平坦的，没有树木。草长得又高又密。在那里，野生动物们自由地溜达着，享受着食物，就好像它们生活在一望无垠的牧场



上一般不愁吃喝。那里的草原一望无边，除了印第安人居住在那儿，没有其他居民。

在深冬的一天，爸爸对妈妈说："既然你不反对，那我就决定去西部看看。现在已经有人想要买下这块地，我们现在就可以卖掉它，而且还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那足够我们在新的地方建立新家了。"

"啊，查尔斯，我们非得现在就走吗?"妈妈说。那时的天气十分寒冷，而且小木屋又是那么的温暖舒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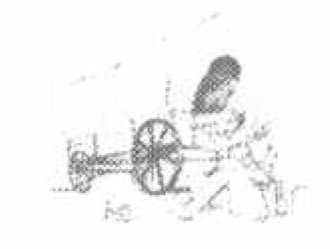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决定了今年要走，那就最好现在离开，"爸爸说，"等冰裂开后我们就没法渡过密西西比河了。"

于是，爸爸就卖掉了小木屋，卖掉了母牛和小牛。他用核桃树木做成了篷架，然后把篷架竖着固定在马车车厢上。妈妈帮爸爸在篷架上套上了白色的车篷。

天还微微亮的时候，妈妈就轻轻地摇醒了玛丽和劳拉。在炉火和烛光映照下，她给她们洗好脸，梳好头发，穿上暖和的衣服。在红色的长法兰绒内衣外面，妈妈给她们又穿上了羊毛衬裙、羊毛连衣裙，还穿上了羊毛长袜，最后再套上大衣，戴上兔毛帽子和红色的毛线手套。

除了床、桌子和椅子留了下来，小木屋里的其他东西几乎都搬上了马车。他们没有带上这几件家具，是因为爸爸随时都可以做新的。

地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空气显得十分清冷，四周寂静无声，天空还是黑色的。光秃秃的树木呆立在那里，透过



树枝可以看见天空中寒星点点。此时，东方已经渐渐发白，灰蒙蒙的树林中有了些许亮光，原来那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堂兄妹们坐着马车赶过来了。

劳拉和玛丽紧紧地抱着她们手中的布娃娃，什么话也不说。堂兄妹们围在旁边看着劳拉和玛丽。奶奶和阿姨们一次又一次地拥抱着她们，亲吻着她们，与她们依依道别。

爸爸把枪挂在车篷内的篷架上，这样他就可以很快地从座位上拿到它。他把角制火药筒和子弹袋挂在枪的下面。他又把提琴盒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间，这样不管车子怎么摇晃，都不会弄坏它。

叔叔们帮爸爸把马套上马车。叔叔阿姨让堂兄妹与玛丽和劳拉吻别。爸爸抱起玛丽和劳拉，把她们放在马车后边的床上。然后爸爸扶着妈妈上了马车，奶奶把小卡琳抱着递给了妈妈。爸爸跳上了马车，坐着妈妈身旁，而那条大花狗杰克则在马车下跑来跑去。

就这样他们离开了那座小木屋。小木屋的百叶窗是关着的，所以它看不见他们离开时的情形。小木屋被围在木栏里，静静地站在两棵高大的橡树后面，一到夏天，橡树就会为玛丽和劳拉搭起绿色的“屋顶”，她们就在下面快乐地玩耍。马车越走越远，小木屋渐渐消失了。

爸爸许诺道，等他们到了西部，劳拉就可以见到印第安小孩。

“印第安小孩是什么样子呢？”她问道。爸爸回答说：“印

第安小孩个儿矮矮的，皮肤红彤彤的。"

他们沿着被雪覆盖的树林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披平城。玛丽和劳拉曾经来过这儿，不过，现在城里的面貌看起来和以前不大一样了。商店和房子的门都紧闭着，树桩上也覆盖着雪，户外根本就看不见有孩子在玩耍。树桩之间堆着一捆捆木材。两三个脚穿靴子，头戴皮帽，身穿色彩鲜艳的呢子大衣的成年人在路上走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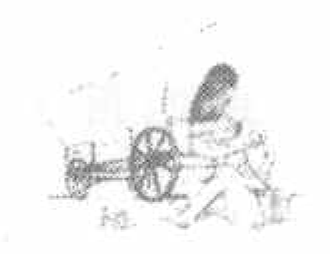
妈妈、劳拉和玛丽在马车里吃着面包和糖蜜，马则吃着粮袋里的玉米，爸爸到商店去用毛皮兑换了一些旅途中所需的物品。他们不能在城里久待，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当天越过湖面。

晶莹的湖面像绸缎一般光滑柔顺，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边。湖面上有马车车轮留下的痕迹，这一道道车辙跨越了湖面，消失在湖面的尽头。

爸爸驾着马车走到结冰的湖面上，然后沿着那些车辙前进着。马蹄发出单调的嘚嘚声，车轮跟着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身后的小镇变得越来越小，最后那高耸着的商店也变成了一个黑点。在车篷周围，除了一片空旷寂静之外，别无他物。劳拉不喜欢这儿。不过，爸爸坐在马车上，杰克还在车下跟着跑着，她知道只要爸爸和杰克在，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她。

最后，马车又上了一个土坡，她看见了一片树林，在树林中还有一座小木屋，劳拉一下就觉得舒服多了。

没有人住在那座小木屋里，那只是一个露营的地方。房子很小，但很奇怪的是，墙的角落还放着一个大壁炉和一张简陋



的床。爸爸在壁炉里生起了火，房子一下就变得温暖了。那天晚上玛丽、劳拉、小卡琳和妈妈一起睡在壁炉前搭起的地铺上，爸爸则睡在外面的马车上，守护着马车和马。

到了深夜，劳拉被一种奇怪的声音闹醒了。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枪声一样，但比枪声更响亮更持久。她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声音。玛丽和小卡琳都已经熟睡了，可劳拉无法入睡。黑暗中，她的耳旁传来妈妈那温柔的声音。妈妈说："睡吧，劳拉，那只是冰裂开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爸爸说："真幸运啊，我们昨天就越过了湖面，卡洛琳。真没想到冰会在今天就裂开，还好我们昨天经过湖面的时候冰块没裂开。"

"昨天我就想到这点了，查尔斯。"妈妈温柔地回答说。

劳拉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是她现在开始想，要是马车经过湖面时，正好遇着冰块裂开，他们就会全部掉进湖里，那情形会多么让人害怕啊。

"你把孩子吓着了，查尔斯。"妈妈说道。爸爸一把把劳拉抱入怀中。

"我们已经渡过密西西比河了！"爸爸边说边抱紧了劳拉，"来半品脱甜苹果酒，我们喝个半醉，怎么样？你喜欢到印第安人居住的西部去吗？"

劳拉说她喜欢去，她还问爸爸他们是否已经在印第安地区了。爸爸说他们还没有到那里，他们还在明尼苏达呢。

到印第安地区的路很长很长。几乎每天马儿都拼命地跑着，

几乎每晚爸爸妈妈都会在新的地方搭建帐篷。有时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帐篷里待上好几天，因为洪水泛滥，他们必须等河水退走后才能过河。他们过的河数都数不清了。他们看见了许多奇怪的树林和山丘，经过了一些没有树木让人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们通过长长的木桥过了河。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条没有桥的大河前，河水显得发黄浑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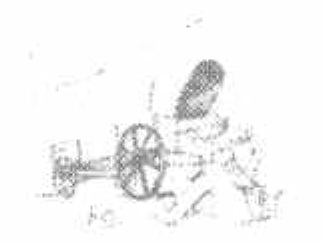
那就是密苏里河。爸爸把马车赶到一个木筏上，他们全都静静地坐在马车里，木筏渐渐远离了安全的河岸，缓缓地渡过了波涛汹涌的河面。

又过了几天，他们看见了一座座山丘。在一个山谷里，马车深深地陷入了黑色污泥里。那时大雨如注，雷电交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扎营生火。马车里的所有东西都淋湿了，情况变得十分糟糕。但他们不得不待在里面，咽着冰冷的食物。

第二天，爸爸在山腰上找了一个可以扎营的地方。雨已经停了，但他们不得不再等上一星期，等河里的洪水都退了，路面的泥泞也干了，爸爸才能从泥沼中把马车轮子拖出来，继续赶路。

有一天，当他们还在等待河水退却的时候，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骑着一匹黑马从树林中走了出来。他和爸爸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就一起走进了树林丛中，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骑上了黑马。爸爸已经用那两匹疲惫的棕色马换回了这两匹矮马。

那真是两匹漂亮的矮马，可爸爸说那并不是真正的矮种马，



而是西部的小型野马。“它们和骡子一样强壮，如猫儿一样温驯。”爸爸说道。它们有着大大的温驯的眼睛，长长的鬃毛和尾巴，细长的腿，它们的蹄子比大森林里的马蹄子要小得多，但跑起来却要快得多。

当劳拉问它们叫什么名字时，爸爸说劳拉和玛丽可以为它们取个名字。于是玛丽为一匹马取名为“皮特”，劳拉为另一匹取名为“帕蒂”。当河水退却，路面也变得比较干爽的时候，爸爸就把马车从黑泥中拖了出来，然后把皮特和帕蒂套上马车，全家又继续赶路了。

他们乘坐着篷车一路经过了威斯康星大森林，穿过明尼苏达、衣阿华然后到达密苏里湖。这一路上，杰克都在马车旁小跑着。现在他们又要准备穿过堪萨斯州了。

堪萨斯州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覆盖着平原的野草随风荡漾。他们一天又一天地在堪萨斯州的大草原上奔走着。除了看见连绵不断的野草和浩瀚无垠的天空，其他什么也看不到。天空似乎弯下腰来形成了一个大圆盖，笼罩在大草原上，马车就好像在圆盖的正中央穿行。

皮特和帕蒂整天都在赶路，跑一会儿又走一会儿，走一会儿又跑一会儿，但始终被包围在圆盖的正中央。太阳下山的时候，圆盖仍然围绕着他们，那时的天际呈现出粉红色。然后慢慢地，大地变成了一团漆黑。风吹动着野草，发出孤寂的响声。营火显得十分微弱和渺小。天上的星星闪烁着，它们似乎离地面很近，劳拉觉得几乎可以伸手触摸到它们。

第二天，大草原依旧是老样子，天空也一丝不变，大圆盖也毫无改变。劳拉和玛丽对这一切已经感到十分厌倦了。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做，也没有新奇的东西可以看。她们的床在马车后面，床上铺有灰色的床单，劳拉和玛丽就坐在上面。马车的篷已经卷起来绑好了，草原上的风吹了进来，吹乱了劳拉棕色的直发和玛丽金色的鬈发，强烈的日光照得她们几乎睁不开眼睛。

有时，一只长耳朵大野兔会飞快地跳进草丛中。杰克才没心思答理这些野兔呢，它也累了，跑这么远的路，它的脚已经酸疼了。马车继续颠簸着，篷顶在风中噼啪作响。两道车辙不断地出现在马车后面，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爸爸弯起腰，手中的缰绳也松开了，风吹动着他那长长的棕色胡子。妈妈静静地直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小卡琳甜甜地睡在柔软的小被窝里。

“啊——啊！”玛丽打了一个哈欠。劳拉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下车去，跟在马车后面跑？我的腿都酸了。”

“不能，劳拉。”妈妈说道。

“我们不能早点扎营吗？”劳拉问道。从中午到现在似乎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中午的时候他们还坐在一块干净的草地上，在马车的阴影下吃午饭呢。

爸爸回答说：“还不行，现在扎营太早了。”

“我想要扎营了，就现在！我累极了。”劳拉说道。

然后，妈妈喊了一声：“劳拉。”接下来就什么话也没说



了。妈妈的意思是让劳拉不要再抱怨了。劳拉只好闭上了嘴，可是她的心里还不高兴，还在偷偷地抱怨呢。

她的腿很疼。风不停地吹拂着她的头发，野草随风摇摆着，马车也边走边摇晃着，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快来到一条小溪或是小河了，”爸爸说道，“姑娘们，你们看见前面的树林了吗？”

劳拉站了起来，扶住车篷的一个架子，她看见远处有一道低矮的阴影。“那就是树。”爸爸说道，“从它们的影子形状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偏僻的地方，有树就意味着有水。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吧。”



皮特和帕蒂开始轻快地跑着，好像它们也很开心似的……

第二章
Chapter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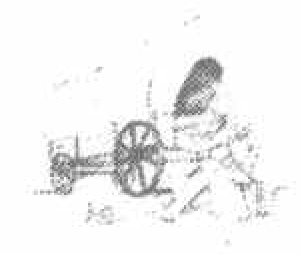
渡　河

皮特和帕蒂开始轻快地跑着，好像它们也很开心似的。劳拉紧紧地抓着马车的篷架，站在摇晃的马车里。越过爸爸的肩膀和远处那起伏着的绿油油的青草，她就可以看见树了，最让她惊喜的是，这些树和她以前见过的那些树都不一样，它们差不多就灌木那么高。

"吁！"爸爸突然说道，"现在该走哪条路了呢？"他自言自语道。

路在这里分成了两条，根本辨不清哪条路才是人们经常走的。两条路上都有车轮碾过所留下的模糊的痕迹。一条通往西方，另一条则稍微有点儿倾斜，略略偏向南方一点，但两条路很快又消失在随风起伏的草丛里。

"我想最好还是朝南走那条下坡路吧。"爸爸最后决定道，



"小河就在低地里。这条路肯定是通往浅湾的。"爸爸让皮特和帕蒂掉头转向通往南方的路。

这条路在微微起伏的地面上忽上忽下，忽下忽上。现在，他们离那些树木更近了，但是它们并不比刚才看到的要高。劳拉突然大吃了一惊，连忙抓住篷架，因为从皮特和帕蒂鼻端望过去，已经没有随风起伏的草丛了，甚至连地面也看不见了。她看见了地面的边缘和树梢。

路就在那里拐弯了。有一阵子，马车就沿着悬崖顶端走着，然后就突然朝下方滑去。爸爸急忙刹车，皮特和帕蒂弯着腿，尽力向后拉着，屁股几乎都要挨着地面了。车轮慢慢地向前滚动着，一点点地把马车从陡峭的斜坡滑向平地。马车两边耸立着锯齿状的红土悬崖。悬崖顶端的草丛随风波动，但陡峭的石壁裂缝中却寸草不生。悬崖壁散发出滚滚热浪，直扑向劳拉。风仍然在头顶上吹着，但却没吹进石壁间。这种肃静让人觉得很奇怪、很空旷。

接着，马车再一次保持了平衡状态，原来那个狭窄的沟壑是通向平坦的河边低地。这里长着一丛丛高大的树木，劳拉刚才在草原上时就看见过这些树梢。树丛的阴影散落在被风卷起的草地上，有些鹿子躺在树丛里面，在这连绵起伏的草丛中，我们几乎看不见它们的身影。它们偶尔会向马车这边探出头，有些好奇的小鹿还站起身来，好把篷车看个一清二楚呢。

劳拉感到很吃惊，因为她之前没有看见过小河。河边低地很宽，所以要走近一点才能看见小河。在草原的下方，出现了

一些小山坡和阳光明媚的开阔地带。空气依然闷热。马车轮子下的土地却很柔软。在这儿，草长得稀稀疏疏，鹿子把草啃得只剩下短短的一茬了。

有一会儿，那光秃秃的红土高崖已经被远远地抛在马车身后了。但当皮特和帕蒂停在小河旁饮水时，悬崖似乎就隐藏在小山和树林后面。

沉闷的空气里，只听见湍急的水流声。河岸旁垂挂着无数条树枝，使得树荫下的河水暗暗的。河水流得很急，不时泛起点点银蓝色的光。

“这河水很深，”爸爸说，“但我想我们应该会没事的。从以前留下的车痕来看，应该是一个浅湾。你说呢，卡洛琳?”

“你说得对，查尔斯。”妈妈回答说。

皮特和帕蒂抬高了它们那湿湿的鼻子，竖起耳朵，望着前方的小河，然后又转向爸爸，好像在听他到底说些什么。它们喘着气，把软软的鼻子凑在一起，说着悄悄话呢。在河水上游的地方，杰克一直用红舌头舔着河水。

“我要抓紧马车了。”爸爸说道。于是他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放下两边的车篷帆布，并把它们牢牢地拴在车厢上。然后他又用力拉住车后边的绳子，这样帆布就往中间紧紧地收拢在一块儿，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圆洞，小得根本就无法看到什么。

玛丽在床上蜷缩着。她不喜欢浅湾，她害怕那奔流的河水。但是劳拉却很兴奋，她喜欢飞溅着的水花。爸爸爬上座位，说道：“在河中央，它们就得游水了。但我们会没事的，卡洛



琳。”

劳拉想到了杰克，便说：“爸爸，我想让杰克坐上马车过河去。”

爸爸没有回答。他只是紧紧地抓住缰绳。妈妈说：“杰克可以游水的，劳拉。它不会有事的。”

马车在泥浆中缓缓前行。河水开始四处飞溅，拍打着车轮。水花越来越大，溅起的水花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马车，车子就跟着使劲摇晃。突然之间，马车浮了起来，随着河水一直向前漂着，那种感觉真是太有趣了。

嘈杂的水声终于停止了，妈妈突然大声地尖叫道：“躺下，姑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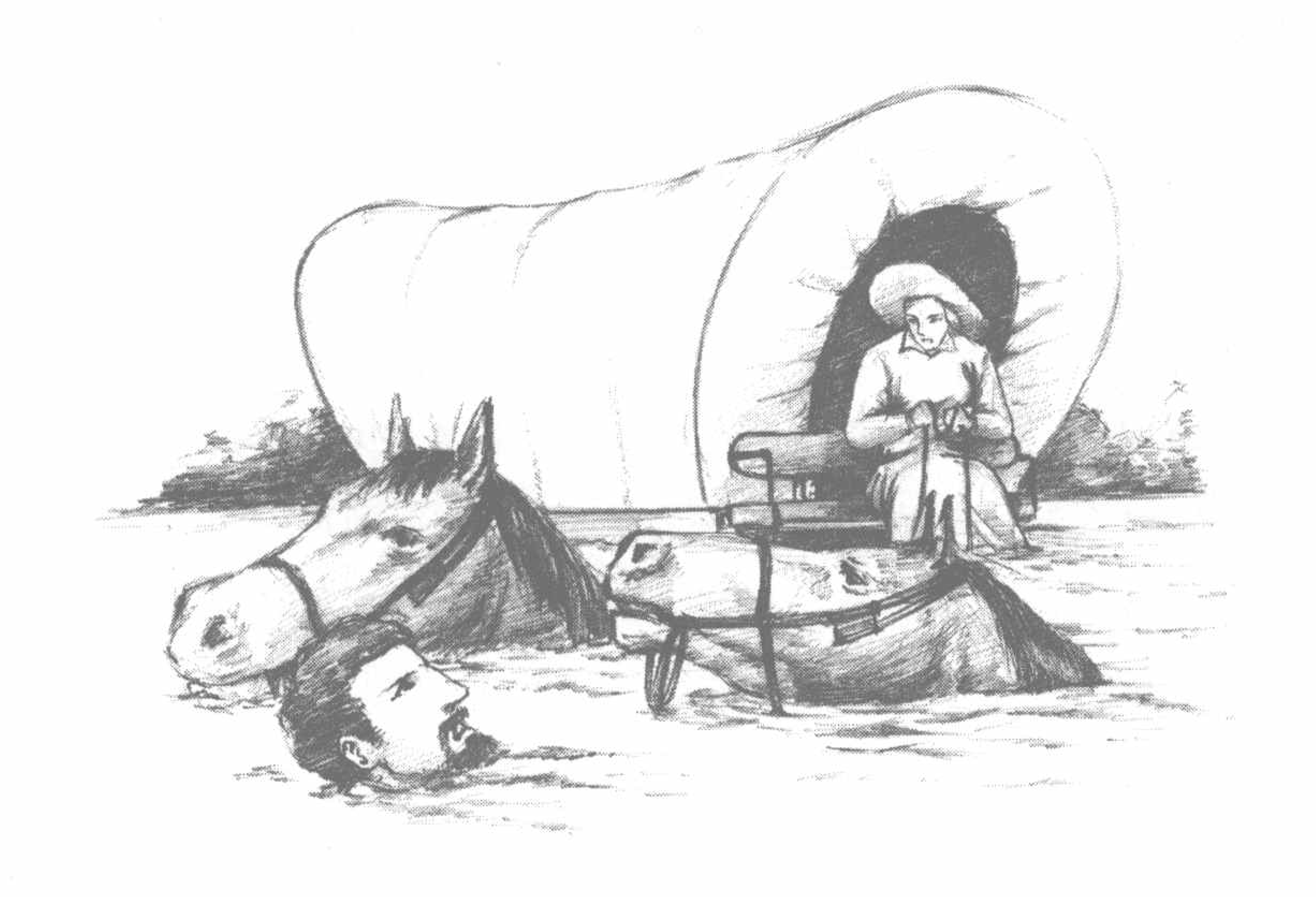
玛丽和劳拉飞快地平躺在床上。每当妈妈用那种口气说话的时候，她们总是乖乖地顺从。妈妈用一块厚实的毯子，把她们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就这样乖乖地躺着，不许动！”她说道。

玛丽一动也不动，发着抖，直直地躺着。可劳拉却总忍不住要动一动，她太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能够感觉到马车在摇晃，在打转；河水又开始喧闹起来，然后又慢慢平息了。忽然间，爸爸的说话声把劳拉吓坏了。“拉住缰绳，卡洛琳。”爸爸大声吼道。

马车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前，突然一个大浪从旁边扑打过来。劳拉一下就坐了起来，一把掀开盖在身上的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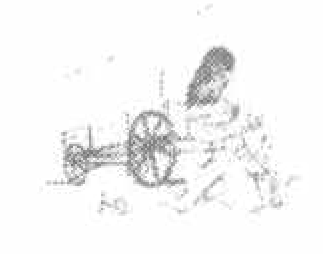
爸爸不见了，妈妈一个人坐在那里，双手紧握着缰绳。玛



丽再次把脸深埋在毯子里，可是劳拉却坐直了身子，她看不见河岸了。在马车前方，除了一直拍打着马车的滚滚河水，她什么也看不见了。河水里冒出了三颗头：皮特的头、帕蒂的头和爸爸那又小又湿的头。爸爸的拳头在水里紧紧地拽住皮特的笼头。

在奔腾的河水中，劳拉似乎还能模模糊糊地听到爸爸那微弱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很开心，但就是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或许他是在和马谈话呢。妈妈的脸变得煞白，她完全被吓着了。

“躺下来，劳拉。”妈妈说道。



劳拉便躺下了。她感到浑身冰冷，有些恶心。她紧闭着眼睛，但她还是能够看见那恐怖的河水和爸爸被水淹没的棕色胡子。

有好长一段时间，马车一直摇摇晃晃，玛丽一直在无声地哭泣着，劳拉的肚子越来越不舒服了。就在那时，马车前轮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发出刺耳的声音，爸爸大叫起来。整个马车开始摇晃，晃动，还向后摇摆，但车轮还在不停地转动着。劳拉又一次站了起来，紧紧抓住前座；她看到皮特和帕蒂那湿漉漉的后背，它们正向陡峭的河岸爬了过去，爸爸紧跟在它们旁边，大声叫着："嘿，皮特，加油！嘿，帕蒂，加油！上来，上来啊！爬上来啊，好孩子！"

它们稳稳地站在河岸上，气喘吁吁，身上的水珠顺着毛直往下掉。马车终于爬上了岸，安全地渡过了小河。

爸爸站在一旁大口地喘着气，浑身都湿透了，水顺着衣服往下滴，妈妈喊道："天啊，查尔斯！"

"好了，好了，卡洛琳。"爸爸说道，"我们都安全了，幸好这结实的车厢牢牢地套在了驱动装置上。我从没见过河水涨得这么快，皮特和帕蒂水性都很好，不过要不是我帮它们一把，它们可能就游不过来了。"

如果爸爸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妈妈因为太害怕而不能驾车，或是劳拉和玛丽因为淘气而去打扰她，那他们就有可能被水冲走。河水会把他们卷走，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全都会被淹死，而且要命的是没人会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或许在几周内，都没人经过这里，发现他们出了事。

“好了。”爸爸说道，“过来了就好了。”妈妈却说：“查尔斯，你全身都湿透了。”

爸爸还没来得及回答，劳拉突然叫道：“啊，杰克到哪儿去了？”

他们居然搞忘了杰克。他们把它丢在了那可怕的河对面，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它肯定在拼命地追赶他们，可现在他们却看不见它在水里挣扎的影子。

劳拉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她知道现在哭出来是很丢脸的，可她的内心在哭泣。一路上从威斯康星出发，杰克都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他们，可现在他们却把它弄丢了，让它给水淹死了。它那么累，他们应该把它放在马车上才对啊。它肯定是站在岸边，眼睁睁地看着马车慢慢远离自己，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它似的。可它绝不会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它啊。

爸爸说他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杰克的事，哪怕有人给他一百万，他也不会放弃杰克的。他要是知道河水会在中途涨起来，他就绝不会让杰克游水了。“但现在说这些都无济于事了。”他说道。

爸爸沿着河岸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寻找杰克，呼喊它的名字，还吹起了口哨呼唤它。

可这一切都没有用，杰克不见了。

最后，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继续赶路。皮特和帕蒂都休息好了。爸爸湿透了的衣服在寻找杰克的时候已经被风吹干



了。他又继续握着缰绳，马车开始爬上坡，逐渐远离了河边的低地。

劳拉一路上都在往回看。她知道再也看不到杰克了，但是她真的很想再见着它。可除了马车和河流之间那些蜿蜒起伏的小山坡，她什么也没看见。在小河的对岸，那些奇怪的红土悬崖又一次耸立出来。

接着，他们的前面也出现了一片高高的山崖，在山崖的缝隙里，隐约可见模糊的车轮印。皮特和帕蒂沿着峭壁间的缝隙，一直不停地向前走着，直到那条缝隙变成一个长满野草的峡谷。峡谷渐渐变宽，通向了无边的草原。

那里根本没有路，甚至连马车的模糊车印或是马蹄印也不见了。这片草原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只有高高的野草覆盖着连绵不断的空旷大地，大地上空是苍茫的天空。在远处，太阳轻抚着大地的尽头。一轮巨大的太阳发出了万丈光芒。天边呈现出一片淡淡的粉红色光辉，粉红色的上面呈现出黄色，再上面就变成了蓝色，蓝色上面就是无色了。紫色的阴影渐渐笼罩着大地，风在悲切地呼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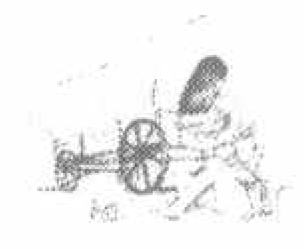
爸爸让马车停了下来。他和妈妈跳下马车，扎营去了。玛丽和劳拉也爬下了马车。

“啊，妈妈，”劳拉伤心地说道，“杰克已经去了天堂，是吗？它真是一条好狗，它能上天堂吗？”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爸爸这时说道：“是的，劳拉，它能够上天堂。仁慈的上帝连一只麻雀都不会忘记，他怎么会把

像杰克这么好的狗留在天堂外面受冻呢?"

劳拉听了这话便感到了一丝丝欣慰。但她还是不高兴。爸爸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边工作一边吹着口哨。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在荒山野地里生活，没有一条好的看门狗，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爸爸像往常一样扎营……

第三章
Chapter 3

在草原上扎营

爸爸像往常一样扎营。他先给皮特和帕蒂松了套，卸下车，然后把它们拴在马桩绳上。爸爸在地上打了一根铁桩，然后用长绳子绑在铁桩上，这样就成了马桩绳了。当马儿被拴在马桩绳上的时候，它们只能吃到绳子够得着的野草。不过，皮特和帕蒂被拴在那儿，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地上打滚，一直滚到它们感觉身上所有的束缚都消失为止。

当皮特和帕蒂在打滚的同时，爸爸在一旁拔草，腾出一大块空地来。因为青草的根部还有一些枯死的干草，所以爸爸不愿意放火烧草，万一那些干草着火了，可能会把整个草原烧得光秃秃一片。爸爸说："最好是小心点，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麻烦。"

当爸爸腾出空地后，他就在空地中间放了一堆干草。然后

又到河边去找了些小树枝和枯木。他先在干草上放些小的树枝，然后再放上稍大点的，最后放上一块枯木。爸爸点燃了火，火焰在圆形的空地上欢快地燃烧起来，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在这块空地上，火焰是不会蔓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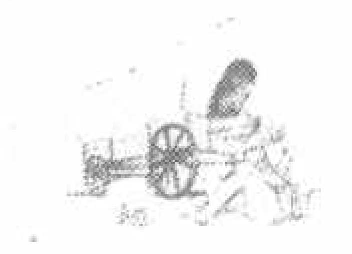
爸爸从小河里提了些水回来，玛丽和劳拉帮着妈妈准备晚饭。妈妈把一些咖啡豆放进了咖啡罐里，玛丽就帮着磨咖啡。劳拉把爸爸带回来的水倒在咖啡罐里，妈妈就把罐子和烤炉一起放在炭火上。

等锅烧热了，妈妈把玉米粉、盐和水混在一起，把它们拍成一张张小饼，然后用猪肉皮把烤炉擦了一遍，再放进了玉米饼，盖上盖子。接着爸爸又添加了一些柴火，妈妈把腌猪肉切成一片片的，放进一只三脚锅里煎着。这锅之所以叫做三脚锅，是因为它有三只短腿，可以支在炭火上。要是没有那些短腿，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平底锅了。

咖啡煮开了，玉米饼也烤好了，肉片也煎熟了，他们闻到这香喷喷的味道，劳拉便觉得自己越来越饿了。

爸爸把马车上的坐垫搬到营火旁边，爸爸和妈妈就坐在坐垫上面。玛丽和劳拉一起坐在马车的辕杆上，他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只铁盘子，一副带有白色骨柄的刀叉。妈妈和爸爸有一只铁杯子，小卡琳自己也有一只小杯子，可劳拉和玛丽两个人却只能合用一只杯子。她们要等长大后才能喝咖啡，现在只能喝水。

在吃晚饭的时候，紫色的阴影笼罩在营火周围。浩瀚的草



原变得漆黑一片，四处都静悄悄的。只有风轻轻地在草丛中吹动着，大颗大颗的星星低低地悬挂在无际的天空中，闪闪发光。

在这寒冷漆黑的野外，营火让人感到十分温馨。肉片又脆又肥，玉米饼香极了。皮特和帕蒂也在黑暗中吃着晚餐。它们嘎吱嘎吱地嚼着青草，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两天了，”爸爸说道，“或许我们就待在这里了。这里土地肥沃，河边低地上有许多木材，还有无数的野味，总之，我们想要的这里都应有尽有。你说怎么样，卡洛琳?”

“如果继续往前走，说不定条件还不如这儿好呢。”妈妈答道。

“不管怎样，我明天再去周围逛一逛，”爸爸说道，“我会带上枪，给大家带点新鲜的野味回来。”

他用一块烧红的炭火点燃了烟斗，还舒服地伸开了双脚。烟草那棕色的烟雾和营火的暖气融为一体。玛丽打了个哈欠，从马车的辕杆上滑下来坐在了草地上。劳拉也打哈欠了。妈妈便快速地清洗了铁盘子、杯子和刀叉，然后又刷了烤炉、三脚锅，最后把洗碗布也洗干净了。

有一会儿，妈妈突然停了下来，倾听着从那黑暗的草原深处传来的又尖又长的嗥叫声。他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那声音让劳拉的脊梁骨发凉，头皮发麻。

妈妈拧干了洗碗布，然后走到黑暗处，把洗碗布晾在高大的野草上面。她回来的时候，听见爸爸在说：“是狼，我估计

就在半英里外，嗯，有鹿的地方总是有狼。我希望……”

爸爸并没有说出他希望的是什么，但劳拉猜得出来。他是希望杰克能在这里。每当有狼在大森林嗥叫时，劳拉就知道杰克是不会让它们来伤害她的。她喉咙一下哽住了，鼻子也发酸，她使劲地眨了眨眼睛，最终没有哭出来。刚才那只狼，或是另一只狼，又开始嗥叫了。

“小姑娘们，该睡觉了！”妈妈愉快地说道。玛丽站了起来，转过身去，让妈妈为她解扣子。但劳拉却跳了起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看见了什么东西，在营火远处的黑暗中，有两点绿光在地面闪烁着，那是一双眼睛。

一股凉意直袭向劳拉，她的头发全都竖起了。那两点绿光在移动着，一点暗了下来，接着另一点也暗了，但突然那两点绿光又一起亮了起来，它们朝这边渐渐靠近，越来越快地靠近这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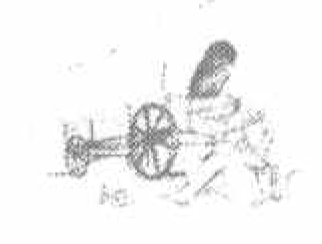
“看啊，爸爸，快看！”劳拉说道，“有一只狼！”

爸爸好像并没有立即行动，可实际上他已经很快地从马车上拿出了他的枪，并准备朝那两点绿光射击。那绿光便停止不动了，可它们还停留在黑处，直瞪着爸爸。

“那不会是狼，除非是一只疯了的狼。”爸爸说道。妈妈把玛丽举起来放到马车里。“不是狼，”爸爸说道，“马并没有受到惊吓，皮特和帕蒂还在那里静静地吃着草呢。”

“难道是猞猁？”妈妈说道。

“或是一只土狼？”爸爸说着便捡起一根木棍，吼了一声，





然后把那木棍扔了出去。那绿光紧贴着地面，好像是想先趴下然后再跳起来。爸爸把枪准备好了。那动物却一动不动。

“不要过去，查尔斯。”妈妈说道。但爸爸已经慢慢地走向那两点绿光。出人意料的是，那两点绿光也慢慢地沿着地面向爸爸靠近。劳拉在黑暗中依稀看见一只黄褐色的动物，身上还带着斑点。紧接着，爸爸就叫了起来，妈妈也发出了一声尖叫。

妈妈急忙跑过去一下搂住了气喘吁吁的杰克，它欢快地摇头摆尾，伸出温暖湿润的舌头舔着劳拉的脸和手。劳拉没能一下子抱住它，因为它又飞跑到爸爸妈妈那里去了，一会儿工夫，它又跑回劳拉身边。

“哇，吓了我一大跳！”爸爸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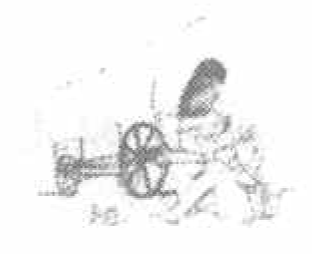
“我也是。”妈妈说道，“咱们小声点儿，别把小宝宝卡琳吵醒啦。”妈妈说着摇着怀里的小卡琳，让她入睡。

杰克一切都很好，它躺在劳拉的身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它肯定是太累了，眼睛红红的，下身沾满了泥巴。妈妈递给它一块玉米饼，它舔了舔，还有礼貌地摇了摇尾巴，但它太累了，根本就吃不下。

“真不知道它到底游了多久，”爸爸说道，“也不知道它爬上岸前被冲走了多远。”幸好，它找到了他们，劳拉还说它是一只狼，爸爸差点端起枪打死它呢。

可杰克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的。劳拉便问它：“你知道我们不是有意的，对吧，杰克？”杰克便摇了摇它的短尾巴，看来它是知道的。

睡觉时间早已过了。爸爸把皮特和帕蒂拴在马车后面的食槽旁边，还给它们添加了玉米。卡琳又睡着了，妈妈帮忙给玛丽和劳拉脱下衣服。然后又把她们的长睡衣从头上给她们套下来，再让她们把胳膊伸进袖子里。她们自己扣上扣子，系好下巴底下的睡帽带子。杰克疲惫地在马车下面转了三圈，便睡下了。



劳拉和玛丽在马车里做完睡前祷告，就蜷缩在小床里。妈妈吻了吻她们，和她们说了声晚安。

在车篷的另一边，皮特和帕蒂还在吃着玉米。帕蒂咔嚓咔嚓地嚼着玉米，这声音一直在劳拉的耳边回响。草丛里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但河边的树林里有只猫头鹰在“呼——哦——呼——哦”地叫着，在更远处，有一只猫头鹰也跟着回应着。草原的远处还有狼在嗥叫，在马车下方，杰克发出了呼呼的鼾声。马车里的一切，是那么的安全，那么的舒适。

敞开的车顶上方挂满了亮晶晶的大星星。劳拉觉得爸爸站起身来就可以摸到它们。她希望爸爸能够摘下天上最大的那颗星星送给她。她很清醒，一点睡意都没有。忽然，她感到十分惊奇，那颗最大的星星在向她眨眼睛呢！

然后她就醒来了，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劳拉的耳旁响起了微弱的马嘶声……

第四章
Chapter 4

在草原上的日子

劳拉的耳旁响起了微弱的马嘶声和谷物倒入饲料槽的沙沙声。爸爸在给皮特和帕蒂送早餐呢。

"回去，皮特，别这么贪心，"爸爸说道，"你知道现在该轮到帕蒂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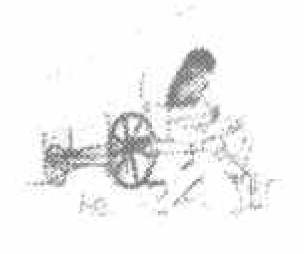
皮特便跺了跺脚，不满地嘶叫着。

"好了，帕蒂，在你自己那边吃，"爸爸说道，"这边是皮特的了。"

接着，帕蒂又发出了叫声。

"啊哈！你被咬了，是吗？"爸爸说道，"你活该的，我早告诉了你，让你吃自己的那一份玉米。"

玛丽和劳拉互相看了看，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她们闻到了咸肉和咖啡的香味，还听到了烤饼发出的嗞嗞声音，便争着



爬下了床。

玛丽能够自己穿衣服了，只不过背中间的扣子还够不着。劳拉帮她扣上后，玛丽也为劳拉把背上的所有扣子都一一扣好。她们在放在马车台阶上的洗脸盆里洗了脸和手。妈妈为她们梳好了头发，爸爸去河边打来了清水。

接着，她们坐在干净的草地上，把锡盘放在膝盖上，吃着盘子里的薄饼、咸肉和糖蜜。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她们身旁就出现了很多影子，忽明忽暗的，随风摇摆。这时云雀从一片草浪中腾空而起，飞向碧蓝如洗的天空，一边飞着，一边唱着歌儿。浩瀚无边的天空飘来几朵小小的白云。野草上方有许多小鸟飞来飞去，它们低声唱着歌，爸爸说那是美洲雀。

"小雀，小雀!"劳拉对它们喊着，"小雀儿。"

"劳拉，乖乖地吃你的饭，"妈妈说道，"即使我们现在远离人群，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爸爸温和地说道："离独立镇只有四十英里了，卡洛琳，在这附近肯定会有一两家住户的。"

"就算是四十英里吧，"妈妈赞同道，"但不管怎样，在饭桌上唱歌不是什么好习惯，在吃东西的时候也一样。"她又补充说道，"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饭桌。"

那里只有辽阔空旷的大草原，野草在日光或是阴影下随风波动，草原的上空便是无边的蔚蓝天空，鸟儿在空中飞来飞去，欢快地唱着歌。太阳高高升起，这里似乎从没有人来光顾过。

在广阔的天地间，只停留着一辆矮小的、寂寞的马车。马车旁边坐着爸爸、妈妈、劳拉、玛丽和小卡琳，他们正吃着早饭呢。马儿在一旁吃着食物，杰克静静地蹲在地上，尽量不去向主人乞讨食物。妈妈不准劳拉在吃饭的时候喂它，但劳拉还是为它留了点食物。妈妈用剩下的面糊为杰克做了一张大玉米饼。

野草里到处都是兔子，还有成千上万的草原松鸡，但那天杰克不能为自己寻找早餐。因为爸爸要出去打猎，杰克只好看守着我们的营地。

爸爸先是把皮特和帕蒂拴在马桩绳上，然后从马车旁取出了木桶，到河里打了一桶水回来，妈妈要清洗东西了。

接着爸爸把他那锋利的小斧头插进了皮带里，还把角制火药筒挂在斧头边，把胶布盒和子弹袋放进口袋，最后把枪挎在了胳膊上。

他对妈妈说道："你慢慢打理，卡洛琳。等我们真想走了，再离开这儿。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

然后他就走了。有一会儿，她们还能看到爸爸在野草丛里的上半身，可慢慢地爸爸就越走越远，身影也越来越小了，最后就一点儿也看不清了。草原上一下又变得空荡荡的。

妈妈在马车里整理着床铺，玛丽和劳拉就帮忙洗碗。她们把洗干净的盘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盒子里面，把散落在地上的树枝都捡起来，添加到火堆里。然后把木柴一块一块地堆放在马车旁边。这样看上去，营地的一切显得既干净又整洁。



妈妈从马车里取出盛液体肥皂的木质小杯，卷起袖子，提起裙子，蹲在草地的水桶旁，一一地清洗着被单、枕套、白色内衣、外衣和衬衫，最后把它们摊在干净的草上，让太阳晒干。

玛丽和劳拉到处跑着，快乐地探索着草原的一切。她们不能离马车太远，但在这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在这些茂盛的野草丛中，和风一块赛跑，感觉太好玩了。大兔子在她们面前吓得到处乱窜，鸟儿们时而展翅高飞，时而又在远处停歇下来。到处都能看见小鸟，在高高的草丛中间还能发现它们的鸟巢。褐色条纹的小黄鼠随处可见。

那些小东西看起来就和天鹅绒一般柔软。它们长着明亮的



圆眼睛，弯弯的鼻梁和细小的爪子。它们从地上的洞里突然跳出来，抬头看着劳拉和玛丽。它们的后腿在腰下并拢，爪子则紧紧地合在胸前，它们看上去就像地面上的枯木，只不过它们的眼睛还在骨碌碌地转动着，闪闪发亮。

玛丽和劳拉想抓一只回去送给妈妈。她们试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都差点逮住它了。黄鼠总是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等她们一扑过去，它一下子就溜掉了，只剩下地面上的那些圆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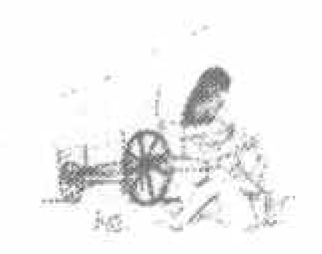
劳拉跑来跑去，结果一只也没抓着。玛丽则安静地坐在一个洞口前，老老实实地等着黄鼠出来，可就在她手差点够着的地方，那些黄鼠欢快地跑来跑去，有几只黄鼠干脆就坐在那儿，瞪着玛丽，就是不见一只从洞里跑出来。

突然，草原上方出现一片阴影，所有的黄鼠转眼间就消失了。原来一只鹰从天空飞过。那鹰飞得很低，劳拉清楚地看到它那圆圆的眼睛露出凶残的目光，正低着头看着她。她还看见它那尖利的嘴和凶残的爪子，它的爪子弯了下来，好像随时准备袭击黄鼠。但那只鹰除了看见劳拉、玛丽以及地上那个空空的圆洞外，其他什么也没发现。它有些扫兴地飞走了，去别处寻食去了。

接着，所有的小黄鼠全都跑了出来。

那时差不多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太阳高悬在空中。劳拉和玛丽便在草丛中摘了一些野花，给妈妈带回去，因为她们没能抓住小黄鼠。

妈妈正在折叠晾干的衣服。那小短裤和裙子看起来比白雪



还要白，而且还带着太阳的温暖和野草的芳香。妈妈把衣服放在马车里，便接过野花。她很喜欢玛丽送给她的花，也很喜欢劳拉送的花，她把所有的花放在一起，插进盛满水的锡杯子里。妈妈把锡杯子放在马车的阶梯上，这样整个营帐看起来更加漂亮了。

接着她就掰开两块凉的玉米饼，并在上面抹上糖蜜，给劳拉和玛丽一人一块。这就是她们的午餐了，吃起来可香了。

“印第安小孩在哪里呢，妈妈？”劳拉问道。

“劳拉，嘴里还有食物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妈妈回答道。

劳拉只好使劲地咀嚼着食物并咽了下去，然后就说道：“我想见印第安小孩。”

“天啊！”妈妈说道，“你怎么就这么想见印第安小孩呢？以后我们会经常遇着他们，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多。”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吧？”玛丽问道。玛丽总是那么听话，从不含着食物讲话。

“不会的！”妈妈说道，“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

“妈妈，为什么你不喜欢印第安人呢？”劳拉问道，这时她手指上的一滴糖浆往下掉了，她急忙用舌头接住。

“我只是不喜欢他们而已。劳拉，不要舔手指。”妈妈说道。

“这就是印第安地区了，对吗？”劳拉问道，“如果你不喜欢他们，那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呢？”

妈妈说她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印第安地区。她也不知道堪萨斯州的州界在哪里。但不管怎样，印第安人应该离这里不

远了。爸爸从华盛顿的一个人那里得知印第安地区很快会对定居者开放，说不定已经对定居者开放了。不过他们得不到具体的消息，因为这儿离华盛顿太远了。

接着妈妈从马车里拿出了熨斗，并在火边加热了。她把玛丽和劳拉的一件衣服，还有小卡琳的衣服和她自己的那件有树枝花纹的布衣服都喷湿了，然后在马车的座位上铺上一条毯子和一块被单，就开始熨衣服了。

小卡琳还在马车里睡觉。劳拉、玛丽和杰克就坐在旁边草丛的阴影里，因为现在太阳很大。杰克疲倦地眨着眼睛。妈妈一边熨着衣服上的那些褶皱，一边哼着曲子。在她们周围，除了随风起舞的野草就别无他物了。在她们的头顶上，有几朵白云在淡蓝色的空中飘来飘去。

劳拉很高兴。风在草丛中低声歌唱，发出沙沙的响声。整个草原都响着蝈蝈的声音。河边的树林中还传来了嗡嗡声。所有的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让人感到无比温暖，无比幸福，无比宁静。劳拉以前还从没有发现有如此让她喜欢的地方。

她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原来睡着了。杰克站在那里，直摇着尾巴。太阳已经落下去了，爸爸正从草原那边走了回来。劳拉便跳了起来，直奔过去，在这随风起伏的草丛中，他们父女俩长长的影子相遇了。

爸爸提起手中的猎物给她看。他手上拎着一只兔子，她从没见过有这么大的兔子，还有两只大松鸡。劳拉高兴得直跳，一边拍手，一边大叫。然后她就挽着爸爸的胳膊，穿过高高的



草丛，一起走了回去。

“这里到处都是猎物，”他告诉她说，“我看见了差不多有五十只小鹿，还有羚羊、松鼠、兔子和各种各样的鸟儿，而且河里面还有好多的鱼。”他对妈妈说：“我给你讲，卡洛琳，这里有我们想要的每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像国王一样生活在这里！”

他们拥有了一顿美好的晚餐。他们一家人围坐在营火旁，美美地吃着鲜美脆嫩的野味，一直吃到再也撑不下为止。最后，劳拉把盘子放了下来，非常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享受这顿晚餐更幸福的事了。

天空中最后的一抹亮光也消退了，整个大地一片朦胧。营火很温暖，因为晚上的风让人感到丝丝凉意。河边树丛中的燕雀发出了阵阵哀鸣。模仿鸟还唱了一会儿歌，直到星星点缀在天空中，鸟儿们才安静了下来。

爸爸在星光下拉起了音调柔和的小提琴，有时他还唱上一两句，有时就只拉小提琴。甜美祥和的琴声慢慢飘向了远方，爸爸一边拉一边唱着：

“见过你的人都无不爱你，
你是我心中的爱人……”

天上那又大又亮的星星低低地挂着。它们好像越来越低，仿佛在随着音乐颤抖着。

劳拉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妈妈便急忙走了过来，问道："怎么了，劳拉?"劳拉悄悄地回答说："星星在唱歌呢。"

"你可能是做梦了，"妈妈温柔地说道，"那是琴声。现在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了。"

妈妈在营火旁给劳拉脱了衣服，然后给她穿上睡衣，系上睡帽，把她舒舒服服地安顿在床上。琴声还在星光中继续弹奏着。夜晚充满了美妙的音乐，劳拉相信，有的音乐一定是草原上空那低低悬挂着的大星星唱出来的。




第二天早晨，劳拉和玛丽比太阳起得都还早……

第五章
Chapter 5

草原上的房屋

第二天早晨，劳拉和玛丽比太阳起得都还早。她们吃着玉米糊和松鸡肉，吃完后就赶紧去帮妈妈洗盘子。爸爸那时正在往马车里装东西，然后又给皮特和帕蒂上了套。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草原上穿行了。那时还没有路。皮特和帕蒂就只好在草丛中开出道来，留在马车后边的就只有车轮印。

还不到中午，爸爸就喊了一声："吁！"马车便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了，卡洛琳！"他说道，"我们就在这里盖房子了。"

劳拉和玛丽便连忙爬过马车旁边的饲料槽，跳了下来。他们周围除了漫无边际的茫茫草原外，什么也没有。

离他们不远的北方，草原下面还有条小河。那儿还露出了

深绿色的树梢，树梢前面还有些峭壁的边缘，阻隔了茂密的草原。

“那就是维迪格里斯河。”爸爸指着那边给妈妈说道。

爸爸和妈妈立刻就开始卸车了，他们把马车里的所有东西都搬了出来，放在地上。然后又取下车篷，盖在这堆物品上。最后他们把车厢也取下来了。玛丽、劳拉和杰克一直看着他们忙上忙下。

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以马车为家，但现在这辆车拆得只剩了四只车轮和一块大木板了。皮特和帕蒂仍旧被套在车辕上。爸爸提着一只水桶，拿起他的斧头，坐上那辆空荡荡的马车，走向草原，渐渐地，他的身影就不见了。

“爸爸要去哪儿？”劳拉问道。妈妈回答说：“他去河边砍些树回来。”

突然在这高高的草原上没有了马车，那种感觉真奇怪，而且让人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大地和天空看起来都太大，劳拉感觉到了自己是多么的藐小。她想要藏起来，像一只松鸡一样安静地躲在草丛里面，但她没有那样做，而是帮着妈妈干活。玛丽则坐在草地上，照顾着小卡琳。

劳拉和妈妈先用马车的帆布搭起了一个帐篷，在帐篷里把床铺好。然后妈妈便整理起了箱子和包袱，劳拉忙着清除帐篷前的那些野草。这样就可以腾出空地来生火了，但还得等爸爸把木柴带回来。

接下来，劳拉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她便在帐篷附近四



处逛逛，她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奇怪的通道，要是从起伏的野草望过去，是不可能注意到这条通道的。但走近的时候，就会看到草丛下面这条径直的狭窄通道。它一直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

劳拉沿着那条通道走了一会儿。她走得很慢，后来越走越慢，最后一动不动地站在了那里，她觉得这太奇怪了。于是她便飞快地转身往回跑。当她从自己的肩膀往后斜看时，并没有看到什么，但她还是飞快地往回跑。

当爸爸拉着满满一车木头回来的时候，劳拉便告诉了爸爸关于那条通道的事。爸爸说他昨天就看见了。“那是一条旧的小道。”他说。

那晚一家人围在营火旁，劳拉又问她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印第安小孩，但爸爸却说不知道。他说如果印第安人不想见我们，那我们就永远见不到他们。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在纽约州曾见过印第安人，但劳拉却没有见过。她知道他们是些红皮肤的野人，他们的短柄斧头上刻着自己的名字。

爸爸知道所有关于动物的事，所以他肯定知道野人的事了。劳拉觉得爸爸总有一天会让她见到印第安人的，就像他让她见到了小鹿、小熊和狼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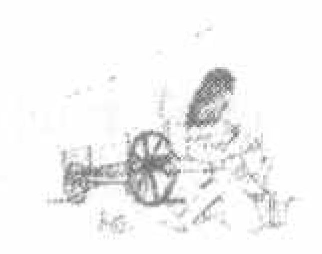
一连好几天，爸爸都在河边砍木头，再把木头搬回来。已经码好两堆了，一堆用来建房子，一堆用来盖马厩。爸爸总是驾着车来来去去的，从河边到帐篷之间渐渐走出一条路来。晚上，皮特和帕蒂就套着马桩绳吃草，木桩周围的草都快被它们



吃光了。

爸爸开始修房子了。他在地上用步子量出房子的大小面积，然后就用铁锹在两边各挖出了一道浅浅的沟，爸爸还选了两根最粗大的原木，放在浅沟里。这是两根结实的圆木，因为它们要支撑起整座房子，所以也叫做基木。

接着爸爸又挑选了两根坚固粗大的圆木，把它们滚到基木的两头，排成一个四方形。他拿起斧头，在每根圆木旁边挖出



又宽又深的一道槽，然后在圆木的表面上凿槽，用肉眼估测基木，槽的深度大约是基木的一半那么深。

当这些槽都凿好后，爸爸就把圆木滚上去。这些木头的槽就正好卡在基木上了。

房子的地基就这样打牢了，差不多有一根木头那么高。基木的一半深深地埋在了地下，镶在两头的圆木恰好贴在地面上。在圆木交会的角落，木槽使它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圆木的两端分别露在外面一点儿，这样看起来就没有那个木头高了。

第二天爸爸就开始搭墙壁。他在四方形的每一面都放进一根圆木，在每根圆木上砍出一个凹槽，这样一来，这些圆木就可以与下面的圆木相衔接了。接着他又抬起圆木的两头，同样砍出一个凹槽，好让两边的圆木也互相衔接。现在整座房子差不多有两根木头那么高了。

圆木在墙角牢牢地固定在一起，但没有哪一根木头是笔直的，而且所有的木头都是一头大、一头小，所以整个墙面就留下了缝隙。但没有关系，因为爸爸会想办法把那些缝隙填补好。

爸爸一个人把房子盖到了三根木头那么高。接下来，妈妈就得帮爸爸了。爸爸先把一根木头搭上去，妈妈就扶着它，然后爸爸再去抬木头的另一端。他站在墙壁上，把木头两端各劈开一道凹槽，妈妈就帮他把一根木头滚过去，再把这根木头架起来，爸爸则决定木头具体应该放在哪个位置，这样才能让墙角保持正方形。

就这样，他们一根接一根地把木头架了上去。墙壁搭得越

来越高，劳拉再也不能从那上面跨过。她已经厌倦观看爸爸妈妈搭墙，因此她又跑到草丛中去“探索”了。突然她听到爸爸吼道：“快放开！从下面出来！”

一根又粗又重的木头滑了下来，爸爸试图去抓住木头的一端，不让它掉到妈妈的身上。可爸爸并没有抓住它，它还是滑下来了。劳拉看到妈妈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

劳拉和爸爸一起快速地冲了过去。爸爸跪在地上，悲伤地喊着妈妈的名字，妈妈急促地回答说：“我没事的。”

木头压在妈妈的脚上，爸爸抬起木头，妈妈便把脚抽了出来。爸爸轻轻地摸了摸妈妈的脚，检查是不是骨折了。

“活动一下你的胳膊，”爸爸说道，“你背疼吗？你可以转头吗？”妈妈动了动她的胳膊，还转了转头。

“谢天谢地。”爸爸说道，他把妈妈扶了起来。妈妈再次说道：“我没事，查尔斯，只是脚有点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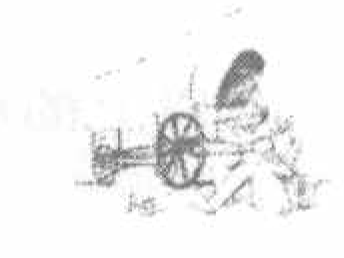
爸爸赶紧脱掉妈妈的鞋袜，摸了摸妈妈的整只脚，活动活动她的关节、脚背和每一个脚趾头，关切地问道：“这里疼吗？”

妈妈的脸色变得灰白，她紧紧地咬着嘴唇，说道：“不太厉害。”

“没有骨折，”爸爸说道，“只是严重扭伤了。”

妈妈也放松地说道：“扭伤了很快就会好的，不要担心了，查尔斯。”

“都怪我，”爸爸说道，“我应该使用枕木。”



爸爸把妈妈扶进了帐篷，然后又去生火烧水。当水烧热到妈妈可以承受的温度时，妈妈就把浮肿的脚浸到热水里。

脚没有被压坏，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多亏了地面有一点凹陷。

爸爸不断地往脚盆里添加热水，妈妈的脚被烫得红红的，肿着的脚踝开始变成了紫色。妈妈抽出脚，擦干后便用布条紧紧地缠在脚踝上，“我可以走动了。”妈妈说道。

可她穿不上鞋子了。妈妈便缠上了更多的布条，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开始做饭，只是动作要慢些。但爸爸说在妈妈的脚康复之前，她是不能帮忙盖房子了。

爸爸后来就做了几根枕木，那其实就是几根长长的平木，平木的一头放在地上，另一头则搭在墙上，这样他就不再用胳膊举起圆木，他和妈妈可以在枕木上滚木头了。

但是妈妈的脚踝还没有康复。妈妈在晚上就会解开包扎的布条，把脚放在热水里面泡着。可脚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看样子，盖房子的事必须缓一缓了。

一天下午，爸爸高兴地吹着口哨沿着小河走了回来。她们没有料到他打猎会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一看见她们就大声喊道：“有好消息！”

他们有了一位邻居——爱德华先生了，就在小河的对岸，差不多就两英里远的地方。爸爸在树林里遇上了他。他们说要互相帮助，这样对大家都好。

“他是个单身汉，”爸爸说道，“所以他答应先帮我们盖房

子，他一个人，住房问题比我们一家人要好解决得多。等他把木头准备好后，我就过去帮他盖。”

盖房子的事，他们就用不着再继续等了，妈妈也不必为盖房子干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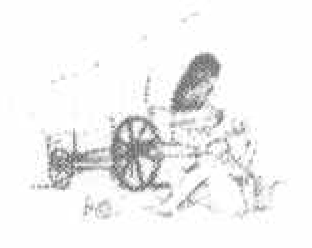
“你觉得怎么样，卡洛琳?”爸爸兴奋地问妈妈。妈妈说道:“太好了，查尔斯，我太高兴了。”

第二天一大早，爱德华先生就来了。他又瘦又高，棕色皮肤。他向妈妈鞠躬，还有礼貌地称呼妈妈为“夫人”。但他却告诉劳拉说他是田纳西州的一只野猫。他穿着长筒靴和破旧的衣服，头戴一顶熊皮帽子。他能把嚼完的烟草吐得很远，劳拉想象不出还有谁比他吐得更远。他还能吐中他选定的目标，劳拉也试了试，可总也吐不到爱德华先生那么远，也没有他吐得准。

他干活相当麻利。一天之内他们就把墙搭到了爸爸想要的高度。他们还边工作边开玩笑、唱歌，任斧头把木屑砍得四处飞溅。

他们在墙顶上架起了一个用细木头做成的屋顶架，然后他们又在南墙上挖出了一个大洞来做门，在西墙和东墙上分别劈出了正方形的洞口来当做窗子。

劳拉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屋里会是什么样子。当那个高高的洞口被劈开后，她就立即钻了进去。哇，缕缕阳光从西墙的缝隙里射进来，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呈现出条形色带，那影子直照在劳拉的手上、胳膊上和她的光脚丫上。透过那些圆木间的缝隙，劳拉看见草原也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长条形。草原的芬



芳和木屑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闻起来香甜香甜的。

接着，爸爸到西墙上劈开了做窗子的大洞口，阳光哗啦一下就倾泻进来。当爸爸开完新窗口时，阳光已经洒落了一地。

爸爸和爱德华先生用钉子把薄木板沿着门框和窗框的边缘上钉了一圈。就这样，除了房顶外，房屋就建成了。墙壁很结实，房子也很宽阔，比住的帐篷宽多了，真是一座美丽的房子。

爱德华先生说他该回家了，但爸爸妈妈坚持让他留下来吃晚饭。因为要招待客人，妈妈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有炖的野兔子肉，面粉做的糕团和美味的肉汁，还有厚厚的夹着肉的玉米面包，面包还热气腾腾的呢，上面抹了一层糖浆。因为今天要招待客人，妈妈没有在咖啡里加糖浆，而是特意加了一块在商店里换来的浅棕色红糖。

爱德华先生说这顿晚餐太棒了，他打心里喜欢。

接着，爸爸取出了他的小提琴。

爱德华先生舒适地躺在草地上，听着爸爸演奏着。爸爸首先为劳拉和玛丽拉了一曲她俩最喜欢的曲子，一边拉一边唱着。劳拉最喜欢听这首歌了，因为爸爸在唱的时候，声音会变得越来越低沉。

“啊，我是一个吉卜赛国王！
我随心所欲地来去自如！
我拉下我那顶旧睡帽，
从容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他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比牛蛙的声音还要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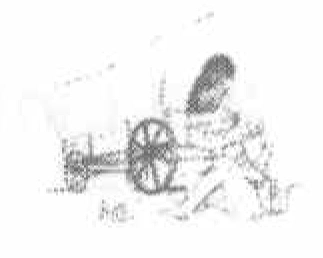
“啊，
我是
一个
吉卜
赛
国王！”

他们听了都大笑起来，劳拉更是笑个不停。

“啊，爸爸，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她大声地叫着，突然意识到小孩子不能这样无礼地大叫。她便不做声了。

爸爸继续拉着，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开始翩翩起舞了。爱德华先生用肘一撑就坐了起来，然后就跳着站起来，开始跳起了舞。他跳舞的样子像是月光中的一只大野兔。爸爸继续拉着琴，唱着歌，脚在地上一直打着拍子，劳拉和玛丽开始拍手，脚也跟着轻轻地打起拍子来。

“你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小提琴手！”爱德华先生边跳边称赞爸爸。爱德华一刻也不停地跳着，爸爸一刻也不停地拉着，他拉了《金钱曲》《阿肯色的旅行者》《爱尔兰的洗衣女》和《魔鬼的笛子》。



在这欢快的音乐声中，小卡琳一丝睡意也没有。她坐在妈妈的膝盖上，一边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爱德华先生，一边拍着小手乐呵呵地笑着。

营火随风起舞，火旁的影子也跟着跳起了舞。只有新房子安静地躺在黑暗中，直到一轮圆月升起，皎洁的月光洒在灰色墙面上和四周黄色的木屑上。

爱德华先生说他该回去了，这儿离河对岸树林中的营地还有一段距离呢。他说完便扛起枪，跟劳拉、玛丽和妈妈一一道了晚安。他说单身汉的日子很寂寞，但他今晚却享受到了家庭的欢乐，过得十分开心。

"继续拉吧，查尔斯！"爱德华先生说，"用音乐送我上路！"说着就沿着通往小河的路远去了。爸爸继续拉着琴，爱德华、劳拉和爸爸一块儿扯着嗓门大声地唱着：

"老丹·塔克是个好老头，
他在煎锅里洗脸，
用马车轮子梳头，
却因为牙疼而死去。

"快给老丹·塔克让路！
不然他就赶不上晚饭了，
饭已吃完，盘子都洗好了，
除了一块南瓜饼，什么也没剩！

“老丹·塔克往城里赶，
骑着一匹骡子，牵着一条狗……”

在这辽阔的草原上响彻了爸爸粗犷的声音和劳拉稚嫩的歌声，从河边低地上还隐隐约约传来了爱德华先生的歌声：

“快给老丹·塔克让路！
不然他就赶不上晚饭了。”

当爸爸停止拉琴时，他们已经听不到爱德华先生的歌声了，只听见微风吹动着草原上的草。皓月当空，几乎看不见星星在闪烁。整个草原沉浸在皎洁的月光之中。

这时，河边树林里的夜莺开始歌唱了。

万物顿时安静了下来，它们倾听着夜莺的歌唱。夜莺唱着婉转悦耳的歌。凉风在草原上穿过，把歌声带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连窃窃私语的野草上空也飘着歌声。天空就像一个光杯，罩在平坦的黑色土地上。

突然，夜莺停止了歌唱。没有人移动也没有人开口讲话。劳拉和玛丽一言不发，爸爸妈妈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有风吹动着草发出了瑟瑟声。爸爸拿起了琴，轻轻地拨弄着琴弦，清脆的音符好像一串露珠滴落到无声的世界中。

爸爸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就拉起了夜莺刚才唱的歌。紧



接着，夜莺就开始回应了，它敞开歌喉，和着爸爸的琴声引吭高歌。

小提琴停了下来，夜莺就接着歌唱。夜莺停下来，爸爸又拉起了小提琴。鸟儿一听到琴声的召唤，便继续放声歌唱。鸟儿和琴声，在这如水的月光中就这样彼此互诉着心声。



“墙搭好了，”爸爸早上对妈妈说道，
“我们最好是现在就搬进去……”

第六章
Chapter 6

搬进新房

“墙搭好了，”爸爸早上对妈妈说道，“我们最好是现在就搬进去，虽然没有地板和木窗。我还得尽快把马厩盖好，让皮特和帕蒂能有个温暖的家。昨晚我听到了狼的嗥叫声，那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好像就在这附近。”

“查尔斯，你有枪，所以我不用担心的。”妈妈说道。

“是的，而且还有杰克。但如果你和孩子们住在屋子里，我的心里会更踏实。”

“为什么我们还没看见印第安人呢？”妈妈问道。

“啊，我也不知道，”爸爸不经意地回答道，“我在悬崖间看见过他们的营地，或许现在他们都出去打猎了。”

接着，妈妈就喊道：“孩子们，太阳出来了！”劳拉和玛丽便急忙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



“赶紧吃饭，”妈妈一边说，一边把最后几块兔肉放在盘子里，“我们今天就要搬进新房了，所以屋子里所有的木屑都要清理干净。”

她们匆匆吃完早饭，然后就赶紧清理屋子里的木屑。她们来来回回飞跑着，裙裾兜满木屑，然后把木屑倒在外面的营火旁。不过，妈妈拿着柳树条去打扫地面的时候，地上还是有一些木屑。

妈妈的脚已经开始康复了，但还是有点儿跛。不过，她很快就扫完了整个地面，然后劳拉和玛丽就开始往屋里搬东西。

爸爸站在墙上，把马车的帆布车篷盖在屋顶架上。帆布在风中呼呼作响，爸爸的胡子被风吹得飞舞起来，头发被吹得竖了起来，好像随时要飞走一样。他紧紧地抓住帆布，努力与狂风拼搏着。有一会儿，狂风吹得实在太猛烈了，劳拉以为爸爸就要松手了，帆布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被吹到空中去。但爸爸用脚紧紧地夹住墙面，用手死死地压住帆布，最后终于把它绑在了屋顶上。

“好了！”爸爸对着帆布说道，“你就待在这里吧，你这个混……”

“查尔斯！”妈妈叫着。她正抱着一大堆被子，站在那里用责备的眼光看着爸爸。

“好好听话，”爸爸继续对帆布说道，“怎么了，卡洛琳，你觉得我要说什么吗？”

“啊，查尔斯！”妈妈说道，“你这调皮鬼！”

爸爸沿墙角爬了下来。圆木的两端向外突出了一节，爸爸就把它当做梯子使用。爸爸用手梳了梳头发，这样头发就越发直立了，妈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爸爸便上去拥抱着妈妈。

然后他们一起看着这房子，爸爸问道："你觉得这舒适的小屋怎么样?"

"我很高兴能够搬进去住。"妈妈说道。

那时房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房子只有地面，而没有地板，只有帆布篷，而没有屋顶。但这屋子有着坚固的墙，它能牢牢地站在那里。它可和篷车不一样，有了它，他们每天早上再也用不着匆匆赶路了。

"我们会在这里过得很好的，卡洛琳，"爸爸说道，"这是个好地方，在这里我会过得很快乐，我愿意余生都在这里度过。"

"即使这里住满了人，你也这样吗?"妈妈问道。

"是的，不管以后有多少人来到这里，我都不会觉得拥挤的。你看，那天空是多么广阔无边啊!"

劳拉明白爸爸的意思。她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她喜欢这里的天空，她喜欢风，喜欢那一望无际的大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干净、宽阔和壮观。

到吃午饭的时候，房子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床很整齐地铺在地面上，马车的车座和两个木墩子已经搬进屋子里，当成凳子用。爸爸的枪挂在了门口的树桩上。箱子和包袱都整整齐齐地靠着墙。这真是座舒适的房屋。柔和的光线从帆布屋顶



上透了进来，风和阳光则通过墙面上的缝隙钻了进来。太阳光让四壁的每一条缝隙都闪烁着金光。

只是营火还留在原处。爸爸说他会尽快在屋里搭一个壁炉。他要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劈出一些木板，盖上屋顶。他会在地上铺好地板，还会做床、桌子和椅子。不过，这些工作都得等他帮爱德华先生盖好房子，给皮特和帕蒂搭好马厩后才能动手做。

“当这些都做好了，”妈妈说道，“我还想要一根晾衣绳。”

爸爸笑道：“是的，我还要一口井呢。”

吃完饭后，爸爸就套上皮特和帕蒂，赶着马车到河边拉回了一桶水，这样妈妈就可以洗东西了。“你可以到河边去洗衣服，”爸爸说道，“印第安妇女都是那样的。”

“如果想要像印第安人那样生活，那你就应该开一个烟囱让烟冒出去，而且我们还应该在屋里生火，印第安人都是那样的。”妈妈说道。

那天下午，妈妈就在桶里洗好衣服，然后摊在野草上晒干。

晚饭过后，他们在营火旁坐了一会儿。从这晚开始，他们就再也不用在营火旁睡觉了。爸爸和妈妈谈论着威斯康星的亲戚朋友，妈妈想给他们寄一封信，但这里离独立镇有四十英里，爸爸只有出一趟远门到独立镇去，才能寄信。

在那遥远的大森林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堂兄妹们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劳拉玛丽以及小卡琳到底在哪里。他们就这样坐在营火旁，没人知道大森林里发生了什么。

“好了，该睡觉了。”妈妈说道，小卡琳已经睡着了。妈妈

把她抱到屋里，给她脱了衣服，玛丽帮劳拉解开连衣裙和衬裙背后的扣子，爸爸在门口挂上了一条毯子，这毯子可比没有门强多了，接着爸爸又出去把皮特和帕蒂牵到房子的旁边来。

他转过身，轻轻地对妈妈喊道："卡洛琳，你出来，看看那月亮。"

玛丽和劳拉躺在新房子的地铺上，透过朝东的窗口看出去，一轮巨大的明月在窗口处闪烁着光芒。劳拉情不自禁地坐了起来，看着那轮明月缓缓地在夜空中渐渐升得越来越高。

月光透过墙上的一条条缝隙照射进来，屋子里洒满了银光。月光从窗口照了进来，在地面上留下了一块方形的柔光。月光好亮啊，劳拉几乎可以清晰地看见妈妈掀起挂在门口的毯子走了进来。

劳拉趁妈妈没看见她的时候，赶紧悄悄地躺下去。

她听到皮特和帕蒂在轻声对爸爸叫着。接着又听到蹄声。皮特、帕蒂跟着爸爸正朝房子这边走来，劳拉还听到爸爸在唱歌：

"银色的月亮啊，你向前飘！
把你的光辉洒向整个天空……"

爸爸的歌声和夜晚、月光还有寂静的草原融在了一起。他走到了门前，还在愉快地唱着：



“在那淡淡的银光之下……”

妈妈轻轻地说道：“嘘，查尔斯，你会吵醒孩子们的。”

爸爸便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杰克跟在爸爸后面，在门口躺下了。现在，全家人都舒舒服服、安安心心地躺在这新房子里了。劳拉迷迷糊糊听到了远处有狼发出的长长的嗥叫声，不过，她不大害怕，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只花了一天的时间，
爸爸和爱德华先生就为皮特和帕蒂搭好了马厩……

第七章
Chapter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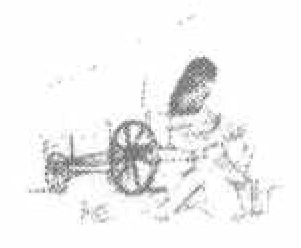
狼　群

只花了一天的时间，爸爸和爱德华先生就为皮特和帕蒂搭好了马厩。他们甚至把屋顶都铺好了，一直工作到很晚，妈妈做好了晚饭静静地等着他们。

马厩没有装门，但爸爸在月光下把两根粗木桩立在门口的两边，把木棒深深地插进土里。他把皮特和帕蒂赶到马厩里，然后爸爸把劈开的小木板一块一块地叠起来，外面的那两根木桩挡着这些小木块，这些木块就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墙。

“现在好了！”爸爸说道，“让那些狼嗥叫吧！今晚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

第二天早上，当爸爸拿开木桩后面的木块时，劳拉惊呆了，皮特旁边居然站着一匹长腿、长耳朵的小马驹，它还一直在颤抖着呢。



劳拉连忙向它跑过去，平时一向很温和的皮特这时却竖着耳朵，向她龇牙咧嘴。

“别去，劳拉！”爸爸赶紧说道。然后他又对皮特说道：“好了，皮特，你知道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孩子的。”皮特听后，轻轻地叫了一声以示回答。它让爸爸抚摩那匹小马驹，可就是不让劳拉和玛丽靠近它。即便是她们通过墙上的缝隙向里偷窥，它也会朝她们翻白眼，龇牙咧嘴地吓唬她们。她们从没看见过小马驹的耳朵有那么长。爸爸说那是一匹小骡驹，但劳拉却认为它长得更像一只大兔子，她们亲切地叫它“邦尼”。

当皮特套上马桩绳时，邦尼就会在它身边跳来跳去的，它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可那时劳拉就得格外小心地看好小卡琳了。因为除了爸爸以外，任何人一靠近邦尼，皮特就会愤怒地咆哮，并会冲过来咬人。

星期天下午，爸爸吃完午餐就骑着帕蒂穿过草原，想到处去看看，因为家里还有许多肉，所以爸爸就没有带上枪。

他骑着马穿过高高的草丛，沿着河岸悬崖边走着，小鸟在他面前飞来飞去，在空中绕着圈儿，然后又飞到草丛中。爸爸一边骑着马，一边朝河边望去，或许他在看河边吃草的小鹿。突然帕蒂就开始飞奔起来，眨眼间爸爸和帕蒂的身影就变得很小了，渐渐地只能看见随风起伏的草浪。

天色已晚，可还不见爸爸回来。妈妈拨了拨炉中的木炭，又加了些木屑在上面，准备做晚饭了。玛丽在屋里照顾着小卡琳，这时劳拉问妈妈：“杰克怎么了？”

杰克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它紧皱起鼻子，迎着风嗅来嗅去，颈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它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又站了起来。突然，皮特的蹄子嘚嘚地响了起来，它绕着拴马桩不停地走着，然后又一动不动地站在了那儿，发出嘶嘶的叫声。邦尼走过去紧紧地靠着它。

“怎么啦，杰克？”妈妈问道。它抬起头望着妈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妈妈盯着地面和天空看了看，却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没什么不对劲的，劳拉。”她说道。她把炭火放在咖啡壶和三脚架锅的周围和烤炉的上面。三脚架上的松鸡肉发出滋滋的声音，玉米饼也散发着香味。不过妈妈常常抬起头环顾着整个草原。杰克还是不安地走来走去，皮特也不肯吃草，直望着西北方向，那正是爸爸离开的方向，小骡驹也一直紧靠在它身旁。

突然帕蒂从草原中冲了过来。它四蹄腾空，拼命地跑着，爸爸俯着身子，上身几乎都伏在它背上了。

它一直冲过了马厩，这时爸爸用尽全力才把它拉住，它差一点就坐到地面上了。它全身都在颤抖着，口吐泡沫，全身大汗淋漓，黑色皮毛也显出了道道斑纹。爸爸纵身从马上跳了下来，也是一样的气喘吁吁。

“查尔斯，到底怎么回事啊？”妈妈问道。

爸爸朝河边望去，妈妈和劳拉也跟着朝那里望去。但他们只能看到河边低地上有一片草原、一些树，以及隐隐约约的悬



崖边缘。

“怎么了？”妈妈又问道，“你为什么要让帕蒂跑得那么快？”

爸爸大大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担心狼群会追到这里来，但现在没事了。”

“狼群！”妈妈叫道，“有狼吗？”

“没事了，卡洛琳，”爸爸说道，“让我歇一会儿吧。”

他歇了一会儿，说道：“我没让帕蒂那样跑，我只是紧紧地勒住了它。有五十只狼，卡洛琳，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狼群。我再也不愿经历这样的事了，哪怕给我一笔巨款，我也不愿意。”

就在这时，草原上出现了一片阴影，太阳就要下山了，爸爸说道：“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那我们在屋子里吃饭吧。”妈妈说道。

“不用了，”爸爸说，“如果有什么，杰克会及时告诉我们的。”

爸爸给皮特和小骡驹解下了马桩绳。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带它们到河边饮水，而是从妈妈的水桶里舀水给它们喝，那水本是用来第二天洗漱用的。爸爸擦了擦帕蒂腿上的汗和身体内侧的汗，然后把它和皮特、邦尼一起关在了马厩里。

晚饭准备好了。营火在黑暗中形成了一道光圈。劳拉和玛丽抱着小卡琳，坐在了营火旁。她们能感觉到四周无边的黑暗，总是情不自禁地朝身后的黑暗处看了又看，觉得影子在那儿摇

晃着，就好像它们有生命一样。

杰克在劳拉的身旁蹲了下来。它竖着耳朵，仔细倾听着黑暗中的动静，还时不时走进黑暗的地方，然后又走回来，围着营火转了转，又回到劳拉身旁来。它颈上的毛已经温驯地贴了下去，不再像刚才那样叫个不停。但它还是露出了一些牙齿，不过猛犬都是这个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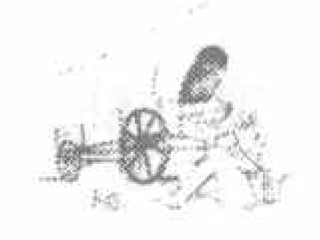
劳拉和玛丽一边吃着玉米饼和松鸡肉，一边听着爸爸对妈妈讲关于狼的故事。

爸爸发现了一些邻居。定居者陆续进入这里，他们都在河的两岸安居下来。在那边大草原的一个山谷里，大约离这儿不到三英里的地方，有一对夫妇在修房子呢。爸爸说他们姓史科特，而且都是些好人。然后再继续朝前走六英里，就有两个单身汉住在一座屋子里，他们还分管了两个农场，他们的房子就在这两个农场的分界线上。房子只有八英尺宽，一个人的床靠着屋子的这面墙，另一个人的床就靠着另一面墙，这样他们就可以住在自己的农场里。他们在屋子中间一起做饭，一起吃饭。

爸爸还没有讲到关于狼的故事，劳拉有些等不及了，她希望他快点讲，可是她知道当爸爸说话时，她不能去打断他。

爸爸说那些单身汉还不知道这里还住有其他人。除了印第安人外，他们还没见过其他人，所以他们见到爸爸时显得特别高兴，爸爸就在那儿多待了一会儿。

然后爸爸又继续朝前走，在草原的一个小小高地上爸爸发现下面河边低地上有一个小白点，爸爸以为那是一辆有篷的马



车，果真是一辆马车。爸爸走近一看，发现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孩子。他们来自衣阿华。因为他们的一匹马生病了，他们就只好在河边扎营。不过，现在那匹马已经好多了，可河边恶劣的空气又让他们患上了高烧和疟疾。那对夫妇和三个大孩子病得很严重，都快站不起来了，那小男孩和小女孩还没有劳拉和玛丽这么大，就得照顾着这几个病人。

爸爸为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骑着马回头告诉了那两个单身汉这一家人的情况。其中一个单身汉立即骑着马，把他们一家人接到草原上。草原上的空气新鲜，他们的身体很快就会康复。

事情接二连三，爸爸回家的时间就耽搁了。他只好在草原上抄近道走，可正当他骑着帕蒂往回赶时，突然从一块洼地里冒出了一群狼。它们迅速地把爸爸围了起来。

“那真是一大群狼，”爸爸说道，“共有五十只，我一生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狼。它们肯定就是传说中的水牛狼，领头的是一只大灰狼，差不多有三英尺高。我告诉你当时我的头发一根根全都竖起来了。”

“何况你又没带枪。”妈妈补充道。

“我也想到这点了。可即便是带了枪，也没什么用。你不可能用一支枪去对付五十只狼，况且帕蒂又跑不过它们。”

“那你怎么办?”妈妈问道。

“我什么也没做，”爸爸说道，“帕蒂想要跑。我当时只想着安全离开那里，不想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但是我知道只要帕

蒂一开始跑，狼群就会马上冲上来把我们吃掉。所以我就使出浑身的劲儿紧紧地勒住帕蒂，不让它跑。”

“天啊，查尔斯！”妈妈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是的，即便给我一大笔钱，我也不愿意再经历这种事了。卡洛琳，我从没见过那种狼。一只灰色的大狼就在我的马镫边走来走去，我几乎可以踢到它的肋骨。它们似乎对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它们肯定是刚吃了什么猎物，吃得太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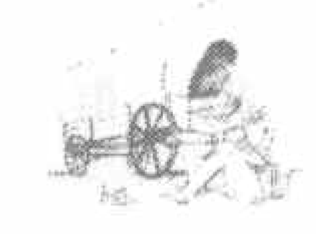
“我告诉你，卡洛琳，那些狼就紧紧地围着我和帕蒂，跟着我们一起走。大白天，我身边跟着一大群狼，就像是围了一大群狗似的。它们在我身旁，一边走着，一边打闹着，还互相咬来咬去，那样子真像一群狗啊。”

“天啊，查尔斯！”妈妈又一次这样说道。劳拉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她睁大了眼睛，张着嘴，永不满足似的盯着爸爸。

“帕蒂全身都在发抖，它大汗淋漓，心惊胆战，我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我还是得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跑，就这样，我们在一大群狼中走着，这群狼一直紧跟着我们，走了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也许要更远一些。那只大灰狼就一直在我的马镫边跟着，好像它想待在那里似的。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河谷的源头，我们继续向河边低地走去。那只领头的大灰狼先走了下去，其余的狼都跟着走了下去，我终于等到最后一只狼下了河谷，立即就让帕蒂开跑。

“它就穿过草原，直奔回家，即使我用鞭子抽它，它也不可能跑得比这更快了。一路上我心惊胆战。我以为狼群会朝这条



路追过来，而且它们远比我们跑得快。我真庆幸枪留在你身边，卡洛琳，也很庆幸我们修了房子。我知道你可以用枪把狼挡在房子外面，只是皮特和那匹小骡驹都在外面。”

“你不必担心，查尔斯，”妈妈说道，“我想我可以照顾这些马的。”

“我那时已经是头昏脑涨的了，”爸爸说道，“我知道你会保护我们的马，卡洛琳，那些狼不会拿你们怎么样。如果它们饿了，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小孩子的耳朵灵得很呢。”妈妈说道，妈妈言下之意是让爸爸不要把劳拉和玛丽给吓着了。

“好了，现在总算平安无事了，”爸爸说道，“那些狼群离这里有好几英里呢。”

“它们为什么会走呢？”劳拉问道。

“我不知道，劳拉，”他说，“我想它们肯定是刚刚吃饱了，而且它们也急于过河去喝水吧。也许是它们只是想来草原玩玩，根本不关心其他的事情，就像小女孩有时那样。也许是因为它们见我没带枪，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也许是它们之前没见过人类，不知道人类会伤害它们，所以它们就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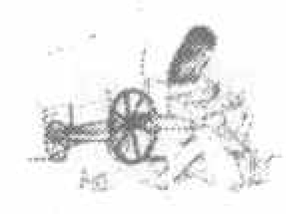
皮特和帕蒂在马厩里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杰克也围着营火走动着。突然，它站住了，一动不动，一边听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嗅着空气里的味道，它脖子上的毛一下子又竖了起来。

“孩子们，该睡觉了！”妈妈高兴地喊道。那时候甚至连小

卡琳都还没有睡意呢，可妈妈还是让她们进了屋。她让玛丽和劳拉上床睡觉，然后给小卡琳穿上小睡袍，把她放在大床上，接着就走出去洗碗了。劳拉想要爸爸妈妈都待在屋子里，他们待在外面似乎离她们很远很远。

玛丽和劳拉乖乖地躺在床上，但小卡琳却在黑暗中坐了起来，自己玩耍着。爸爸从挂在门口的毯子后面伸进了胳膊，悄悄地取走了枪。门外营火旁的铁盘子发出了响声，接着就是刀刮着三脚架锅的声音。爸爸妈妈在说着什么，劳拉闻到了烟草味。





屋子里虽然很安全，但感觉上却有些害怕，因为爸爸的枪没挂在门口，而且本来就没有门，只是挂了一张毯子来充当门。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妈妈掀开毯子，小卡琳已经睡着了。爸爸妈妈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轻轻地上了床。杰克就躺在门口，但它的下巴并没有伏在前爪子上。它正抬着头，仔细倾听着一切。妈妈的呼吸显得十分轻柔，爸爸的呼吸声却十分沉重。玛丽也睡着了，但劳拉还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盯着杰克。她看不清杰克颈上的毛到底是不是竖着的。

突然她一下就坐了起来。她刚刚睡了一会儿。黑暗已经过去，月光通过窗口和墙上的缝隙照进来。爸爸站在窗口，手里拿着枪，他在月光下看起来就像一道黑影。

劳拉听到了一声狼嗥。

劳拉战战兢兢，吓得缩到了墙角，因为狼就在墙的那一边，她吓得发不出声来，不仅仅背脊骨发冷，连全身都在发冷。玛丽用被子死死捂住了头。杰克一个劲地狂叫着，并对着挂在门口的毯子龇牙咧嘴。

“安静点，杰克。”爸爸说道。

恐怖的嗥叫声响遍了整座屋子，劳拉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想要到爸爸那里去，但她知道现在最好不要打扰他。爸爸转过头，看到劳拉穿着睡衣站着。

“想要看看它们吗，劳拉？”爸爸轻声地问道。劳拉不敢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轻轻地挪动着脚步，走到爸爸跟前。爸爸把枪靠在墙上，然后把她举到窗口。

在月光下，蹲着半圈的狼，它们瞪着窗口的劳拉，劳拉也瞪着它们。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狼，最大的那只比她还要高，甚至比玛丽都高，它蹲在中间，正好就在劳拉的对面。它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那么的大——它的尖耳朵很大，伸着舌头的尖嘴巴很大，强壮的肩和腿很大，还有绕着腰和腿的大尾巴。它那灰色的皮毛蓬松着，眼睛直放绿光。

劳拉把脚趾蹬进了墙缝隙里，两只胳膊趴在窗口上，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狼。但她没有把脑袋伸出窗口，因为那些狼就在离窗口很近的地方，它们抬起脚掌在地面上蹭着，伸出舌头舔着嘴。爸爸稳稳地站在劳拉的背后，紧紧地托着她的腰。

"它大得让人害怕。"劳拉轻声说道。

"是的，你看它的毛还在发亮呢。"爸爸在她的耳旁说。月光在大灰狼的周围微微散发着光亮。

"它们把屋子整整围了一圈。"爸爸低声说道。劳拉随着爸爸，蹑手蹑脚走到另外的一个窗口去。爸爸又一次放下枪，举起了劳拉。的确，那里还有另一半圈狼围着。它们的眼睛在这屋子的阴影下闪着绿光，劳拉还能听到它们的呼吸声。当它们看到爸爸和劳拉往外看时，圆圈中间的狼就往后移了移身子。

皮特和帕蒂在马厩里嘶叫着，跑动着。它们的蹄子重重地落在地面上，并猛烈地去踢着木板墙。

过了一会儿，爸爸又回到了刚才那扇窗子前，劳拉也跟着去了。他们正好看见那只大狼仰起鼻子，直直地对着天空。然后它张开了大嘴，对着月亮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嗥叫。



紧接着，屋子外面的那一圈狼都把鼻子朝向天空，发出同样的嗥叫声来应和着。它们的嗥叫声响彻了整座屋子，传遍了整个月光所照耀的地方，打破了草原上的寂静。

"现在快回去睡觉了，小东西，"爸爸说道，"睡觉去，杰克和我会照顾你们的。"

于是劳拉便又上了床，不过她躺了好久也睡不着，她听到了木墙外面狼的呼吸声，它们的脚掌在地面上刨动的声音，它们用鼻子嗅着墙面的声音。她听见那领头狼再次发出嗥叫，其他狼就跟着嗥叫着。

爸爸静悄悄地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杰克一刻也不停地在门口的毯子前走来走去。尽管狼群一直在嗥叫，但是，只要有爸爸和杰克在，它们就休想进屋来，劳拉想到这，就渐渐进入了梦乡。



劳拉感到脸上暖洋洋的，
她睁开眼睛，发现太阳已经照进屋子里了……

第八章
Chapter 8

两扇坚固的门

劳拉感到脸上暖洋洋的，她睁开眼睛，发现太阳已经照进屋子里了。玛丽正在营火旁和妈妈说着话。劳拉穿着睡衣，立即就跑了过去。狼群已经不见了，不过在房子四周和马厩周围还能看见它们留下的踪迹。

爸爸吹着口哨从小河的路上走了回来。他把枪挂在树桩上，便像往常一样带着皮特和帕蒂到小河边去饮水。他沿着那些狼留下的踪迹走了很远很远，发现狼群已经走远了，它们去追一群鹿子去了。

马儿看到狼留下的足迹就直往后退，紧张得耳朵都竖了起来，皮特让小骡驹紧紧地挨着它。但它们还是温驯地跟着爸爸到河边去了，因为爸爸知道没有什么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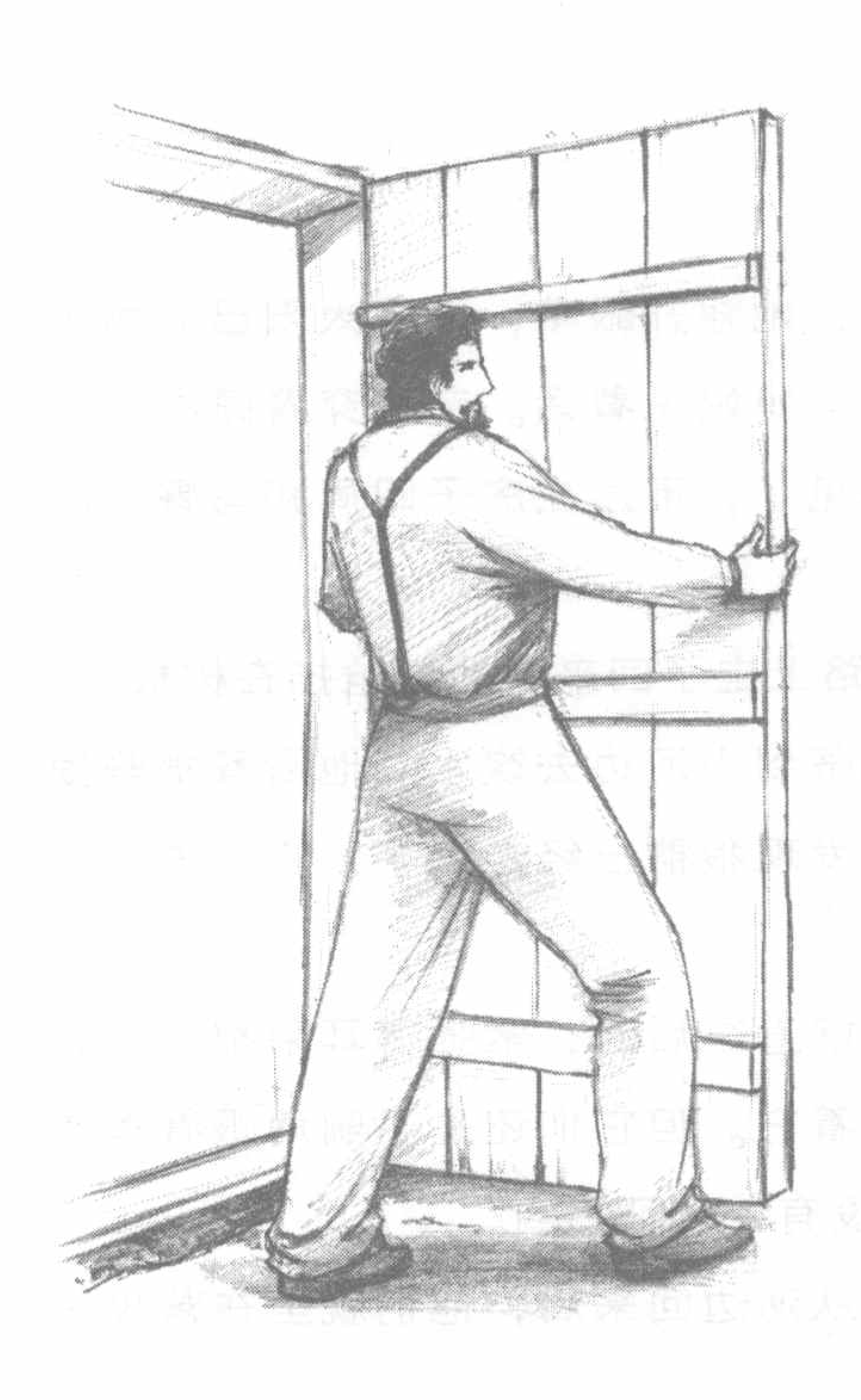
早饭已经做好了。爸爸从河边回来后，他们就坐在营火旁



吃着煎玉米和草原松鸡肉丁。爸爸说他马上要做一扇门。他希望在狼群下次到来时，隔着他们和狼群之间的就不再是一条挂着的毯子了。

“我没有铁钉子了，但我等不到去独立镇买了铁钉子回来再做了，”他说道，“能干的人有时是可以不用铁钉子就能修好房子做好门的。”

吃过早饭，爸爸就套上皮特和帕蒂，带上斧头去找做门用的木材。劳拉帮妈妈洗碗、铺床。那天玛丽照顾小卡琳。劳拉帮爸爸做门，玛丽在一旁看着，劳拉给爸爸递工具。



爸爸用锯子把木头锯成适合做门所需要的长度，再锯出些较短的横木条，然后又用斧头把木头劈成木板，把它们刨平。爸爸把这些长木板摆放在地上，上面再架上横木条，然后再用螺旋钻在横木条与长木板重叠的地

方钻孔，在每一个孔里，爸爸牢牢地嵌入木楔子。

门就这样做成了。那真是一扇非常好的橡木门，既牢固又结实。

爸爸剪了三段皮带来做铰链，一个放在门的顶端附近，一个放在门的底部，一个放在门的中间。

他首先把这些皮带固定在门上，把一个小木块放在门上，从中打一个通向门的孔，然后把皮带围着的这个小木块一头绕两圈，用刀子在皮带上挖出个圆孔，接着又把这个小木块放在门上，用铁链绕两圈，使这些孔都对齐，劳拉这时就递给爸爸木钉和铁锤，爸爸便把木钉子穿过那个孔。木钉穿过了铁链和小木块，最后穿进了门上的孔里，这就把铁链套牢了，再也不会松开了。

“我给你说过，能干的人可以不要铁钉子的！”爸爸说道。

当爸爸把那三个铰链都装上门后，他就把门竖起来，放进了门洞里，大小正好合适。接下来爸爸又在门口的两侧都装上了木楔，这样门就不会摇来摇去。爸爸再次把门放了上去，劳拉就帮着扶着门，爸爸把皮带用木钉钉牢在门框里。

但在把门装进门框之前，爸爸还在门上做了个门闩，因为要想把门关好，做门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门闩是这样做的：爸爸先劈出了一截短而厚的橡木，然后在木头的正中间凿出一道宽而深的槽，再把这个木条用木钉钉在了门的里面，顺着门的边缘竖着钉。他把有凿槽的一面贴着门，以便使槽有个小通道。



接着他又劈出了一根较细较长的木棍，并把它削得十分光滑。这根木棍很小，只能够在木条的小通道里滑动。他把木棍的一头插入了通道，另一头则钉在了门上。

但他并没有把它钉牢。木钉在门里很结实，但是木条上的孔比木钉大，唯一能把木棍托起的就是那个小通道。

这根木棍就是门闩，它在木钉上灵活地滑动着，松开的一头可以在小通道里自由地上下移动，而且在关门的时候，松开的一头也比较长，可以穿过小通道，这样就可以横在门与墙之间的缝隙里。

当爸爸和劳拉把这扇门装入门框的时候，爸爸还在门闩接触的墙上做了记号。在那个记号上面，爸爸把一节结实的橡木钉入墙中，这节橡木的顶端部分被凿成了槽，这样门闩就可以在橡木和墙之间落下来了。

劳拉关上了门，在她推门时她把门闩活动的一头举得高高的，让它进入到小通道。接着她又使它落在那结实的橡木后边。橡木使得门闩靠着墙面，那条上下竖着的木块就让门闩靠着门。

除非把这门劈成两半，否则谁也进不了这屋子。

但是必须要有办法从门外拉着门闩。因此爸爸就做了条拉门闩用的绳子。他从一块坚实的长皮带子上剪下了一截，将它的一端套在了木钉和通道之间的门闩上。在门闩上方，他还钻了一个通向门的小孔，并把那个绳子从门上的小孔处引了出来。

劳拉就站在外面，当绳子从门上的小孔塞出去的时候，她就抓住它并拉了一下。她只要用力拉一下皮带，就能进屋了。

门终于做好了。这是一道坚固结实的门，门和门闩都是用厚厚的橡木做成的，而且还用了坚固的木钉。门闩绳就挂在外面，如果想要进去，直接拉一下绳子就可以了。如果在屋里，又不想要其他人进来，那只需通过门上的孔，把绳子拉进来，这样就没人可以进来了。门上既没有把手，也没有钥匙孔和门锁，但却是一扇相当不错的门。

"我们今天的成绩不错啊！"爸爸说道，"而且我还有了一位得力的小助手！"

他伸出手抚摩着劳拉的头，然后就收拾好工具，吹着口哨，从马桩绳上解开皮特和帕蒂，带它们饮水去了。夕阳西下，天气略微有些凉快，营火上的晚饭散发出了阵阵香味，那是劳拉闻过的最香的味道。

晚饭还有咸肉吃，可那是最后的一块咸肉了，所以爸爸第二天就要出去打猎了。第三天爸爸就和劳拉一起把马厩的门做好了。

那扇门和房屋的门差不多，只是少了门闩。皮特和帕蒂不知道什么是门闩，它们晚上也不会把门闩绳拉进去。所以，爸爸就只是在门上挖了一个孔，从孔中间穿了一条链子。

晚上的时候，爸爸会把链子的一头穿到木墙的缝隙里，然后把链条的两头打上结，这样就没人可以进入马厩了。

"我们可以放心啦！"爸爸高兴地说道。邻居会陆陆续续地搬到这里，晚上最好把自家的马关起来，因为有鹿子的地方就会有狼，有马的地方就会有偷马贼。



那晚吃饭的时候，爸爸对妈妈说道：“我说，卡洛琳，我帮爱德华先生盖好房子后，就马上给你搭个壁炉，这样你就可以在屋里做饭，免得在外面风吹雨淋。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气候如此好的地方，但有时还是会下雨的。”

“好的，查尔斯，”妈妈说道，“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天气永远是好的。”



在房子外面，正对着门的那一道木墙旁边，
爸爸把地面的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

第九章
Chapter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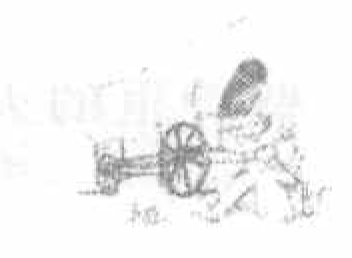
壁炉里的火

在房子外面，正对着门的那一道木墙旁边，爸爸把地面的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他准备在那里搭一个壁炉。

接着，爸爸和妈妈便把马车车厢放在车轮上，爸爸还套上了皮特和帕蒂。

太阳缓缓升起，地面上所有的影子都一下变短了。成百上千的百灵鸟一下从草原上飞了出来，在空中高歌着，婉转悦耳的歌声传到了九霄云外，然后歌声如雨点儿一般从万里晴空洒落下来。在整个草原上，野草在风中窃窃私语，成千上万的小鸟儿站在盛开着花朵的野草上，轻快地唱着曲子。

皮特和帕蒂嗅着凉爽的风，兴奋地发出嘶叫声。它们低着头，用蹄子不断地在地上刨来刨去，它们急着想出去溜达溜达。爸爸吹着口哨，一下跳到了马车座上，抓住了缰绳，然后他低



头看了看劳拉，劳拉也正看着他呢，于是他就亲切地问道："想要一起去吗，劳拉？你和玛丽？"

妈妈说她们可以一起去。于是她们就光着脚丫，踩在轮辐上，爬上了马车，挨着爸爸坐在了高高的马车座位上。皮特和帕蒂欢快地跳了几下，便开始上路了。马车沿着爸爸用车轮碾出来的那条道路颠簸着。

他们走下河边的悬崖，路两旁是光秃秃的红得发黄的山壁。那些山壁由于常年被雨水冲刷，已经有凹凸不平的褶皱了。他们穿过崎岖不平的地面和河边低地。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小山丘，上面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也有些长满了野草。有些鹿子在树木的阴凉处躺着，有些却在阳光下吃着草。它们抬起头，竖着耳朵，一边用温柔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马车，一边吃着东西。

一路上，飞燕草开满了粉的、蓝的和白色的花，鸟儿停靠在麒麟草上，扭摆着灵巧的身姿，蝴蝶飞来飞去。从树叶的缝隙里透过来的阳光，把树下的星雏菊照得忽明忽暗，麻雀在枝头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白色尾巴的兔子沿着这条路蹦来蹦去，蛇一听到马车的声响就急忙掉头溜走了。

在河谷深处，河水在山壁的阴影下奔流着。当劳拉抬头往上看那些山壁时，她完全看不见草原上的野草了。悬崖上有些地方坍塌下来，上面长着茂密的树木，而在光秃秃的峭壁上，树木根本无法生长，只有一些灌木在那儿扎根，半裸的树根高高地悬挂在劳拉的头顶上。

"印第安人的营地在哪儿？"劳拉问爸爸，他曾在这些悬崖

边见过印第安人丢弃的营帐。可他现在太忙了，没空指给她们看。因为他必须找到修壁炉所用的大岩石。

“孩子们，你们自己玩，”他说道，“但不要跑太远了，不要下水去，也不要玩蛇，有些蛇是有毒的。”

于是，劳拉和玛丽就在小河边玩，爸爸就寻找石块，遇上看中的，就把它搬到马车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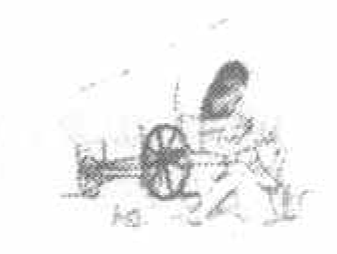
她们看见长腿的水虫在平静的水面上滑来滑去。她们沿着河边一直跑着，去吓唬那些青蛙，当她们看见那些绿皮白肚的青蛙跳进河里的时候，她们便放声大笑起来。她们聆听着树丛里林鸽的叫声，欣赏着棕色歌鸫的歌唱。小河流淌，泛着点点银光，成群结队的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银白色的肚皮还一闪一闪。

河边没有一丝风，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让人昏昏欲睡。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树根味和泥土味，到处可以听见树叶的沙沙声和潺潺的流水声。

在泥泞的地方，有密密麻麻的鹿蹄印，每一个蹄印里都积满了水，成群的蚊子在水面上盘旋，发出嗡嗡声。劳拉和玛丽不停地拍打着脸、脖子、手、腿上的蚊子，她们很想去蹚一蹚水。天气那么炎热，河水是那么凉快。劳拉只想把一只脚伸进水里，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正当她的脚快要碰到水面时，爸爸转过头来了。

“劳拉。”爸爸叫道。她便把那只淘气的脚收了回来。

“如果你们想要蹚水，”爸爸说道，“你们可以在水浅的地方



玩，但绝对不可以到能淹过你们脚踝的地方去。"

玛丽只蹚了一会儿水，因为她说沙砾会伤脚，于是她就坐在一根圆木上，耐心地拍打着蚊子。可劳拉却一边打蚊子，一边蹚水。当她朝前走的时候，她担心小石子会扎伤脚，当她站着不动的时候，那些小鱼儿就在她的脚边围了一圈，还用它们的小嘴去咬她的脚趾头。这种感觉痒痒的，很有趣。劳拉很想抓一条小鱼，可最后一条也没抓着，反而把裙子给弄湿了。

就在那时，马车已经装满了石头。爸爸喊道："过来了，孩子们！"于是，她们便爬上马车，离开了河岸。他们穿过了树林和小山丘，最后到达了草原。风还在一个劲地刮着，野草似乎还在一个劲地放声歌唱，开怀大笑。

她们在河边玩得真开心。但劳拉还是最喜欢这片大草原，草原是那么的辽阔无比，那么的甜美干净。

那天下午，妈妈坐在屋子的阴凉处缝补着衣服，小卡琳就坐在旁边的毯子上独自玩，劳拉和玛丽便在那里看爸爸搭壁炉。

爸爸先在马饮水的那只桶里把泥土和水混合在一起，和成灰泥，然后让劳拉搅拌，他就在清理出来的那块空地上用石头砌成三面矮墙，紧接着用一块木板把这些灰泥涂在石块上。灰泥涂好后，爸爸又在三面堆上一层石头，再从上到下连着内侧涂上厚厚的一层灰泥。

他在地面上做了个炉膛，炉膛的三边都是用岩石和灰泥做成的，而另外的一面就是小屋的木墙。

爸爸用一些岩石和灰泥，把炉壁的墙堆得差不多到劳拉的

下巴那么高。接着爸爸又在紧靠着屋子的炉壁上搭了一根木头，并在木头上涂满了灰泥。

架好木头之后，爸爸把石块放在木头上，一层一层地砌上去，每层中间都涂上灰泥。现在他开始做烟囱口了，烟囱口越往上就越小。

石头不够用，爸爸还要到河边去搬些石头回来，这次劳拉和玛丽就不能跟着去了，因为妈妈说河边的潮湿空气很可能让小孩子染上热病。于是玛丽就坐在妈妈身旁，缝着她的补丁棉被，劳拉则忙着搅拌另一桶泥浆。

第二天爸爸就把烟囱砌得和屋子一样高了，然后他就站在一旁，看了看烟囱，还一边用手梳了梳头发。

“你看起来就像个野人，查尔斯。”妈妈说道，“你让头发全都竖起来了。”

“不管怎么梳，它总是要竖着，”爸爸回答道，“以前我追你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抹熊油，它还是照样竖起来。”

爸爸一下就躺在妈妈脚边的草地上，说道：“我累垮了，搬了那么多的石块上去。”

“你做得相当好啊，一个人把烟囱砌得那么高。”妈妈表扬道。她梳了梳爸爸的头发，可越梳头发越发竖了起来，妈妈问道：“你为什么不用木头和泥浆来做烟囱的顶端呢？”

“对啊，这样要容易得多，”爸爸恍然大悟，“如果我不那么做，就见鬼了。”

说着，爸爸就跳了起来。妈妈说道：“噢，那你在阴凉处



休息一会儿吧。”但爸爸却摇了摇头。

“有事要做，就不能闲着，卡洛琳。我早点把壁炉砌好，你就可以早点在屋里做饭，不必遭风吹雨淋了。”

爸爸又到树林中运了些树干回来，然后再把树干劈出凿槽，就像建房子那样把它们砌在了石头烟囱的上面。他边砌石头边涂灰泥，烟囱就这样砌好了。

然后，他又走进屋子，用斧头和锯子在墙里挖了一个洞。他取走烟囱内侧这一面木墙底部的几根木头，这样就做好了壁炉。

壁炉很大，足可以让劳拉、玛丽和小卡琳坐在里面。壁炉的底部就是爸爸清理出来的地面，它的前方则是爸爸刚取出木头的地方，而上方就是爸爸涂满灰泥砌上去的那根木头。

爸爸在壁洞两侧用木钉钉了一块厚厚的橡木板，然后在壁炉的上方把橡木板紧紧地钉在了墙里，再在橡木上铺放了一张橡木板，并用木钉牢牢地钉好，这就可以当做灶台用了。

灶台刚一做好，妈妈就把那座从大森林带来的小妇人瓷像放在了灶台中央，幸好这件瓷器一路上没有打碎。它就那样站在灶台上，它身上的小鞋子、大裙子、紧身的围胸、粉红色的面颊、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全都是陶瓷做的。

接下来，爸爸、妈妈、劳拉和玛丽就站在那里，欣赏着这个壁炉。只有小卡琳不关心它，她指着那座小瓷人呀呀地叫着，除了妈妈外，那件瓷器大家都不能去碰它。

“卡洛琳，你以后用炉火的时候，可要小心一点。”爸爸说

道，“我们可不想看见火花冲上烟囱，把整个屋顶都燃起来。那块帆布也很容易着火。我会尽快劈出些木板，做一个屋顶，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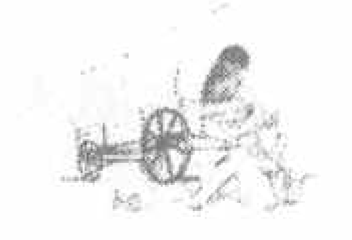
于是妈妈就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新修的壁炉里生起了火，晚饭的时候给大家烤了一只松鸡，全家人坐在屋子里享用着这顿晚餐。

他们就坐在靠西窗的桌子旁。爸爸很快就用两块橡树板做了一张桌子。木板的一头插进墙里的缝隙里，另一头则放在两根竖起来的木头上。爸爸已经用斧头把木板打理得平平整整，妈妈在木板上面铺上了一块桌布，桌子一下就显得漂亮多了。

椅子就是几个大木桩。妈妈用柳树条把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墙角边摆放着几张整洁的床，床上铺着用布片缝成的被子。夕阳从窗口照进来，整座屋子都洒满了金色的阳光。

在外面，在遥远的粉红色天际边，狂风在呼啸，野草在随风荡漾。

屋里的一切显得既温馨又舒适。劳拉津津有味地吃着烤鸡。她洗过了手和脸，头发也梳过了，脖子上还系着餐巾。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木桩上，像妈妈教她的那样乖乖地使用着刀叉。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小孩子在吃饭时是不允许讲话的，除非是有人主动和她说话。她抬头看了看爸爸妈妈，又看了看玛丽和小卡琳，感到心满意足。终于能在屋子里生活了，真是惬意啊。





每一天从早到晚，劳拉和玛丽总是忙个不停……

第十章

Chapter 10

小木屋大功告成

每一天从早到晚，劳拉和玛丽总是忙个不停。她们洗过碗，铺好床后，总有大量的事情等着她们去做、去看、去听。

她们在高高的野草丛中寻找着鸟巢，当她们找到了，鸟妈妈总是尖叫着，以此来威胁她们。有时候她们还会轻轻地抚摩一下鸟巢，那窝毛茸茸的小鸟一下子就沸腾起来，只只鸟儿都张大嘴，它们因为饥饿而叫个不停。鸟妈妈就破口大骂着，劳拉和玛丽就悄悄地走开了，因为她们不想让鸟妈妈太担心了。

在这茂盛的野草丛中，她们就像老鼠一样静悄悄地趴在那里，观看成群结队的小松鸡围着妈妈们跑来跑去，四处寻食，那只长满褐色光亮羽毛的鸡妈妈着急地咯咯直叫。她们还看见条纹蛇在草丛里穿梭着，或是静静地伏在那里，要不是看见它们吐出来的信子和发光的眼睛，还以为它们已经死了呢。它们

是束带蛇，不会伤人，但劳拉和玛丽还是不敢去摸它。妈妈说过最好不要惹它们，有些蛇会咬人的，离它们远一点，以免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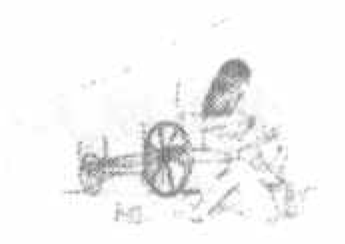
有时候会出现一只大灰兔，它静静地蹲在忽明忽暗的草丛中，当你走近时，甚至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它时，你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时，如果你不出声，也许还可以站在那里看它老半天呢。它圆圆的大眼睛直瞪着你，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它的鼻子皱皱的，阳光照在长长的耳朵上就会变成玫瑰色，耳朵上有着细细的静脉血管，耳朵背后有着短短的软毛。它身上其他地方的毛也显得十分茂密柔软，最后，你一定会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抚摩它一下。

然后，它就会闪电般地跑掉，而它原来蹲着的地方就出现了凹形，而且还很光滑平整，屁股挨着的地方摸上去还有点温度呢。

当然，劳拉和玛丽还得一直照看着小卡琳，除了她睡午觉的时候。那时，她们就会坐在阳光下吹着风，当劳拉忘记小卡琳还在睡觉这回事的时候，她就会一下跳起来，边跑边叫。妈妈就会走到门口说："天啊，劳拉，你就非得像印第安人那样大叫吗？真是的。"过了一会儿，妈妈又说："你们这样不变成印第安人才怪！难道我没有教过你们要戴上遮阳帽吗？"

爸爸在墙上搭着屋顶，他朝下面看了看，笑出了声。

"一个小印第安人，两个小印第安人，三个小印第安人，"爸爸轻声地唱着，"哦，不，只有两个。"



“加上您就三个，”玛丽对他说道，“您也是棕色皮肤。”

“可您不是小孩啊，爸爸。”劳拉说道，“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印第安小孩呢？”

“天啊！”妈妈叫道，“你为什么总想见印第安小孩呢？赶快戴上帽子，别再想那个了。”

劳拉的遮阳帽挂在她的背后，她把绳子一扯，帽子就拉到头上了，帽檐把整个面颊遮住了，她一戴上帽子就只能看见前面的东西，所以她老是把它挂在背后，让帽带套在脖子上。妈妈让她戴上帽子她只好顺从地戴上，可她还是没有忘掉印第安小孩的事。

这里已经是印第安地区了，为什么她们还没有看见印第安人呢。她知道她肯定会看见他们的。爸爸以前说过的，可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爸爸把帆布车篷拿下来，现在他就要准备盖屋顶了。一连好几天爸爸从河边低地上拉回了一车车木头，并把木头劈成薄薄的长木板，这些木板一堆一堆地放在屋子周围，或是靠着墙立着。

“出去吧，卡洛琳，”爸爸说道，“我不想发生什么意外，砸着你或是小卡琳。”

“等等，查尔斯，等我收拾好小妇人瓷像。”妈妈说道。过了一会儿，妈妈抱着小卡琳走了出来，手里还抱着一条被子和她正在缝补的东西。她把被子铺在马厩旁边的一块阴凉的草丛上，然后便坐在那里一边缝补着衣物，一边照看着小卡琳。

爸爸从下面抽了一张木板，屋顶上有几根小树做的椽子，爸爸就把木板横放在椽子上。木板的一头向墙外伸着，接着爸爸拿了些钉子含在嘴里，并从腰带里取出锤子，他开始把这些钉子钉在椽子上。

爱德华先生借给了爸爸一些钉子。他们在树林里砍树的时候遇上了，爱德华先生坚持要借给爸爸一些钉子钉屋顶。

“那就是我所说的好邻居！”爸爸在告诉妈妈这事的时候这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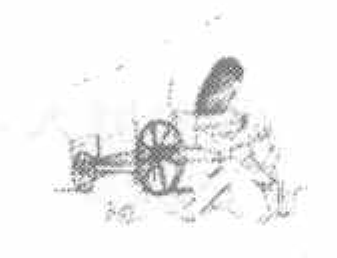
“是的，”妈妈说道，“可我不喜欢欠人家一份人情，哪怕是最好的邻居。”

“我也不喜欢，”爸爸回答说，“我从未欠过别人的情，而且也永远不会。但邻居不一样，我只要去独立镇，就会把钉子买回来如数还给他。”

现在爸爸小心地从嘴里取出一枚又一枚钉子，用锤子把钉子钉进木板里。这比起钻孔、削木钉，再把木钉打进孔里快多了。不过，橡木很硬，当锤子敲打钉子的时候，有些钉子会弹出来，要不是爸爸牢牢地捏着，它就会飞出去。

果然，玛丽和劳拉就看见钉子掉了下来，她们便在草地上找啊找啊，终于把它找到了。有时候钉子钉弯了，爸爸还要费上一些周折，把它敲直了再用。每一枚钉子都不可以丢弃，也不可以浪费。

当爸爸钉好两块木板后，他就站在那上面，铺上更多的木块，并一一地把它们钉牢，一直钉到了椽子的最上面才停。每



一块木板的下边缘，都搭在了下面那块木板的上边缘。

接着，爸爸走到屋子的另一面，从下往上仔细地铺放着木板。爸爸在两面屋顶最高处交会的地方留了一条小缝隙。然后用两块木板做了个小椽槽，并把这个小椽槽反过来牢牢地钉在缝隙上。

屋顶就这样做好了。屋子比先前要黑暗多了，因为光线不能透过木板照进来。不过屋顶上一丝缝隙也没有，雨水就不会滴到屋里来了。

“你干得真漂亮，查尔斯，”妈妈说道，“头上有这么好一个屋顶，真让人感到欣慰。”

“你还会有家具的，我也会给你做最好的，”爸爸答道，“等地面铺好后，我还要做一个床架。”

于是爸爸又开始去砍木头了，然后再把砍好的木头拉回家，甚至没有时间去打猎了。他只是把枪放在马车上，晚上带回他在马车上随意打到的猎物。

当他拉回了足够多的木头，估计可以用来铺地板了，他就开始劈木头。他把每根木头都从中间直接往下劈。劳拉喜欢坐在木头堆上，看着爸爸忙碌。

爸爸使出浑身的劲挥动着斧头，先劈木头较粗的那一头，然后在木头的缝隙里镶进一块铁片，再把斧头抽出来，顺着铁片朝缝隙下方敲打着，坚硬的木头渐渐就被劈开了。

爸爸就这样和那坚硬的橡木搏斗着。他把斧头揳入了缝隙，并在缝隙里塞进几个木块，以便让铁片揳得更深一些。然后，

再沿着木头的缝隙一点一点地劈下去。

爸爸高高地举起斧头，大吼一声“啊——”，使劲用力一挥，斧头砰地一下就砍在了木头上，而且总是砍在爸爸想要砍的地方。

最后，整根木头就噼啪一声裂开了。劈开的两半躺在地上，露出苍白的树心和中间暗黑的年轮。爸爸就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重新握好斧头，准备去对付另一根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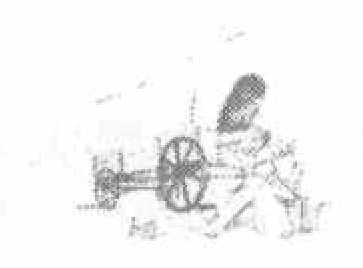
有一天，地上最后的一根木头也被劈成了两半。第二天早上，爸爸就开始铺地板。他把劈好的木头拖进屋里，平的那一面朝上放着，一根紧挨一根，铺在地面上，用铁锹掘出一长条一长条的沟，让木头圆凸的那一面稳稳地埋进土里。他用斧头把树皮全都去掉，整个木头被削得平平整整的，这样一来，木头之间整整齐齐地衔接在了一起，没有一丝丝缝隙。

接着，爸爸就把斧头握在手里，轻轻地把木头的表面削平。他弯下身子，眯着眼睛，仔细检查着木头表面是不是真正平整。他把木头上所有疙疙瘩瘩的地方都削平了，最后他摸了摸光滑的木头，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点儿裂片都没有！”他说道，“光着脚丫在上面跑来跑去都没问题。”

他便把这根木头放好，修平以后，出去拖另外一根了。

在壁炉附近，他改用了较短的木头。他还在壁炉前面留了一块空地作为炉床，这样即便有火星或是炭火冒出来，也不会烧着木地板。



一天，地板终于铺好了，那真是光滑坚固结实的地板，爸爸说这坚硬的橡木地板可以用很久很久。

“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板了。”他说道。妈妈说她很高兴，以后再也不必踩在泥地上了。她又把那座小妇人瓷像摆放在灶台上，然后在桌子上铺上了一块红格子餐布。

“好了，”她说道，“这下我们就可以像文明人那样生活了。”

接下来，爸爸开始填补墙上的缝隙。他把一些薄的木片塞进去，再用泥浆把它们敷在一起，这样就封好了每一个裂口。

“太好了，”妈妈说道，“这样就可以挡风了，不管外面的风刮得有多大，我们都不用担心。”

爸爸停止了吹口哨，对着妈妈笑了笑。他把最后一点泥浆涂在木头之间，然后再把它抹平，最后放下了水桶。小木屋终于大功告成了。

“我真希望窗户可以安上玻璃。”爸爸说道。

“我们不需要玻璃，查尔斯。”妈妈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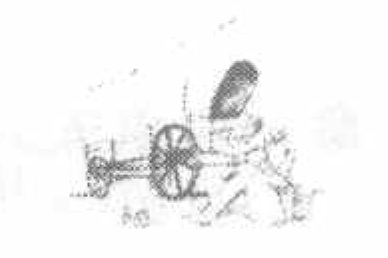
“如果冬天打猎不错的话，明年春天我就去独立镇买几块玻璃回来，再用同样的办法把它们安上去。”爸爸说道。

“如果我们买得起的话，有玻璃当然好了，”妈妈说道，“不过到时候再说吧。”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很高兴。壁炉里温暖的火光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即便在这高高的草原上，夏日的夜晚也仍然带有一丝丝凉意。红格子桌布铺在桌子上，小妇人瓷像在灶台上闪



闪发光，新修的地板在火光映照中金光闪闪。屋外，夜色苍茫，天空中布满了繁星。爸爸在门口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拉起了他的小提琴，唱歌给屋子里的妈妈、劳拉和玛丽听，也唱给繁星闪烁的夜晚听。





一天早晨，爸爸早早地挎着枪，出门打猎去了……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印第安人进屋了

一天早晨，爸爸早早地挎着枪，出门打猎去了。

爸爸本打算那天是要做床架的，他已经把木块都搬进屋了，可妈妈说午餐没有肉了，于是爸爸就把这些木块放在墙边，拿着枪出去了。

杰克也想一起去打猎。它眼巴巴地望着爸爸，从胸腔里发出苦苦的哀求声，在喉咙里一直颤抖着，央求爸爸带它一起去，劳拉几乎想和它一起恳求爸爸了，可是爸爸还是把它拴在了马厩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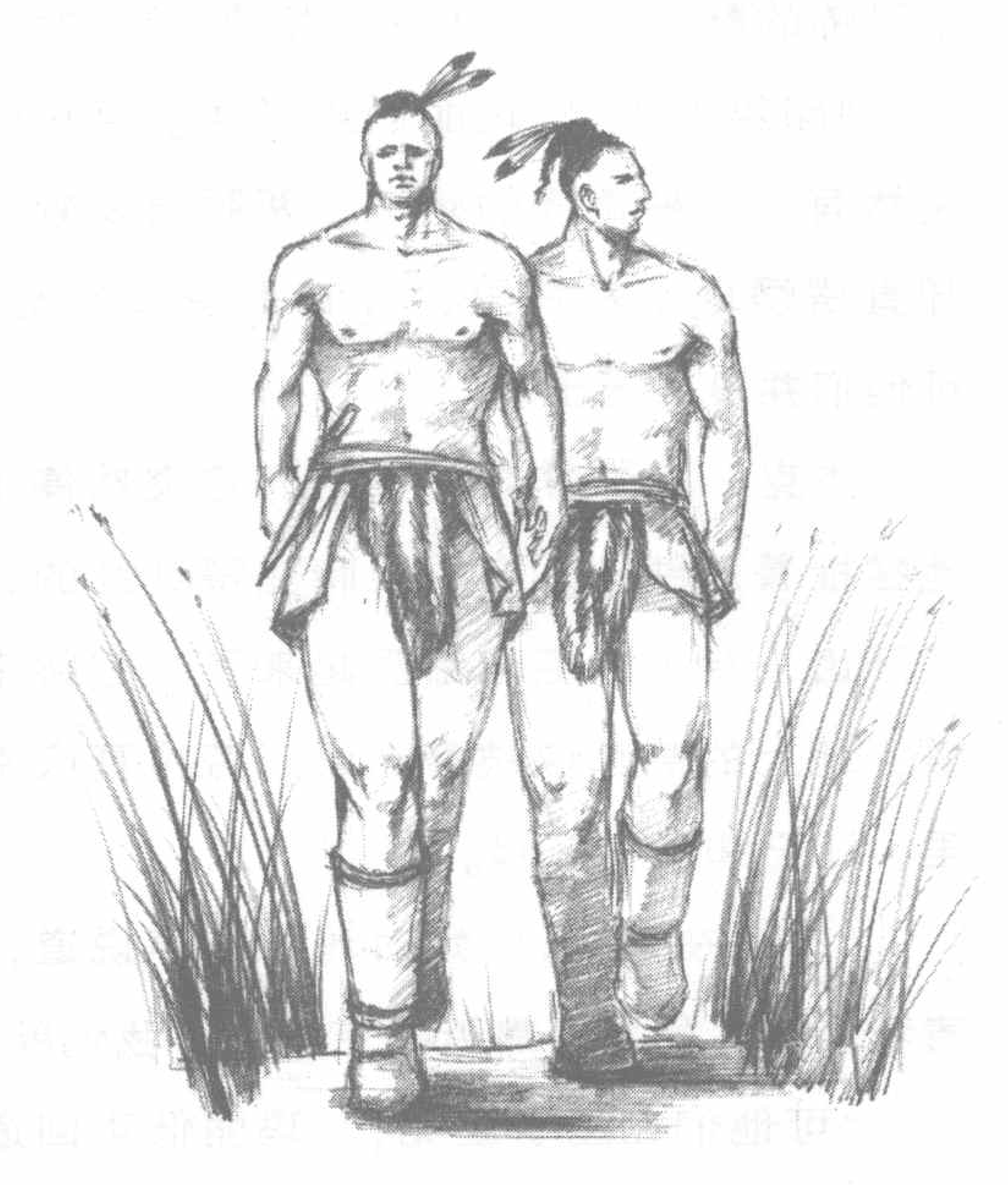
"不行，杰克，"爸爸说道，"你必须待在这里，好好照看家。"然后，爸爸又对玛丽和劳拉说道，"孩子们，不要把它放出来。"

可怜的杰克就只好躺在那里。被拴在那里真是一种耻辱，

它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了。它把头转了过来，不想去看爸爸扛着枪渐渐远去的背影。爸爸走得越来越远，最后被大草原吞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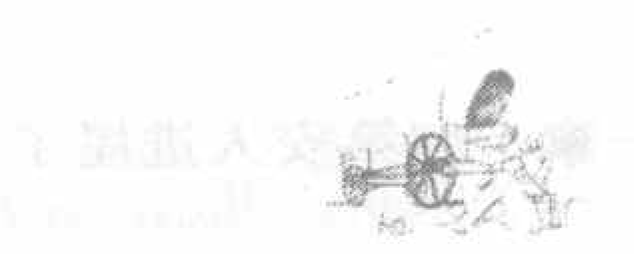
劳拉想去安慰杰克，但它却不理睬她。它越是想着自己被铁链拴着，心里就越发觉得难受。劳拉想让它开心一点，便逗着它玩，可它却变得更加闷闷不乐。

玛丽和劳拉都觉得杰克这么不高兴，她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所以一上午她们都待在马厩旁边，轻轻地抚摩着杰克那光滑的带斑纹的头部，还在它的耳朵旁挠痒痒，并安慰它说她们为此觉得十分抱歉。杰克舔了舔她们的手，但它还是感到很悲伤很生气。



杰克把头枕在劳拉的膝盖上，劳拉正对它说着话，突然，它一下就站了起来，还发出了一阵凶猛的吼声，它颈上的毛也竖了起来，眼睛泛着红光。

劳拉被吓住了，杰克从来没



有对她这样咆哮过。当她朝杰克注视的地方望去，就看见两个赤裸的野人一前一后地从印第安小路上朝这边走过来。

“玛丽，快看！”劳拉大叫道。玛丽也看见他们了。

那两个人长得高高的，瘦瘦的，看起来一脸的凶相。他们的皮肤是棕红色的，头就像小山一样往上翘着，头上还留着一束梳得直直的头发，头发上插着几根羽毛。他们的眼睛黑黝黝的，眼神看上去有些呆滞，不过眼珠子却像蛇一样泛着光。

他们越走越近，突然走向房子的另一边，劳拉和玛丽就看不见他们了。

劳拉转过了头，玛丽也转过了头，然后她们同时望着那两个恐怖的野人经过房子后即将要出现的地方。

“印第安人！”玛丽低声说道。劳拉吓得全身颤抖，她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两腿直发软。她想要坐在地上，可却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等着那些印第安人从房子那边走出来。可他们并没有走出来。

杰克一直在狂叫，可这时它突然停止不叫了，只是一个劲地猛扯着那铁链。它的眼睛变得红红的，嘴唇向后翻着，露出了牙齿，背上的毛全都竖起来了。它跳来跳去，直想挣脱那铁链，地上的草都快被磨光了。劳拉真庆幸当时把杰克拴在了那里，让它和她在一起。

“杰克在这里，”她对玛丽低声说道，“杰克不会让他们伤害我们的。如果再靠近杰克一点，我们就会更安全。”

“可他们在屋子里呢，”玛丽低声回道，“妈妈和小卡琳也

在屋子里呢。"

听到这话，劳拉便开始全身发抖了。她知道她必须要做点什么了。她不知道那些印第安人会对妈妈和卡琳做些什么，房子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啊，他们把妈妈怎么样了啊?"她低声问道。

"啊，我也不知道!"玛丽小声地说道。

"我要把杰克放了，"劳拉沙哑地说道，"杰克会把他们咬死的。"

"爸爸说过不能放。"玛丽说道。她们太害怕了，根本不敢大声说话。她们把头凑在了一起，一边看着屋子里的动静，一边窃窃私语。

"可爸爸不知道印第安人会来啊。"劳拉说道。

"但他说过不能放开杰克的。"玛丽几乎要哭了。

劳拉想着小卡琳和妈妈正和那些印第安人在一起，便说："我要进去帮妈妈!"

她跑了两步，又走了一步，然后突然转过身跑回到杰克身边。她一把抓住杰克，紧紧地抱着它那强壮的正喘着粗气的脖子。杰克是不会让别人来伤害她的。

"我们不能把妈妈一个人丢在屋子里。"玛丽低声说道。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劲地颤抖着。玛丽被吓坏了，浑身没法动弹。

劳拉把脸埋在杰克身上，紧紧地抱住了它。

接着她便松开了手，然后眼睛一闭，双手握紧拳头，以最



快的速度冲向了屋子。

她被绊倒了，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她根本就没来得及考虑什么，便马上爬起来，继续朝前跑，玛丽紧跟在她身后。她们跑到了门口，门是开着的，她们便小心翼翼地溜进了屋子里。

那两个赤裸的野人就站在壁炉前。妈妈弯着腰坐在火炉旁边煮东西。卡琳双手抓住妈妈的裙裾，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裙褶里。

劳拉朝妈妈跑了过去，可就在她要跑到炉边的时候，突然闻到了一股恶心的臭味，她便抬起头看了看那两个印第安人，然后就闪电般地躲到了墙角旁堆放着的长木板后面。

那木板的宽度刚好能够遮住她的双眼。如果她把头摆得端端正正，把鼻子紧贴着木板，就看不见那些印第安人，这样就会感觉安全一些。但她还是忍不住伸出头，露出了一只眼睛，偷偷地看着那些野人。

她一下就看到了他们穿着的鹿皮软鞋，然后继续往上看，就看到了他们那肌肉发达的棕红色长腿。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皮带，前面还挂着一种小动物的毛皮，那毛皮显出黑白相间的条纹，劳拉一下就明白臭味是从那儿散发出的了，原来那是刚剥下来的鼬鼠皮。

鼬鼠皮里插着一把猎刀和一把斧头，这刀和斧头和爸爸的刀和斧头极为相似。

印第安人两侧的肋骨微微突起，他们把手臂交叉放在自己的胸前。最后劳拉又看了看他们的脸，便急忙躲进木板后面去

了。

他们的脸很宽，看起来很凶残很恐怖。黑黝黝的眼睛闪闪发光。额头的上方和耳朵的上面那些本该有头发的地方，他们却没有留头发，可在他们头顶上却有一绺头发竖了起来，他们用绳子把这头发扎成一束，还在上面插着羽毛。

当劳拉再次从木板后面探出脑袋时，那两个印第安人正看着她。劳拉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吓得扑通扑通直跳。印第安人黑黝黝的眼睛直瞪着她，身子却一动不动，甚至脸上的肌肉也丝毫未动，只有眼睛一闪一闪的，劳拉吓得不敢动弹，连呼吸都快停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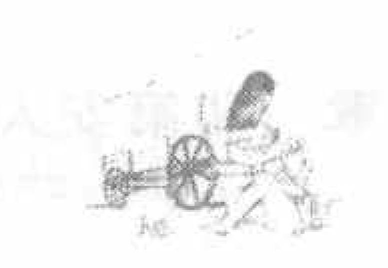
一个印第安人从喉咙里发出了两声短促的刺耳的声音，另一个印第安人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啊！”劳拉吓得急忙又躲到了木板后面。

劳拉听到妈妈在揭烤炉盖，然后又听到那两个印第安人在炉壁边坐下的声音，一会儿就听到他们吃东西的声音了。

劳拉偷偷地看了一眼，马上又躲了起来，然后又探出头来，那两个印第安人正吃着妈妈刚烤好的玉米面包呢，他们甚至连掉在炉边的面包屑也捡起来吃了。妈妈站在那里，一边看着他们吃，一边抚摩着小卡琳的头。玛丽紧挨在妈妈的身后，死死地抓住了妈妈的衣角。

劳拉还隐隐约约听见了杰克挣扎的声音，它还在努力想挣脱铁链呢。

那两个印第安人吃完了最后一块玉米面包，便站了起来。



他们一走动，身上的鼬鼠味道就更加浓烈。其中一个人又发出了什么声音。妈妈瞪大眼睛看着他们，但什么也没说。一个印第安人转过身去，另一个也转过身，他们从地板上走了过去，走出了小木屋的门。他们走路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

妈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双手紧紧地把劳拉和玛丽搂在怀里。她们从窗口看着那两个印第安人渐渐走远，他们还是一前一后，沿着那条小道朝西走去。然后妈妈一屁股就坐在了床上，把玛丽和劳拉搂得更紧了。她看起来脸色苍白，像生了一场大病。

“你不舒服吗，妈妈?”玛丽问道。

“没有，”妈妈说道，“只是庆幸他们终于走了。”

劳拉皱了皱鼻子，说道：“他们身上好难闻。”

“那是他们身上臭鼬鼠皮的味道。”妈妈说道。

接着，她们就告诉妈妈她们把杰克留在外面，然后就冲进屋子来，因为她们很担心那些印第安人会伤害妈妈和小卡琳。妈妈夸奖她们是勇敢的小姑娘。

“现在我们得做午饭了，”妈妈说道，“爸爸一会儿就要回来了，我们得把午饭给他准备好，玛丽，你去给我拿点柴火进来，劳拉，你去收拾桌子。”

妈妈卷起袖子，洗了洗手就开始和面，玛丽搬着木柴，劳拉乖乖地收拾桌子。她给爸爸准备了一只铁盘子，一副刀叉，一只杯子，给妈妈也准备了同样的餐具，在妈妈的餐具旁还摆上了卡琳的小杯子，最后再为她和玛丽各摆上了铁盘子、刀叉

和一只杯子，因为她俩合用一只杯子。

妈妈用玉米面和水做成了两条半圆形的薄面包，然后把这两个半圆拼在一起，放进了烤炉里，最后还用手在面团上压了压。爸爸总是说如果面包上有妈妈的手印，那面包上就用不着放糖浆，吃起来照样香甜可口。

劳拉刚把桌子摆好，爸爸就回来了。他把一只大兔子和两只松鸡放在了门外，然后走进屋来，把枪挂在了桩子上。劳拉和玛丽便一下子跑了过去，抓住他，争着说话。

“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呢？”爸爸摸着她们的头不解地问道，“印第安人？你们终于见到印第安人了，是吧，劳拉？我在西边的山谷里看见有他们的营帐了。印第安人真到家里来了，卡洛琳？”

“是的，查尔斯，有两个呢，”妈妈说道，“很抱歉，他们拿走了你所有的烟草，还吃掉了我们很多的玉米面。他们指着玉米面，做手势让我给他们做，当时我不敢不做。啊，查尔斯！我真害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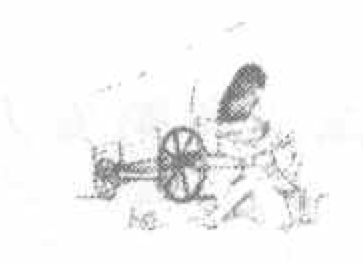
“你做得对，”爸爸说道，“我们不想与印第安人为敌。”然后又说道，“哎呀，这是什么味呢？”

“他们穿着鼬鼠的生皮，”妈妈说道，“他们就只挂着一张鼬鼠皮。”

“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一定很臭，对不对？”爸爸说道。

“是的，查尔斯。我们玉米面快没有了。”

“啊，是啊，不过我们还可以再凑合一段时间。这里遍地都



是野味，不用担心，卡洛琳。”

“但他们拿走了你的烟草。”

“没关系。”爸爸说道，“我去独立镇之前，坚持不抽烟就是了。最重要的是要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我们可不想听到他们深更半夜发出的怪叫声，把我们从梦中吵醒。”

他突然闭口不说了。劳拉正竖着耳朵希望他接着说下去呢。可妈妈却紧抿着嘴唇，对爸爸摇了摇头。

“好了，玛丽和劳拉，你们过来！”爸爸说道，“反正现在还在烤面包，我们就去拔兔子毛和松鸡毛，快点！我饿得就像一只狼了！”

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大地，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她们坐在木头堆上，看着爸爸用猎刀干活。那只大兔子被射穿了眼睛，两只松鸡的头都给打掉了，爸爸说它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被打着的。

爸爸用锋利的刀子剥着兔子皮，劳拉就在一旁扯着兔子皮的一角。爸爸说：“我要在兔皮上涂些盐，然后把它挂在墙上晒干，等到明年冬天，你们就有一顶温暖的兔皮帽子了。”

但劳拉还是没忘记那两个印第安人，她对爸爸说要是她们松开了杰克，它肯定会马上把他们吃掉的。

没想到爸爸听后马上放下刀，严厉地问道：“难道你们想把杰克放出去?”

劳拉把头埋得很低，但还是低声说道：“是的，爸爸。”

“我不是说过不能放开它吗，你们怎么不听话?”爸爸的声

音听起来有些可怕。

劳拉不敢吭声了，玛丽带着哭腔说道："是的，爸爸。"

爸爸沉默了一阵，然后就像妈妈看着那些印第安人走后那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今以后，"爸爸说道，"你们必须照我说的那样做，千万不能违背我的意思，知道吗？"

劳拉和玛丽都小声说道："知道了，爸爸。"

"你们知不知道，要是你们放开杰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爸爸问道。

"不知道，爸爸。"她们回答道。

"它会咬伤那些印第安人的，"爸爸说道，"然后我们就有麻烦了，有很大的麻烦。你们明白吗？"

"明白了，爸爸。"她们回答道。但实际上，她们根本还不明白。

"他们会杀死杰克吗？"劳拉问道。

"是的，但远远不只这样。你们必须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大人说的那样去做。"

劳拉说道："知道了，爸爸。"玛丽也说道："知道了，爸爸。"她们真庆幸当时没有把杰克松开。

"照大人说的那样去做，"爸爸再次叮嘱道，"这样你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爸爸做好了床架……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新鲜的饮用水

爸爸做好了床架。

他把木板刨得平平的，上面没有一点碎片，然后把它们牢牢地钉在了一起。他又用四块木板做成了一只装稻草用的箱子，接着就在箱子的底部穿上了一根绳子，并把绳子从这头拉到那头，再从那头拉回这头，拉得紧紧的，形成一个“Z”字形。

爸爸把床架的一边牢牢地钉在了墙角上，因此就只剩一只床脚不靠着墙，爸爸就在这只床脚旁竖着放上一张长木板，并把它钉在了床架上。接着爸爸尽可能地伸长手，在竖起来的长木板与墙壁之间，搭上两块长木板，接着，爸爸便爬了上去，把长木板的一端紧紧地钉在一根椽子上。最后在床上的两块橡木板上安放了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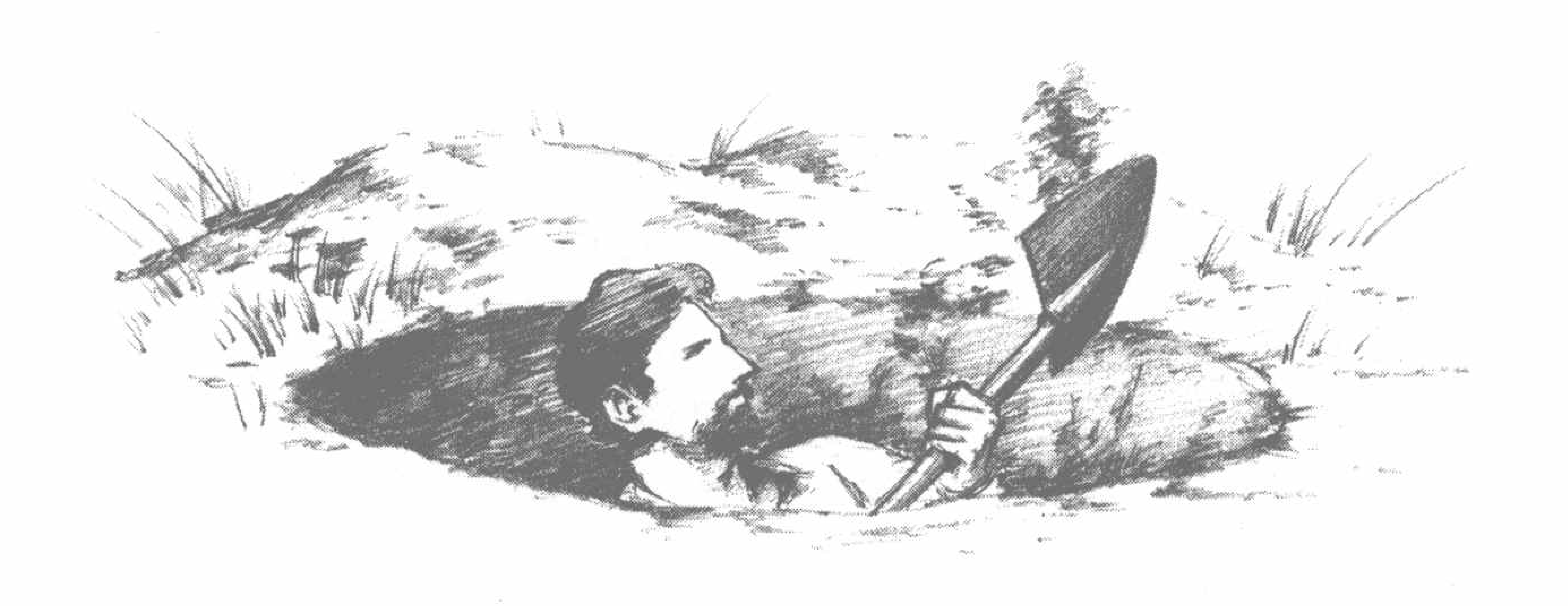
“可以了，卡洛琳！”他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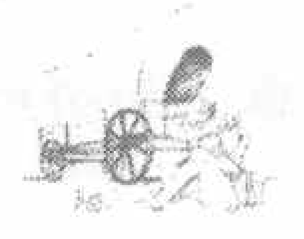
“我都等不及了，”妈妈说道，“来帮我把草垫搬进屋来。”

那天早上妈妈就已经做好了草垫。在这高高的草原上没有稻草，所以她就找了些干净的枯草填进垫子里，枯草被晒得暖暖的，还散发着草的甜香味儿。爸爸帮着把它搬进了屋子，然后把它铺在床上。妈妈把床单铺在上面，然后再铺上那漂亮的布条被子。在床的一头放上了套着枕头套的鹅毛枕头。每一个白色的枕头套上还用红线绣了两只小鸟。

然后爸爸妈妈、劳拉和玛丽全都站在那里，激动地欣赏着这张床。这真是一张舒适的床。绳网结成的床铺比硬木板可要柔软多了。草垫里塞满了芳香的干草，被子整齐地铺在床上，枕头也整齐地摆放着。床上的架子还真是一个放东西的好地方，有了这样一张床，屋子里一下就焕然一新了。

那天晚上妈妈躺在窸窣作响的床上，对爸爸感叹道：“我觉得太舒服了，让人有种负罪感。”





玛丽和劳拉还睡在地板上，但爸爸会尽快给她们做一张小床的。爸爸做好了大床，还做了结实的橱柜，并给它上了锁，要是印第安人再来，他们就拿不到里面的玉米面了。现在他需要挖一口井，这样当他不在的时候，妈妈也可以随时用水。

第二天早晨，他就在屋子墙角的一块草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然后用铁锹用力地铲着树根，大块大块地挖着土，结果越挖越深，他的身体几乎都要陷到坑里去了。

爸爸在挖井的时候，不许劳拉和玛丽靠近。即使她们看不见爸爸的头，只看见泥土一铲一铲地往地面上飞，也不能靠近井边半步。最后，铁锹飞了上来，落在了草地上，然后爸爸也冒了出来，他用手紧紧地抓住井边的草皮，一只手先撑到地面上，另一只手也跟着撑了上来，最后猛地一跳就到了地面。“要是再继续挖，我就出不来了。”爸爸说道。

他现在需要人帮忙了。于是他就挎着枪，骑着帕蒂出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一只肥大的兔子，他已经和史科特先生换活了，史科特先生先帮爸爸挖井，然后爸爸再去帮他挖井。

妈妈、劳拉和玛丽都还没见过史科特夫妇。他们的房子隐藏在草原中的一个小峡谷里。劳拉只是看见有烟从那边冒出来，其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史科特先生就来了。他又矮又胖，头发在太阳光下显出银白色，他的皮肤通亮，就像鳞片一样，但不是被太阳晒伤的，而是正在脱皮。

“这该死的太阳和风，”他说道，“很抱歉，夫人，但圣人也难免会说句粗话。我可能就是条蛇，到这个地方来后，就一直在脱皮。”

劳拉很喜欢他。每天早上，只要一洗完碗，铺好床，她就跑出去观看爸爸和史科特先生在井边干活。太阳光照得到处明晃晃的，就连风也热乎乎的，整个草原都变成了黄色。玛丽宁愿待在屋里，缝着她那布条被子。但劳拉却喜欢这强烈的阳光、灼热的太阳和热乎乎的风，她不愿离开井边半步。但爸爸又不允许她走近井边。

爸爸和史科特先生在井上安辘轳，并在辘轳的两头各系上一只桶。当辘轳转动的时候，一只桶就降落到井里去，另一只则高高地升起来。在早上的时候，史科特先生就顺着绳子溜到井里去挖土，然后再用桶装满土，爸爸就在上面飞快地把这桶土拉上去，赶快倒出来。午饭后，爸爸又顺着绳子下了井，史科特先生在上面把土一桶一桶地接住并倒掉。

每天早上，在史科特先生下井之前爸爸都要在桶里点上一根蜡烛，然后把桶慢慢放到井里。有一次，劳拉从井边往下看了看，发现蜡烛在那漆黑的深洞里还燃着呢。

爸爸接着就会说：“看来没有问题。”然后就把桶摇上井来，吹熄蜡烛。

“这一套是多余的，查尔斯，”史科特先生说道，“昨天这井都是好好的。”

“那也难说啊，”爸爸答道，“小心点总比以后后悔好啊。”



劳拉不明白爸爸点蜡烛究竟是在担心什么危险。她也没有问，因为爸爸和史科特先生都在忙着呢。她本打算过一会儿再问，可是转眼就忘了。

一天早晨，爸爸还在吃饭，史科特先生就来了。他们听到史科特先生大声喊道："嗨，查尔斯，太阳出来了，咱们开始吧！"爸爸喝完咖啡就走了出去。

那辘轳一会儿就叽叽嘎嘎地发出了声响，爸爸也吹起了口哨。劳拉和玛丽正在洗碗，妈妈在收拾床，突然爸爸停止了吹口哨。她们听见爸爸喊道："史科特！"然后又接连喊道，"史科特！史科特！"接着他又叫道，"卡洛琳，快过来！"

妈妈马上就跑出了屋子，劳拉紧跟着跑了出去。

"史科特在下面晕倒了，或是出了什么事了，"爸爸说道，"我得马上下去。"

"你往下放蜡烛了吗？"妈妈问道。

"没有，我还以为他放了。我问他有事没有，他说没事的。"爸爸割断绳子，取出那只桶，然后牢牢地拴在辘轳上。

"查尔斯，你不能下去，不能。"妈妈说道。

"卡洛琳，我必须这样。"

"你不可以，啊，查尔斯，不要。"

"我会没事的，我会一直憋着气，我们不能让他死在下面。"

妈妈大声地说道："劳拉，站到后边去！"劳拉便退到了墙角去，浑身在发抖。

"不，不要，查尔斯！我不要你下去，"妈妈说道，"快骑

上帕蒂，找人帮忙吧。”

“来不及了。”

“查尔斯，要是我把你拉不起来——或是你晕倒在下面，我又拉不到你——”

“卡洛琳，我必须要下去。”爸爸说着便抓住绳子慢慢滑下去了，一会儿就看不见头了。

妈妈蹲在井边，用手遮住太阳光，两眼死死地盯着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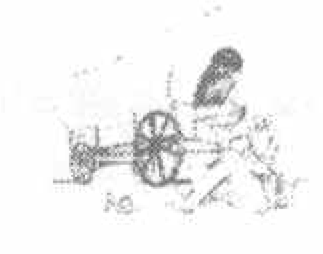
整个草原都弥漫着百灵鸟的歌唱声，它们唱着歌儿飞向了蓝天。风吹起来暖洋洋的，但劳拉却感到浑身发冷。

妈妈突然跳了起来，一把抓住辘轳，使出浑身的劲摇着辘轳。绳子绷得紧紧的，辘轳也发出了声响。劳拉以为爸爸昏倒在井底了，妈妈又摇不动辘轳，可那辘轳突然一下就转动了起来。

爸爸一只手出来了，紧紧抓着绳子，然后另一只手也伸出来抓住了绳子，随后爸爸的头冒出来了。他的手抓住了辘轳，可不知怎的，他的脚刚一着地，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然后辘轳一下子飞转着倒退着，只听见井底“咚”的一声。爸爸想要站起来，可妈妈却说道：“坐着别动，查尔斯！劳拉，拿水来，快！”

劳拉便跑去拿水，一会儿就急急忙忙提了一桶水来。爸爸妈妈那时都在摇辘轳，绳子缓缓上升，最后桶出现在了井口，桶上绑着史科特先生，他的胳膊、大腿和头都朝下垂着，身体弯曲着，他的嘴微微张开，眼睛也半睁着。



爸爸把他拖到草地上，并把他的身子翻了过来，他突然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爸爸摸了摸他的手腕，听了听他的心脏，然后就在他的身旁躺下了。

“他还在呼吸，”爸爸说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没事了。我也没事，卡洛琳，只是累倒了。”

“啊！”妈妈责备道，“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尽干些傻事！我的天啊，吓死我了，千万不能大意啊，我的老天爷！我——”她突然用围裙捂着脸，哭了起来。

那一天真是恐怖。

“我不要井了，”妈妈抽泣道，“这不值得。我不想让你为此冒这么大的危险。”

史科特先生在井底呼吸到了一种叫瓦斯的气体，这种气体比空气要重，所以就沉在了井底。这种气体看不见、摸不着，但呼吸久了就会没命的。爸爸就是在那种气体中把史科特拴在绳子上，然后把他给拉了上来，最终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史科特先生终于醒过来了，然后他就回家去了。在他走之前，他对爸爸说道：“你放蜡烛是正确的，查尔斯。可我还觉得那是一件傻事，以为是多余的，可我现在发现我错了。”

“嗯，”爸爸说道，“如果蜡烛熄了，人就不能下去。我喜欢办事小心一点，安全一点，但还好，总算没什么事发生。”

爸爸休息了一会儿。他也吸进了一些瓦斯，所以就想休息一下。不过那天下午爸爸就从一条麻袋上抽出一根麻线，从角制火药筒里取出了些火药，他把火药包进一块布里，并把麻线

的一头插在火药上。

“过来一下，劳拉，”他说道，“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们来到井边。爸爸点燃了麻线的一头，等上面冒着火花的时候，爸爸就把那个小布袋扔到了井里。

一会儿他们就听到了砰的一声，井里冒出了一股白烟。“这样就可以把井里的瓦斯逼出来。”爸爸说道。

当烟雾全部散去后，爸爸让劳拉点燃蜡烛，站在他旁边，看着他把蜡烛放到井里。那支小蜡烛在黑洞里都一直像星星一样闪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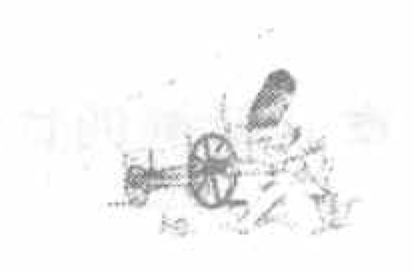
第二天，爸爸和史科特先生继续挖井。但他们每次都要把蜡烛先放进井里试一试。

井里开始有些水了，但还不够多。桶里打上来的都是些泥浆，爸爸和史科特先生每天都在泥浆里工作着。每天早上，当蜡烛放下去的时候，烛光就照亮了渗水的井壁，水桶在到达井底时，烛光还在水面上照出闪亮的光圈。

爸爸站在齐膝的水中，每次挖泥之前都得先把水给舀出来。

一天当爸爸正在挖泥的时候，突然从下面传出一声大叫。妈妈赶紧跑出屋来，劳拉也跟着跑到了井边。爸爸叫道：“拉上去，史科特，快拉！”咕嘟咕嘟的声音在井下回响着。史科特先生以最快的速度摇动着辘轳，爸爸攀着绳子双手交替着奋力往上爬。

“不是流沙才怪了！”爸爸说道。他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站在了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泥浆和水。“我正用铁锹使劲挖呢，



突然一下就挖深了，一股水就直朝我涌了过来。”

“绳子都打湿了足足六英尺长，”史科特先生边摇辘轳边说。桶里也装满了水。“还好你攀着绳子使劲往上爬，查尔斯，那水冒的比我拉的速度都快。”史科特说着拍着大腿问道，“你不会把铁锹丢在井里了吧？”

当然不会了，爸爸把铁锹一同拿了上来。

一会儿井里就溢满了水。蓝蓝的天空映照在井水里，当劳拉往井里看时，井里也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在抬头望着她。她挥挥手，井面的那只手也跟着挥动着。

井水清凉爽口。劳拉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喝过这么清冽可口的水。爸爸再也不用到河边去拉温热的不新鲜的河水了。他还在井边修了个坚固的井台，做了一个井盖，盖上留有一个洞，好让木桶伸进去打水。爸爸不准劳拉去掀那个井盖。每当她或是玛丽口渴的时候，妈妈就会拿开盖子，打上一桶清澈透凉的井水来，让她们喝个痛快。



一天晚上，劳拉和爸爸坐在了门口的阶梯上……

第十三章
Chapter 13

得克萨斯长角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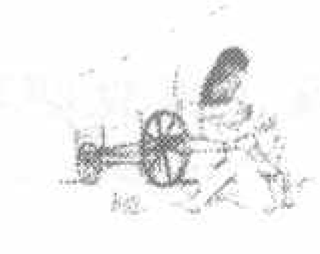
一天晚上，劳拉和爸爸坐在了门口的阶梯上。月光照耀着整个漆黑的草原，风停止了，爸爸轻轻地拉着小提琴。

他把最后的一个音符拉得悠长悠长，直到它慢慢融入到这月光之中。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劳拉真想永远待在这里。但爸爸说太晚了，她们该上床睡觉了。

接着劳拉便听到了一种来自远方的奇特的低沉的声音。她问："这是什么声音呢?"

爸爸听了听，便说："是牛的声音，乔治的牛！""那一定是正赶往北方道奇要塞的牛群。"

劳拉脱了衣服，穿着睡衣站在窗子边。那时的空气是完全静止的，草原寂静无声，她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有点像是车轮碾过的声音，又好像是一首歌。



"有人在唱歌吗，爸爸?"她问道。

"是的，"爸爸说道，"牛仔们在唱歌，好让牛群快快入睡呢。现在快上床去，小家伙!"

劳拉想象着牛群躺在洒满月光的黑色地面上，还想象着那轻轻唱着催眠曲的牛仔们。

第二天早晨，当她跑出屋子的时候，发现两个陌生人骑着马走了过来，停在了马厩旁。他们和爸爸说着话。他们的皮肤和印第安人一样是红棕色，他们的眼睛很小，眯起来就是一条缝。他们腿上还套着皮草裹腿，脚上蹬着马刺，头上还戴着宽边帽，脖子上系着围巾，腰后面挂着手枪。

他们对爸爸说道："再见了，"然后对马儿吆喝着，"嗨，吁!"便飞快地消失了。

"运气来了。"爸爸对妈妈说道。那些人就是牛仔。他们想要爸爸帮他们把牛群赶出河边低地的悬崖边，爸爸不会收他们的钱，但是爸爸想要一块牛肉作为交换。"弄一块好牛肉来，你觉得怎么样啊?"爸爸问道。

"啊，查尔斯!"妈妈说道，眼里流露出喜悦之情。

爸爸把那条最大的围巾系在了脖子上，然后还给劳拉展示了如何卷起围巾来遮住嘴巴和鼻子，以免灰尘扑进去。接着他就骑着帕蒂，沿着印第安人走过的那条小路，朝西方赶去了，一会儿劳拉和玛丽就看不见爸爸的身影了。

烈日当空，热风呼呼地吹着，牛群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它们发出微弱而悲伤的声音。中午时分，地平线上卷起了一阵尘

土，妈妈说那是因为牛群把草坪踏平了，才会扬起阵阵尘土。

爸爸在日落时分骑着马儿回来了，他浑身上下都是尘土，就连胡子、头发和眼睑边都扑满了尘土，尘土簌簌地从衣服上掉下来。他没有带回牛肉，因为牛群还没能渡过河。牛群走得很慢，走到哪儿就啃着哪儿的草。它们必须多吃些草，长肥些，回到城市才能卖个好价钱。

爸爸那天晚上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拉小提琴，吃完晚饭后就去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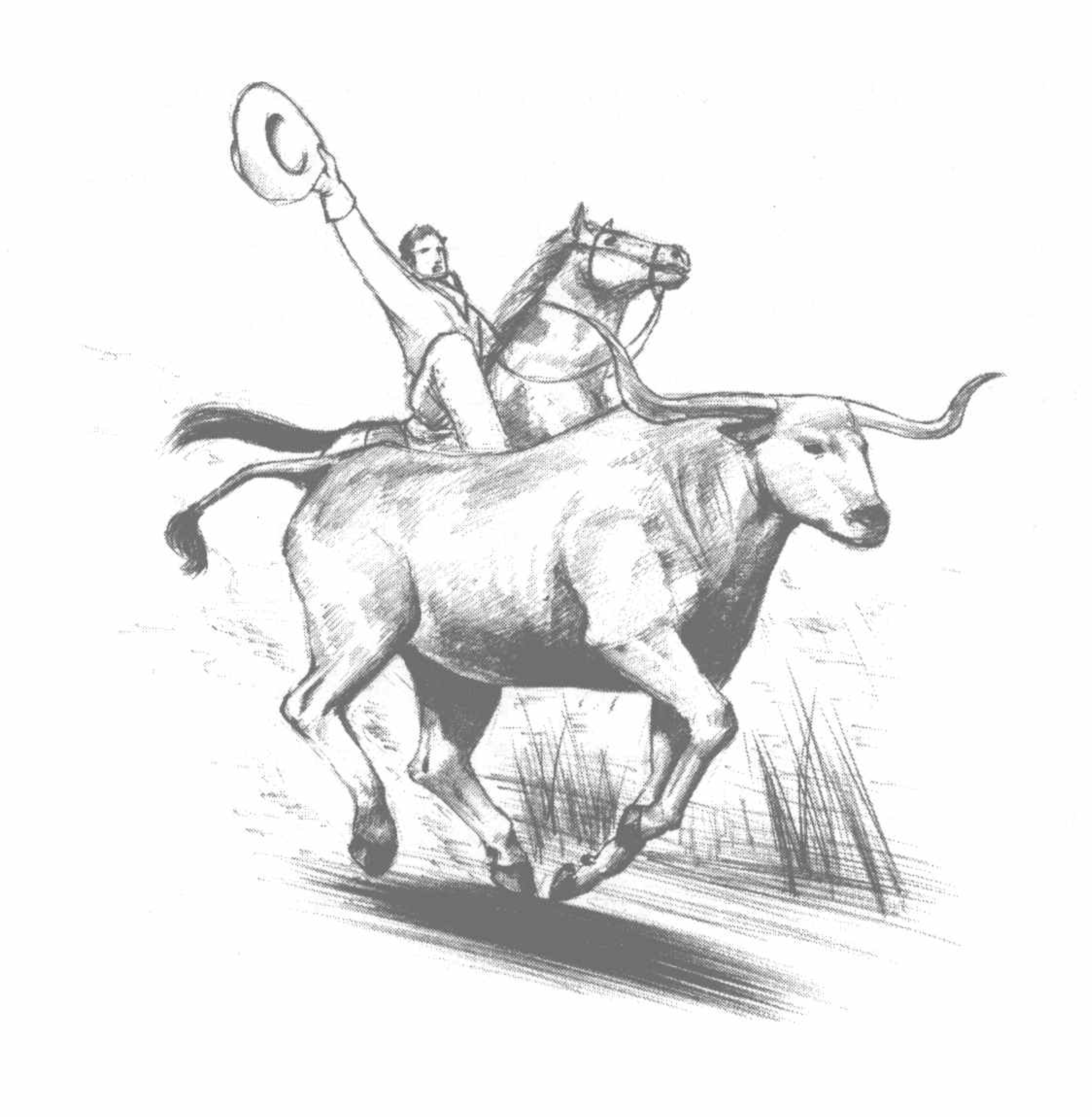
牛群现在离他们很近了，劳拉几乎能隐隐约约地听见它们的声音。它们悲戚的叫声在整个草原上空缭绕着，直到天黑才安静下来。然后，那些牛仔们又开始歌唱，他们的歌不像催眠曲，而是一种高亢的、孤独的、悲伤的歌，如同狼的嗥叫。

劳拉清醒地躺在床上，倾听着夜空中那缥缈的孤独的歌声。远处，真有狼的嗥叫声，和着牛群发出的声音。但牛仔们还在高歌，歌声在月光下起伏跌宕。等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劳拉悄悄地走到窗子旁，她看见远方的黑暗中有三堆营火，就像红色的眼睛一般在闪烁。夜空是如此辽阔、宁静，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那悲凉的歌声似乎在向月亮哭泣、述说。劳拉听着这歌声，喉咙禁不住哽咽了。

第二天，劳拉和玛丽向着西边望着。她们听到远处传来的牛群声，有时还隐约听到一阵尖叫。

突然，在离马厩不远处的草原上，一下冒出了十几头长角牛。它们是从通往河边的小洼地上跑出来的。它们翘着尾巴，





摇晃着凶悍的长角，蹄子一个劲地在地上飞扬着。一个骑着花斑野马的牛仔疯狂地赶到它们面前，挥舞着大檐帽，发出尖声："嗨，吁——吁——吁！嗨！嗨！"牛群便扭动着身体，把它们的长角紧紧地凑在一起，它们的尾巴高高地翘了起来，那匹野马紧紧地跟在后面，把牛群赶在一起，眨眼间牛群就消失不见了。

劳拉一边跑来跑去，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遮阳帽，大声地叫着："嗨，吁——吁——吁！"直到后来妈妈让她不要喊了，她

才停了下来。那样喊叫实在不像一个女孩子，可劳拉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牛仔。

那天傍晚，有三个骑马的人赶着一头母牛从西边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骑马的就是爸爸，他骑着帕蒂慢慢地走近了，劳拉发现那母牛旁边还有一头带花斑的小牛犊。

那母牛粗鲁地冲了过来，两个牛仔骑着马走在它前面的两侧，两根绳子套住了母牛的两只长角，然后被拴在了牛仔的马鞍上。母牛用长角去撞击一个牛仔时，另一个牛仔的小马就会用蹄子去阻止它。母牛就会哞哞大叫，小牛犊也会奶声奶气地叫着。

妈妈从窗子口往外面张望着，劳拉和玛丽则靠着屋子站着，直盯着他们看。

两个牛仔用绳子拉住了母牛，爸爸就把它拴在马厩里。牛仔和爸爸道别后就骑着马走了。

妈妈简直不相信爸爸能带一头母牛回家。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的确是他们家的母牛了。爸爸说那小牛犊太小了，还不能上路，而母牛太瘦也不好卖，所以他们就决定把它们送给爸爸，而且他们还给爸爸拿了牛肉，爸爸的鞍头上套着一大块牛肉。

爸爸、妈妈、劳拉和玛丽，就连小卡琳都高兴地笑了起来。爸爸大声地笑着，笑声就像铃铛一样响亮。而妈妈高兴的时候，总是温柔地微笑着，那微笑让劳拉感到浑身暖洋洋的。但现在妈妈却开心的大声笑着，因为他们有了一头母牛。



“给我一只桶，卡洛琳。”爸爸说道，他要马上去挤奶了。

他提着桶，把帽子往后推了推，就蹲在了母牛旁边挤着奶。不料那母牛却弓起背把爸爸踢了个仰面朝天。

爸爸跳了起来，满脸通红，眼睛闪亮。

“今天我无论如何也得挤出奶！”他说道。

他拿起斧头砍出两根结实的橡木桩子，把母牛推到马厩边，然后就把那木桩子插进母牛旁边的地上。母牛哞哞大叫，小牛犊也小声地叫着。爸爸把木条牢牢地绑在木桩上，把木条的另一头插进马厩的墙缝里，这样就围成了一个栅栏。

这样母牛就既不能往前移，也不能往后退，或往旁边挪动身子了。但小牛犊还是可以在它妈妈和马厩之间走来走去，这样它就感到安全一些，不再发出叫声了。小牛犊站在母牛的旁边开始吃奶了。爸爸把手伸进栅栏，从另一边挤着奶。他差不多挤了一杯奶。

“明天早上我们再来试试，”他说道，“这可怜的家伙野得就像鹿子一样，我们必须驯服它。”

夜色渐渐袭来，夜莺在黑暗中捕捉着虫子，牛蛙在河边低地里呱呱直叫，有只鸟儿一直叫着：“回坡！回坡！回坡——可怜的！”猫头鹰喔喔地叫着，狼群在远处嗥叫着，杰克也在乱叫。

“狼群在追兽群，”爸爸说道，“明天我要为母牛搭一个结实的牛圈，这样狼就进不来了。”

然后他们就拿着牛肉进屋了。爸爸、妈妈、劳拉和玛丽都

同意把牛奶给小卡琳喝。他们看着她喝了下去。马口杯遮住了她的脸，但劳拉仍能感觉牛奶咕嘟咕嘟地流进了她的喉咙里。小卡琳一口一口地喝完了营养丰富的牛奶，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边的奶沫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烤玉米面包和煎牛排了的时间好象很长，但这些都比不上美味可口的牛肉。一家人都过得很开心，因为从现在起就有牛奶喝了，说不定还会有黄油玉米面包呢。

远处又传来了牛群的低叫声，牛仔的歌声也变得模模糊糊，几乎听不见了。那些牛已经穿过河边低地，现在在堪萨斯州了。明天他们就要踏上漫长的旅途，前往北方的道奇要塞，那儿有士兵驻守。


日子一天比一天热了。连风都是热的……

第十四章

Chapter 14

印第安人的营地

日子一天比一天热了。连风都是热的，妈妈说：“这风就像是从火炉中吹出来的。”

野草在渐渐变黄。在炎热的天空下，整个世界都荡漾着金波碧浪。

中午时分，风停了。鸟儿也不歌唱了。一切都很寂静，劳拉甚至可以听见河边低地树林里松鼠在吱吱乱叫。突然，一群乌鸦飞过头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然后一切又重归平静。

妈妈说这就是仲夏。

爸爸在猜想那些印第安人到底跑哪里去了，他说他们把营地留在了草原上，却不见了人影。一天，他问劳拉和玛丽是否想去看看印第安人的营地。

劳拉欢快地跳了起来，还拍了拍手，但妈妈却反对这样做。

“那好远啊，查尔斯，”妈妈说，“而且天气又这么热。”

爸爸眨了眨他那蓝色的眼睛，说道：“炎热的天气没有伤着印第安人，那也不会伤着我们，走吧，孩子们。”

“爸爸求你也带上杰克吧。”劳拉央求道。爸爸已经拿上了枪，但他看了看劳拉，又看了看杰克，再看了看妈妈，最后把枪挂在了木桩上。

“好的，劳拉。”他说道，“我要带走杰克，卡洛琳，所以把枪留给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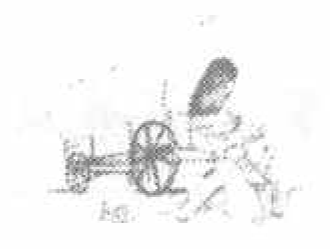
杰克在他们身边欢快地跳来跳去，不停地摇着尾巴。它一看清要走哪条路后就飞快地往前跑着。爸爸紧跟着杰克，玛丽走在爸爸的后面，而劳拉则走在最后。玛丽戴上了她的遮阳帽，劳拉则让遮阳帽挂在背上。

他们都打着赤脚，感觉地面滚烫。阳光照着他们那褪色的衣服，晒着他们的胳膊和背。空气像火炉里散发的热气一样灼热，闻起来还有点像烤面包的味儿。爸爸说这是草的种子被晒干的味道。

他们在宽阔的草原上越走越远。劳拉觉得自己越变越小了，甚至爸爸也不再显得那么高大了。最后他们走进了一个低谷里，印第安人就在这里搭有营地。

杰克开始追起一只大白兔。兔子跳出草丛时，劳拉也跳了起来。爸爸赶紧说：“随它去吧，杰克！我们还有足够的肉。”然后杰克就蹲了下来，看着大白兔朝下面的谷地跑去。

劳拉和玛丽向四周看了看。她们紧紧地挨着爸爸。谷地边



上长着低矮的灌木，里面布满了微微泛红的草莓，漆树条上支撑着翠绿的球果，到处伸展着红灿灿的树叶。秋麒麟草的羽状花冠正变成灰白色，牛眼雏菊那金黄色的花瓣从花冠中垂了下来。

所有的这些都隐藏在这私密的狭小谷地里。劳拉平时从屋里往外看，只能看到满地的野草，但现在从这个谷地看过去，却看不见房屋了。这片草原看上去十分平坦，可事实上却有点儿高低起伏。

劳拉问爸爸草原上是不是有很多像这样的小谷地，爸爸说是的，有很多。

“印第安人就住在里面吗？”她几乎是低声耳语道。爸爸说他也不清楚，可能是吧。

她紧紧地抓着爸爸的一只手，玛丽则抓着他的另一只手，他们一起打量着印第安人的营地。那里还有一堆灰烬，是印第安人生火后留下的。地面上还有一些小洞，那是他们用来插帐篷杆子用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狗啃过的骨头。在这小谷地周围，所有的草都被印第安人的马啃得短短的。

地面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鹿皮软鞋印，光脚小孩子的脚印，还有兔子、鸟儿和狼留下的痕迹。

爸爸教劳拉和玛丽辨认着这些足迹。他让她们瞧营火灰烬旁的两个中等大小的鹿皮软鞋脚印。他说曾有一位印第安女人蹲在这儿，她当时穿着一条带边的皮裙，裙边在土里留下了痕迹。鞋子里的脚趾头印明显要比脚后跟的要深一些，因为她当时身体向前倾，正在搅动锅里煮着的东西。

然后爸爸就捡起一根被烟熏黑的叉形棍子。他说，印第安人在火堆旁把两根叉形的笔直棍子垂直插在地面上，然后在上面搭上一根木棍，锅就架在这根木棍上。爸爸让劳拉和玛丽看那两根叉形木棍插进地面的洞眼，接着又让她们看看营火旁的那些骨头，并告诉她们那个锅里曾经煮过些什么食物。

她们看了看，然后回答道："是兔子。"没错，那就是兔子的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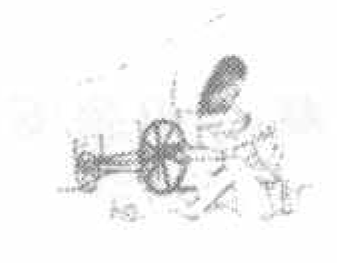
突然，劳拉叫了起来："看！快看！"土里有个东西发着蓝色的光。她把它捡了起来，那是一颗蓝色的珠子。劳拉高兴地大叫了一声。

接着玛丽也看见了一颗红色的珠子，劳拉又找到了一颗绿色的。她们现在就只顾着找珠子了。爸爸也帮她们找珠子。他们发现了白色的珠子，以及更多的红色、蓝色珠子。那天下午，他们一直忙着在印第安人的营地里寻找珠子。爸爸时不时地走到小低谷边，向家的方向望了望，又走了回来，继续帮她们找珠子。他们仔细地把每个地方都寻遍了。

当他们再也找不到珠子的时候，太阳几乎要落山了。劳拉捧了满满的一捧珠子，玛丽也是一样。爸爸小心翼翼地用手帕把珠子包好，劳拉的珠子包在了手帕的一头，玛丽的珠子包在手帕的另一头。爸爸把手帕放进口袋里，就准备回家了。

当他们走出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低低地落在了身后。木屋在远方，看起来很小。爸爸没有带枪。

爸爸走得飞快，劳拉差点跟不上了。她使劲地加快脚步，



太阳下山的速度更快了。家似乎越来越远。草原也似乎变得更加辽阔，一阵风吹过，发出可怕的声音。所有的野草好像都受了惊吓，瑟瑟发抖着。

这时爸爸转过身，向劳拉眨了眨蓝色的眼睛，说道："累了吧，小不点儿？小脚丫走起路来，路就变长了。"

爸爸抱上她，尽管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他把她稳稳地扛在肩上，手中牵着玛丽，就这样他们一起走回了家。

晚饭在炉火上煮着，妈妈正在收拾桌子，小卡琳在地板上玩小木片。爸爸把手帕递给了妈妈。

"我们比预定的时间要回来得晚些，卡洛琳，"他说道。"但你看看孩子们都发现了什么。"说着他就拿起了牛奶桶，快速地走到马桩绳旁，把皮特和帕蒂牵到马厩里，然后又去挤奶了。

妈妈打开手帕，看到了里面闪闪发亮的珠子，惊喜地叫了起来。那些珠子比她们在印第安营地里看到的更漂亮。

劳拉用手指拨弄着这些珠子，看着它们一闪一闪的，便向妈妈说道："这些都是我的。"

然后玛丽说道："卡琳可以玩我的珠子。"

妈妈就等着看劳拉会说什么，可劳拉并不想说什么，她只想拥有这些漂亮的珠子。但她内心里却热辣辣的不好受，她真希望玛丽不要总表现出一个乖女孩的样子，但她又不想让玛丽表现得比自己还乖。

于是她慢腾腾地说道："卡琳也可以玩我的。"

“这才是不自私的好女孩嘛。”妈妈说道。

妈妈把玛丽的珠子倒进玛丽的手里，把劳拉的也倒进了她的手里，并说她可以给她们一根线把这些珠子串起来。这些珠子可以做成一条漂亮的项链，让小卡琳戴在脖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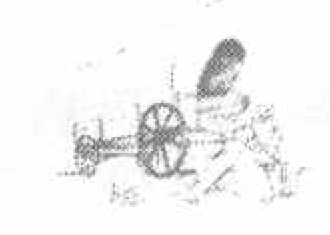
玛丽和劳拉一起坐在床上，用妈妈给她们的线串起那些美丽的珠子。她们先在嘴里抿了抿线头，然后用指头捻紧，接着玛丽就把线的一头穿过珠子的小孔，劳拉也一颗一颗地认真地穿着。

她们都没有说话，或许玛丽内心正觉得甜蜜呢，但劳拉却不那样想。当她抬头看着玛丽时，她真想给她一巴掌，所以她就不敢再看玛丽了。

所有的珠子串成了一条美丽的项链，卡琳见了后一边拍手一边笑。妈妈把项链系在卡琳的小脖子上，闪闪发光。劳拉的心里一下觉得好受多了，因为光靠她的珠子不能串成一条项链，玛丽的珠子也不够，只有她们两人的合在一起才能为卡琳做成一条项链。

当卡琳戴上这条项链后，便伸手去抓。她太小了，还不知道这样会扯断项链。所以妈妈就解下项链，把它收藏起来，等小卡琳长大后再戴。当然从那以后，劳拉一直想着那些漂亮的珠子，她总是淘气地想拿回属于她的那些珠子，留给自己用。

不管怎样，那真是美好的一天。她常常想起那天他们穿过草原，走上好长好长的路，在印第安人营地里看到的一切，包括拾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珠子。




黑莓在这时候已经成熟了……

第十五章
Chapter 15

冷 热 病

黑莓在这时候已经成熟了，在炎热的下午，劳拉和妈妈一起去摘黑莓。河边低地里的荆棘丛中挂满了又黑又大、水分充足的黑莓。一些黑莓藏在树荫里，一些则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太阳太大了，劳拉和妈妈只能待在树荫下面，那里同样有好多的黑莓啊。

鹿子躺在树丛的阴凉处，好奇地看着妈妈和劳拉摘着黑莓。蓝色的松鸭在她们的遮阳帽周围飞来飞去，好像在责怪她们抢了它们的黑莓呢。蛇匆匆地爬走了，树林里的松鼠也醒了，向她们吱吱直叫。不管她们在荆棘丛中怎么走，都有一群蚊子嗡嗡地飞着跟过来。

蚊子密密麻麻地停在那些大个的熟透的黑莓上，吮吸着甜蜜的果汁。但它们也同样喜欢叮咬劳拉和妈妈。

劳拉的手指和嘴巴都被黑莓的汁水染成了紫黑色。她的脸、手以及光脚丫到处都是被荆棘划过的血印和被蚊子咬后的伤痕。每当她一动手打身上的蚊子，就会留下一块块紫斑。不过每天她们都会带回好几桶装得满满的黑莓，妈妈把这些黑莓放在太阳下晒干。

夏天，她们可以尽情地吃着黑莓，而到了冬天，她们还有许多黑莓干可以炖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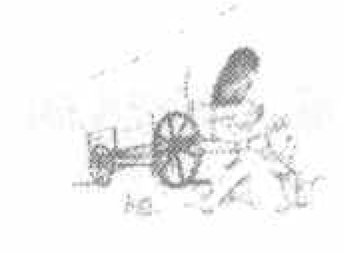
玛丽几乎不出去摘黑莓。因为她要大些，就待在家里照顾小卡琳。白天屋子里只有一两只蚊子，可是到了夜晚，要是风不大，蚊子就会成群结队地飞进小木屋来。在无风的夜晚，爸爸就在屋子和马厩周围点燃几堆潮湿的野草，这样湿草产生的浓烟就会把蚊子驱走。但不管怎样，还是有很多蚊子。

爸爸晚上就不再拉小提琴了，因为有太多的蚊子要咬他。爱德华先生吃过晚饭后也不来拜访了，因为河边低地有好多蚊子。整个晚上，皮特和帕蒂、母牛和小牛犊都在马厩里摇着尾巴驱赶蚊子。每天早上，劳拉的额头就会冒出好多疙瘩，这全是被蚊子叮咬的。

“过不多久就会好起来的，”爸爸说道，“秋天就要来了，一场寒风就会把蚊子全都赶走。”

劳拉觉得很不舒服，有一天她待在太阳底下，却觉得浑身发冷，连在火炉旁都感觉不到暖和了。

妈妈问她和玛丽为什么不出去玩，劳拉回答说她不想玩，她很累，身上也很疼。妈妈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问道：“哪



儿疼呢？”

劳拉也说不清到底哪里疼，她说道：“反正就是疼，腿疼。”

“我也疼。”玛丽回答说。

妈妈看了看她们，说她俩看起来都很健康，不过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不然她们不会这么安静的。她撩起劳拉的裙子和衬裙，看看她腿上什么地方疼，突然间，劳拉全身发抖，连牙齿也格格直响。

妈妈用手摸了摸劳拉的面颊，说道：“你不该觉得冷啊，你的脸像火一样烫呢。”

劳拉想要哭，但还是没有哭出来，只有小孩子才哭的。“我现在觉得很热，”她说道，“但我的背疼。”

妈妈叫了爸爸，“查尔斯，来看看孩子们，”妈妈说道，“我想她们肯定是病了。”爸爸便过来了。

“卡洛琳，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很舒服，”爸爸说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而且全身都疼，孩子们，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就连你们的骨头都疼，是吗？”

玛丽和劳拉都说她们也是这样的。然后爸爸和妈妈互相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妈妈说：“孩子们，你们上床去吧。”

白天躺在床上，感觉怪怪的。劳拉觉得浑身发热，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摇晃。妈妈在给她脱衣服的时候，她就搂住妈妈的脖子，她求妈妈告诉她，她到底怎么了。

“没事的，别担心。”妈妈笑着说。劳拉蜷缩在她的小床上，

妈妈给她盖好了被单。在床上躺着舒服多了。妈妈用她那凉爽温柔的手抚摩着她的额头，说道："好了，睡吧。"

劳拉好长时间都没睡着，她昏昏沉沉的，朦朦胧胧中似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她好像看见爸爸深夜里哈着腰蹲在了炉火旁，可突然太阳光就刺疼了她的眼睛，妈妈给她喂肉汤。她还看见有个东西在慢慢变小，越来越小，后来就变得比世界上最小的东西都还要小。接着它又慢慢膨胀，后来变得比一切东西还要大。她听到了有两个声音一直在唧唧喳喳地说话，说得越来越快，最后又传来了一个慢悠悠的说话声音，慢得劳拉都受不了了，她什么也没法听清，只有无数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玛丽躺在了劳拉的身边，浑身发烫。玛丽把被子踢开了，劳拉便冷得大叫起来。接着她又开始发烧，爸爸颤抖着端来了水杯，并把水喷在她的脸上，水沿着她的脖颈流了下来。她的牙齿一直打着战，碰着马口杯，不停地发出碰撞声，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喝着了水。妈妈为她盖好了被子，抚摩着劳拉的脸颊，妈妈的手也好烫啊。

她听见爸爸在说："睡吧，卡洛琳。"

妈妈说道："查尔斯，你比我病得还重。"

劳拉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刺眼的阳光。玛丽哭道："我要喝水！我想要喝水！我想要喝水！"杰克在大床和小床之间不停地跑来跑去。劳拉看见爸爸直直地躺在大床旁边的地板上。

杰克用爪子碰了碰爸爸，并叫个不停，后来它干脆用嘴巴咬住爸爸的袖子，使劲地摇着。爸爸的头稍稍抬起了一些，他



说道："我必须站起来，必须站起来。卡洛琳和孩子们需要我。"可是，爸爸刚一说完这话，他的头又垂了下去，身子倒在了地上。杰克抬起鼻子，汪汪直叫。

劳拉想要站起来，可是她一点力气也没有。她看到妈妈从大床那边转过头来，满脸通红地看着她。玛丽一直嚷着要喝水，妈妈看了看玛丽，然后又看了看劳拉，喃喃地问道："劳拉，你可以吗?"

"可以的，妈妈，"劳拉说道。说完她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可是她刚一站起来，突然就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就摔倒了。杰克用舌头舔了舔她的脸，它一边哆嗦着一边呜呜地叫着。它稳稳地站在劳拉的身旁，劳拉靠着它坐了起来。

她知道她必须拿水给玛丽喝，这样玛丽就不会哭了。她顺着地板向着水桶爬去，桶里只剩下很少一点儿水了。她冷得直发抖，根本就拿不住水瓢。她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抓住水瓢，舀了点水，沿着长长的地板往回爬。杰克一直陪在她身边。

玛丽连眼睛都睁不开。她只是握着水瓢，一口气把水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水，玛丽就变得安静了。水瓢被扔在了地上，劳拉又爬进了被窝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觉得暖和起来。

有时她听见杰克在哭泣，有时她又听见杰克像一只狼一般在嗥叫，不过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她躺在床上听着它的叫喊声，全身滚烫，有一阵子她听到了那种急促含糊的声音，一阵子又听到了那种慢悠悠的声音。她睁开眼睛，看见了一张大黑脸正望着她。

那张脸如同煤炭一样黑，还泛着光。眼睛也很黑，但很温柔。一张厚厚的大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她微笑着，用低沉的声音温柔地说道："喝了它，孩子。"

她的一只胳膊伸到劳拉的肩下，轻轻地扶着劳拉，另一只黑黝黝的手端着一只杯子送到劳拉的嘴边。劳拉喝了一口，觉得苦苦的，便把头转开了，可那杯子也随着跟了过来。她用那圆润低沉的声音说道："喝下它，你就会好起来的。"于是劳拉就听话地把那碗苦药喝光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她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正在生火。劳拉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她其实并不是黑人，只是像妈妈那样被晒黑了。

"我可以喝点水吗？"劳拉问道。

那胖胖的女人马上端来了水。这清凉的水让劳拉觉得舒服多了。她看了看身旁熟睡的玛丽，又看了看在大床上睡着的爸爸妈妈。杰克在地板上打盹。劳拉又看了看那位胖女人，问道："您是谁呢？"

"我是史科特夫人，"她微笑着答道，"好了，感觉好点了吧？"

"是的，谢谢您。"劳拉很有礼貌地说道。那个胖女人又给她端来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松鸡汤。

"喝了它，乖孩子。"她说道。劳拉便把这美味四溢的汤喝得干干净净。

"好了，睡吧，"史科特太太说道，"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照





顾你们，直到你们都好起来。”

第二天早晨，劳拉感觉舒服多了，便想要起床，但史科特太太说她必须待在床上，等医生到来。于是她就顺从地躺在床上，看着史科特太太打扫屋子，给爸爸妈妈和玛丽喂药，然后又给劳拉喂药。她张开嘴，史科特太太打开一小包药末，倒在她的舌头上。劳拉喝了些水，便吞了下去，然后又喝了些水。她可以咽下这些药末，却咽不下这苦涩的味道。

接着丹尼医生就来了。他是位黑人。劳拉从未见过黑人，所以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丹尼医生看。他太黑了，要不是因为他帮她看病，她肯定会害怕见着他的。他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向她微笑着。他还和爸爸妈妈谈话，并开怀大笑着。他们都想要他多待一会儿，但他还是急匆匆地走了。

史科特太太说这条河上下游很多居民都得了冷热病，只有很少的人没有被传染，于是她便挨家挨户去照看病人，每天都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你们能挺过来真是奇迹，”她说道，“你们一家人全都病

倒了。”要是丹尼医生没有发现他们，她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会发生什么。

丹尼医生是专给印第安人看病的。他正要前往北方的独立镇，路上经过劳拉的家。不过说来也奇怪，杰克一向不喜欢陌生人，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的允许，它是绝不会让陌生人进屋来的，可它这次却主动跑向丹尼医生，并求他进屋来看看。

“你们当时可真是凶多吉少。”史科特太太说道。丹尼医生陪他们待了一天一夜，直到史科特太太到来他才离开。现在丹尼医生又给别的病人治病去了。

史科特太太说所有这些疾病都是因为吃了西瓜。她说："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吃了西瓜就会……"

“你说什么呢?”爸爸吃惊地问道，“谁吃了西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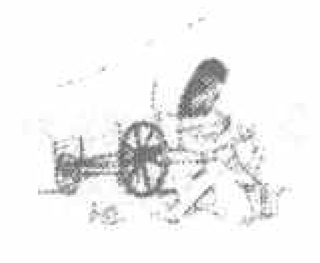
史科特太太说有个居民在河边低地种了一片西瓜，因此，凡是吃了西瓜的人都会马上倒下的。她还说她警告过很多人了。“但是，”她说，“我和他们怎么也说不通，他们总要去吃西瓜，现在可好，全都付出了代价。”

“可我连一片西瓜也没有尝过啊。”爸爸说道。

第二天爸爸就起床了。第三天劳拉也下床了。接着妈妈和玛丽也都好了。他们都骨瘦如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还是能自己照顾自己。因此，史科特太太也就回家去了。

妈妈说她不知道要怎么感谢史科特太太，而史科特太太却说："哎呀！邻居之间除了互相帮助，还能做什么呢?”

爸爸的面颊都凹下去了，走路也很缓慢。妈妈老是坐下来



休息。劳拉和玛丽也不想玩耍了。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吃那苦涩的粉末。但妈妈的脸上还是挂着和蔼的笑容，爸爸也愉快地吹着口哨。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爸爸说道。他现在还不能干活，于是就为妈妈做了一把摇椅。

爸爸从河边低地弄回了一些柳树条，便在家里做起了椅子。这样他就随时可以停下来给炉火里添加柴火或是帮妈妈提水壶。

他先做了四根结实的椅子腿，再用横木把它们固定在一起。接着他就把紧贴树皮的柳条韧筋劈成薄皮，然后把这些薄皮来回上下缠绕着，直到编织成一个椅面。

爸爸又把一根笔直的长树干从中劈成两半。他把一半树干的一端钉在椅子上，然后弯上去再折过来压下去，把另一端钉在了椅子的另一边，这就做成了一张高背靠椅了。他把椅背固定好后，就用柳条上下左右交叉编织，直到把整个椅背的空隙全部织满。

爸爸用另外一半树干做了椅子的扶手。他把木条从椅面的前面弯到椅背上，然后再用柳条编织着，这样就做好了扶手。

最后，爸爸把一根较大的弯曲柳木劈开，并把椅面翻了过来，把弯曲的木条钉在了椅子腿上，做成了两个摇板。这样椅子就做好了。

一家人为此庆祝了一番。妈妈解下围裙，梳理了一下她那平整的棕色头发，并在衣领上别上金光闪闪的别针。玛丽则把那串珠子挂在了小卡琳的脖子上。爸爸和劳拉把玛丽的枕头放

在了坐椅上，然后把劳拉的枕头拿来当靠枕。爸爸还在枕头上铺上了一床小床上的被子。然后爸爸就拉着妈妈的手，让她坐在椅子上，还把小卡琳放在妈妈的怀里。

妈妈背靠着这柔软的椅背，她那消瘦的面颊泛起了阵阵红晕，眼里饱含着泪水，她的笑容是那么的美丽。椅子轻轻地摇晃着，她说道："啊，查尔斯！我好久没有觉得如此舒服过了。"

接着爸爸就拿出了他的小提琴，在营火旁为妈妈演奏、歌唱。妈妈轻轻地摇着椅子，卡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劳拉和玛丽就坐在长凳上，此时此刻真是幸福。

第二天，爸爸骑着帕蒂，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妈妈也不知道他会去哪里。等爸爸回来的时候，他的马鞍上驮着一个大西瓜。

爸爸几乎搬不动它，就让它在地面上滚着，最后爸爸累得一下就跌坐在了西瓜旁边。

"我还以为把西瓜搬不回来了呢，"他说，"足足有四十磅重，而我太虚弱了。把小刀给我。"

"不行，查尔斯！"妈妈说道，"你不能吃，史科特太太说过——"

爸爸大笑着，声音如洪钟一般。"那话并没有道理啊，"他说道，"这是个很好的西瓜，怎么会引起冷热病呢？大家都知道冷热病是因为呼吸了夜晚的空气才引起的啊。"

"这西瓜就是在夜晚的空气里长大的啊。"妈妈说道。



“没有这回事！”爸爸说道，“把刀递给我，我倒要看看吃了这西瓜会不会得冷热病。”

“我敢肯定你绝对会的。”妈妈说着把刀子递给了他。

刀子切进了西瓜里，发出了清脆的声响。打开绿色的瓜皮，里面露出了鲜红的瓜瓤，瓜瓤上面还有些黑色的瓜子。这鲜红的瓜瓤看起来很凉爽，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再也没有比这西瓜更让人心动的了。

妈妈不愿意吃西瓜，也不让劳拉和玛丽吃。爸爸只好独自一个人一块接着一块地吃着，他吃得津津有味，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剩下的西瓜只能喂母牛了。

第二天，他就感觉有些忽冷忽热。妈妈说这是西瓜惹的祸。可是第三天，妈妈也觉得身子发冷发热了。于是，他们就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冷热病就是疟疾，而疟疾是由某些蚊子传染的，蚊子叮咬了人后就会把这种病传给其他人。



大草原的景色变了个样儿。绿色的草原如今一片枯黄……

第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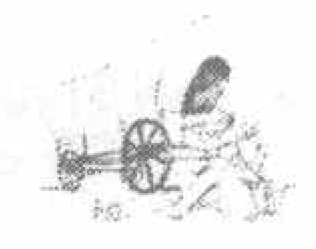
Chapter 16

烟囱起火了

大草原的景色变了个样儿。绿色的草原如今一片枯黄，近似于棕褐色，红色的盐肤木果子星星点点点缀其间。风吹过高高的草丛，穿过卷曲低矮的杂草，一路呼啸而过，发出低沉而悲伤的声响。在夜里，风声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哭泣。

爸爸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很大。以前住在大森林时，爸爸不得不割晒干草，把它们堆放在马厩里用来过冬。现在住在大草原里，阳光会自动帮助爸爸晒干地上的野草，整个冬天，马和牛可以自由自在外出吃草。爸爸只需储存一些草用来预防暴风雨就可以了。

眼下，天气凉爽了许多，爸爸准备到镇上去一趟。炎热的夏天里，酷暑难当，爸爸担心皮特和帕蒂受不了，它们每天拉着马车得走上二十英里路，要走两天才走到独立镇。除非万不



得已，爸爸轻易不愿出门。

爸爸在马厩旁边堆了一垛干草，砍好了冬天要用的木柴，一捆一捆地码放在木屋旁。现在，爸爸只需要给我们准备足够的肉食就可以出发了。于是，他拿起枪出门打猎去了。

劳拉和玛丽在门外玩耍。她们突然听到河床那边的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就知道爸爸捕获到了猎物。

风吹起来越来越凉爽，一群群野鸭沿着河边飞翔、嬉戏。一行大雁从河的上岸飞过来，它们排成V字形向着遥远的南方飞去。领头的大雁大声叫了一声“哇——”后面的大雁跟着回应道“哇——哇——”声音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前面的大雁扇动着有力的双翅飞向南方，其他的同伴排列整齐，跟随它飞了过去。

沿河一带的树梢都变了颜色。橡树一片片红、一片片黄、一片片褐色，还有的变成了绿色，五彩缤纷。木棉、梧桐、胡桃树都染上了一片金黄色。天空不像夏天那么湛蓝，风越吹越急。

那天下午吹了一阵大风，天气一下变得很冷。妈妈把玛丽和劳拉喊进屋里，她烧起炉火，把摇椅移到炉火跟前轻轻地摇着小卡琳，温柔地哼起了摇篮曲：

“小宝宝，快快睡觉觉，
爸爸出门去打猎，
打张兔皮带回家，

好给宝宝缝棉袄。”

劳拉突然听到烟囱里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妈妈的歌声一下就停了。她弯下身子朝烟囱上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站了起来，把小卡琳放到玛丽的怀里，并一把将玛丽推进摇椅里，她急急忙忙朝着门外跑去。劳拉也跟着跑了出去。

烟囱顶端着火了，搭烟囱的木条在熊熊燃烧。大火顺着风势迅速蔓延着，眼看就要烧着屋顶了。妈妈随手抓起一根长棍子疯狂地扑打着火苗，燃烧的木条一根根掉在她的周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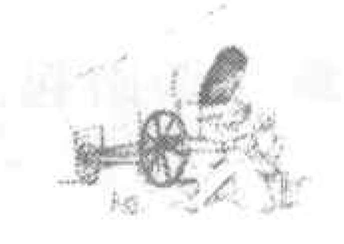
劳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也抓起一根棍子，可是妈妈叫她走开。熊熊燃烧的大火太可怕了，会烧掉整间房子，可劳拉却对此毫无办法。

她跑进屋子里。燃烧的木条和烧焦的木炭纷纷从烟囱上掉下来，滚到壁炉底下。屋子里烟雾弥漫。一根燃烧的木棍掉在地板上，滚在了玛丽的裙子底下。玛丽完全惊呆了，吓得不能动弹。

情急之下，劳拉抓起笨重的摇篮椅背，拼命地向后拖着，玛丽和小卡琳终于被她拉开了。劳拉拾起燃烧的木棍把它扔进壁炉里，正在这时，妈妈进来了。

“真是个乖孩子，劳拉，记住妈妈说过的话，永远不要让火掉在地板上。”妈妈说着，提起水桶迅速地将一桶水泼在炉火上，壁炉里顿时就冒起了一团团烟雾。

“有没有烧着手？”妈妈问劳拉。妈妈看着劳拉的手，劳拉



当时快速地扔了那根木棍，所以没有伤着手。

劳拉已经是大孩子了，她告诉自己不能哭。这次，她真的没有哭，只是两滴眼泪忍不住悄悄流出眼眶，喉咙也哽咽了。她把脸埋在妈妈的怀里，紧紧地依偎着妈妈。大火没有伤着妈妈，她感到多么高兴啊。

“别哭了，劳拉，”妈妈抚摩着她的头说，“你害怕啦？”

“害怕。”劳拉说，“我好怕大火烧伤玛丽和小卡琳，好怕大火烧掉我们的房子，我们没地方住。我……我现在都还怕！”

玛丽终于缓过神来，她告诉妈妈劳拉是怎样把摇椅从火边拉开的。劳拉这么小，椅子那么大、那么沉，再加上她和小卡琳还坐在椅子上，玛丽不明白劳拉是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拉动了椅子，就连妈妈听了也很诧异。

“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劳拉。”妈妈夸奖道。不过，劳拉刚才真是吓坏了。

“并没有损失什么，”妈妈说，“我们的房子没着火，玛丽的裙子没被烧着，她和小卡琳也没受伤，咱们一切都好好的。”

爸爸回来时，火早已扑灭了。风在烟囱的矮石顶上吼叫着，屋子里冷飕飕的。爸爸安慰她们说没关系，他会用青木条和灰泥重新砌一个烟囱，在烟囱里外抹上厚厚一层灰泥，这样就不会再着火了。

爸爸带回来了四只肥鸭子。他说他本来可以打几百只鸭子，不过，这四只已经足够吃了。他对妈妈说：“卡洛琳，你可以把野鸭、野鹅的羽毛留下来，等我多打些回来，帮你做一床羽

绒被。"

当然，爸爸还可以捕到鹿，可天气还不够冷，无法保存鹿肉，也许还没等我们吃完，鹿肉就早已经变质了。爸爸还找到了一大群火鸡栖息的地方。"咱们感恩节和圣诞节的火鸡有着落了，"爸爸高兴地说道，"全是些又肥又大的火鸡，等过节的时候我就抓几只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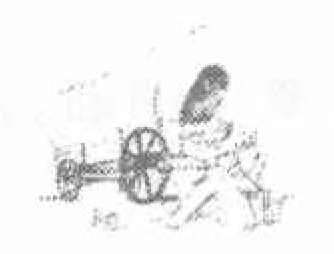
爸爸愉快地吹着口哨，砍了一些树枝条，拌了一些灰泥，重新砌好了烟囱。妈妈把鸭子的羽毛拔干净了，然后开心地生了一堆火，烤上一只大肥鸭，还烤了玉米面包。一切又是那么温馨甜蜜。

吃过晚饭，爸爸说他想最好是明天一大早动身去镇上。"迟早得去，还是早点去把事情办完了好早点回来。"

"对，查尔斯，你最好还是到镇上去一趟。"妈妈说。

"要是我不去，我们的日子也能过下去，"爸爸说，"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东西就往镇上跑。史科特从印第安纳州带回来的烟叶，味道是要差一点，不过还可以凑合，明年夏天我种一些烟叶就可以还给他。哎，要是没有借爱德华的铁钉就好了。"

"可是你还是借了啊，"妈妈说，"我想你和我一样不喜欢向人家借东西。可是我们需要一些奎宁，玉米粉我尽量省着吃，可还是快吃完了，糖也快吃光了。你可以找些蜂蜜用来代替糖，可找不到玉米啊，即使我们要种玉米，也只能等到明年了。整天吃这些野味也怪腻的，买点腌猪肉回来，换换口味也挺不错。还有，查尔斯，我想给威斯康星州的家人写一封信。如果你现



在寄出去，他们冬天就可以收到，明年春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回信了。”

“你说得对，卡洛琳，你的意见总是对的。”爸爸说着，转身告诉玛丽和劳拉该上床睡觉了。他明天早上要早点动身，今晚也要早点儿睡。

玛丽和劳拉换上了睡衣，爸爸脱下了靴子。等她们上床以后，爸爸却拿出他的小提琴，轻轻地拉起了一首曲子，温柔地唱道：

“月桂树呀绿油油
芸香树呀青又青
亲爱的人啊
教我如何与你相别离——”

妈妈转过身冲着爸爸微笑着。“路上要好好照顾自己，查尔斯，别担心我们。”妈妈说，“我们会平安无事的。”



天还没有大亮，爸爸就出门了……

第十七章

Chapter 17

爸爸到镇上去了

天还没有大亮，爸爸就出门了。劳拉和玛丽醒来时，爸爸已经走了，屋子里变得空荡荡、冷清清的。这种情形和平常爸爸出门打猎不一样，爸爸这次出门要四天后才能回来。

邦尼被关在马厩里，它不能跟随它的妈妈一块到镇上去。这次行程对于这只小骡驹来说太长了，它寂寞•哀伤地嘶叫着。劳拉和玛丽跟着妈妈待在屋子里。爸爸不在家，户外一下子显得十分空旷，她们不想在外面玩。杰克显得局促不安，总是警惕地四下张望着。

中午时分，劳拉陪着妈妈去给邦尼饮水，把拴母牛的桩子挪到新鲜的草地上，给它换个地方吃草。母牛现在已经十分温驯。妈妈把它牵到哪儿，它就乖乖地跟到哪儿，甚至还让妈妈挤它的奶。到了挤奶时间，妈妈戴着无边帽正准备挤奶。



突然，杰克脖颈和后背的毛全都竖立起来，它呼地一下就冲出了屋去。接着，她们听见一声惨叫，随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攀爬声，这时有人大声嚷道："快叫住你们的狗！快叫住你们的狗！"

爱德华先生爬到高高的柴堆上，杰克也使劲往上爬。

"它把我逼上来了。"爱德华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妈妈费了好大的劲才赶走杰克，杰克龇牙咧嘴，两眼发红，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尽管它让爱德华先生从柴堆上走了下来，可它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他，一刻也不放松警惕。

妈妈说："我想，它一定知道查尔斯先生不在家。"

爱德华先生说，狗可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聪明得多。

爸爸在进城的途中路过爱德华先生的家门，特意请爱德华每天过来照看一下。爱德华先生是一位好邻居，他决定过来帮妈妈做点零活。可是自从爸爸走后，杰克就下了决心，除了妈妈以外，它决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母牛和邦尼。爱德华来家里帮忙时，妈妈只好把杰克关在屋子里。

爱德华先生临走的时候告诉妈妈："今天晚上把狗关在屋子里，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夜色渐渐笼罩着大地。风悲伤地呼叫着，猫头鹰也跟着喔——喔——地叫着。一只狼在嗥叫。杰克低沉地吼叫着。玛丽和劳拉依偎着妈妈坐在炉火旁。她们知道有杰克在这儿守护着，再加上妈妈死死地闩牢了门，这屋子就是安全的港湾了。

第二天还和昨天一样，家里空落落的。杰克围着马厩和房

屋转来转去，根本没时间注意劳拉了。

下午，史科特太太来看妈妈。劳拉和玛丽有礼貌地坐在一旁，像小老鼠一样安静。史科特太太特别欣赏那把新摇椅。她坐在摇椅里摇啊摇啊，越摇越兴奋。她啧啧地称赞着这小木屋是多么的整洁、舒适、漂亮。

史科特太太希望老天保佑大家和印第安人之间和平相处。她已经听到有关印第安人的谣言。她说："说实在的，这些印第安人从来不会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他们只知道四处游荡。不管有没有条约，这片土地只属于开垦耕耘它的人，这才是起码的常识和公理！"

史科特太太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她一想到印第安人就心寒胆战。她说："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次明尼苏达大屠杀。我的爸爸、兄弟还有村里其他人参加了这场大战，他们好不容易在离我们住处西边十五英里的地方才阻止住了印第安人的进攻。我经常听我爸爸谈到印第安人是怎样的——"

妈妈轻轻咳了一声，史科特太太就停下来不说话了。不管大屠杀是怎么一回事，大人都不应该在小孩子面前提起这些。

史科特太太走了以后，劳拉问妈妈什么是大屠杀。妈妈说她现在也解释不清，等劳拉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的。

那天晚上，爱德华先生来帮忙，杰克又把他逼上柴堆了。妈妈不得不把它拉开。妈妈抱歉地向爱德华先生解释道，她也不明白杰克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凶暴，或许是风惹恼了它。

风如鬼哭狼嚎一般，一阵紧似一阵地怒吼着，粗鲁地掀起



劳拉的衣服。劳拉和玛丽抱着一捆捆木柴进屋的时候，牙齿一个劲地打着架。

那天晚上，她们特别想念爸爸。她们想要是爸爸一路没有什么耽搁的话，他现在正在人家的房屋附近过夜，明天就可以到店里去买东西了。如果能早点动身，还可以赶一段路，明晚就在草原上露宿，后天晚上就可以到家。

天亮了，风吹得更加厉害，天冷得出奇，妈妈把门一直关得死死的。劳拉和玛丽坐在炉火边，听着风在房子周围和烟囱里呜呜地狂叫着，发出可怕的声音。那天下午，她们又说起了爸爸，不知道爸爸会不会顶着寒风向家里赶呢。

天黑了，她们不知道爸爸会在哪儿过夜。凛冽的寒风吹进了温暖的小木屋来，虽然她们围着炉火取暖，可背上却冷得直起鸡皮疙瘩。而此时此刻，爸爸却在那无边无际漆黑荒凉的大草原上，孤孤单单地睡在篷车里。

第二天的日子特别长，她们知道爸爸早上不会回来，可是她们却一直盼着爸爸回家。到了下午，她们就眼巴巴地向着大路张望着。杰克也和大家一样，不时张望着通向小木屋的路。它叫着跑了出去，绕着马厩和房子转了一圈，又停了下来，龇着牙望着河边。风险些把它吹倒在地上。

杰克回到屋子里也不像往常那样安安静静地躺下来，它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在担心什么。它脖子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不一会儿又垂了下去，隔了一会儿又竖立起来。它试着朝窗户往外看，接着又对着大门呜呜地叫着。可是，等妈妈把门一打

开，它又改变主意不出去了。

“杰克好像很害怕。”玛丽说。

“杰克什么也不怕。”劳拉争辩道。

“劳拉，劳拉，”妈妈说道，“顶撞别人可不好。”

过了一会儿，杰克又想出去了。它要去看看马厩里的母牛、小牛犊和邦尼是否平安。劳拉很想告诉玛丽，瞧瞧，我刚才说得没错吧，可她只是想了想，并没说出声来。

爱德华先生来帮忙时，妈妈把杰克早早关在屋子里，免得它又把爱德华逼到柴堆上。爸爸还没回家。风几乎把爱德华先生一下吹进了屋子，他显得上气不接下气，身子都快冻僵了。他坐在炉子旁边暖了暖身子，然后才起身去干活，干了一会儿活，又坐在炉子旁边烤一会儿火。

爱德华告诉妈妈，印第安人已经在悬崖下面扎营，他过河的时候，看见他们生火时冒出的烟。他问妈妈有没有枪。

妈妈说，她有爸爸的手枪。爱德华说：“像今晚这样的天气，我估计他们会待在营地里，不会走太远。”

“我想也是。”妈妈说。

爱德华先生说，如果妈妈担心的话，他就在马厩里铺上干草，舒舒服服地住上一夜。妈妈听了十分感激，她说她不愿给他添麻烦，有杰克在，她们会很安全的。

“我想查尔斯会很快就回来了。”妈妈说。爱德华先生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围上围巾，拿着枪离开了。临行前，他安慰大家不会有事的。



“是的。”妈妈说。

爱德华先生一走，妈妈就把门关上了。尽管天还没有黑，妈妈还是插上了门闩。这时，劳拉和玛丽一直眼巴巴地看着伸向河边的小路，直到暮色笼罩了大地。妈妈关上了木板窗户，还是不见爸爸归来的身影。

吃过晚饭，她们刷洗好盘子、清扫完炉灰，爸爸仍然没有回来。在夜色茫茫的野外，爸爸独自一人赶着路，风在呼啸怒吼，门和窗被风吹得嘎嘎作响。风从烟囱里呼呼地刮进来，直吹得炉火跳跃，火光熊熊。

劳拉和玛丽一直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外面有没有车轮声。她们知道妈妈也一直在细心聆听着，虽然她一边摇着摇篮里的小卡琳，一边哼着歌催她入睡。

小卡琳渐渐进入了梦乡，妈妈仍然轻轻地摇着她。等她睡熟后，妈妈给她脱下外衣，把她放在了床上。这时，劳拉和玛丽互相看了看，她们不想上床睡觉。

“孩子们，该上床了！”妈妈说。劳拉央求妈妈让她再坐一会儿，等爸爸回来再去睡。玛丽也跟着求妈妈，妈妈只好答应了她们。

她们一直坐着，坐了很久很久。玛丽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劳拉也跟着打了一个哈欠，紧接着，两人一起哈欠连天。可是，她们俩尽力把眼睛睁得圆圆的。

劳拉看见屋子里的东西一会儿变得很大，一会儿又缩得很小。有时候，她看见两个玛丽，有时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坚持

一定要等到爸爸回来。突然，屋子里扑通一声响，吓了劳拉一大跳，妈妈把她从地上抱了起来，原来她打瞌睡，从椅子上一下摔了下来。

她想告诉妈妈，她不困，可是她又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这个哈欠几乎把她的嘴巴分裂成了两半。

睡到半夜，劳拉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妈妈还在炉火旁的摇椅里静静地守候着。门窗砰砰作响，风仍然在呼啸。玛丽睁大了眼睛，杰克不安地走来走去。劳拉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狂啸声，那声音忽高忽低，令人不寒而栗。

“快躺下，劳拉。好好睡。”妈妈轻轻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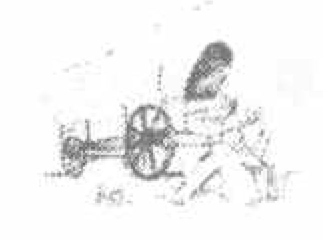
“是什么在嗥叫?”劳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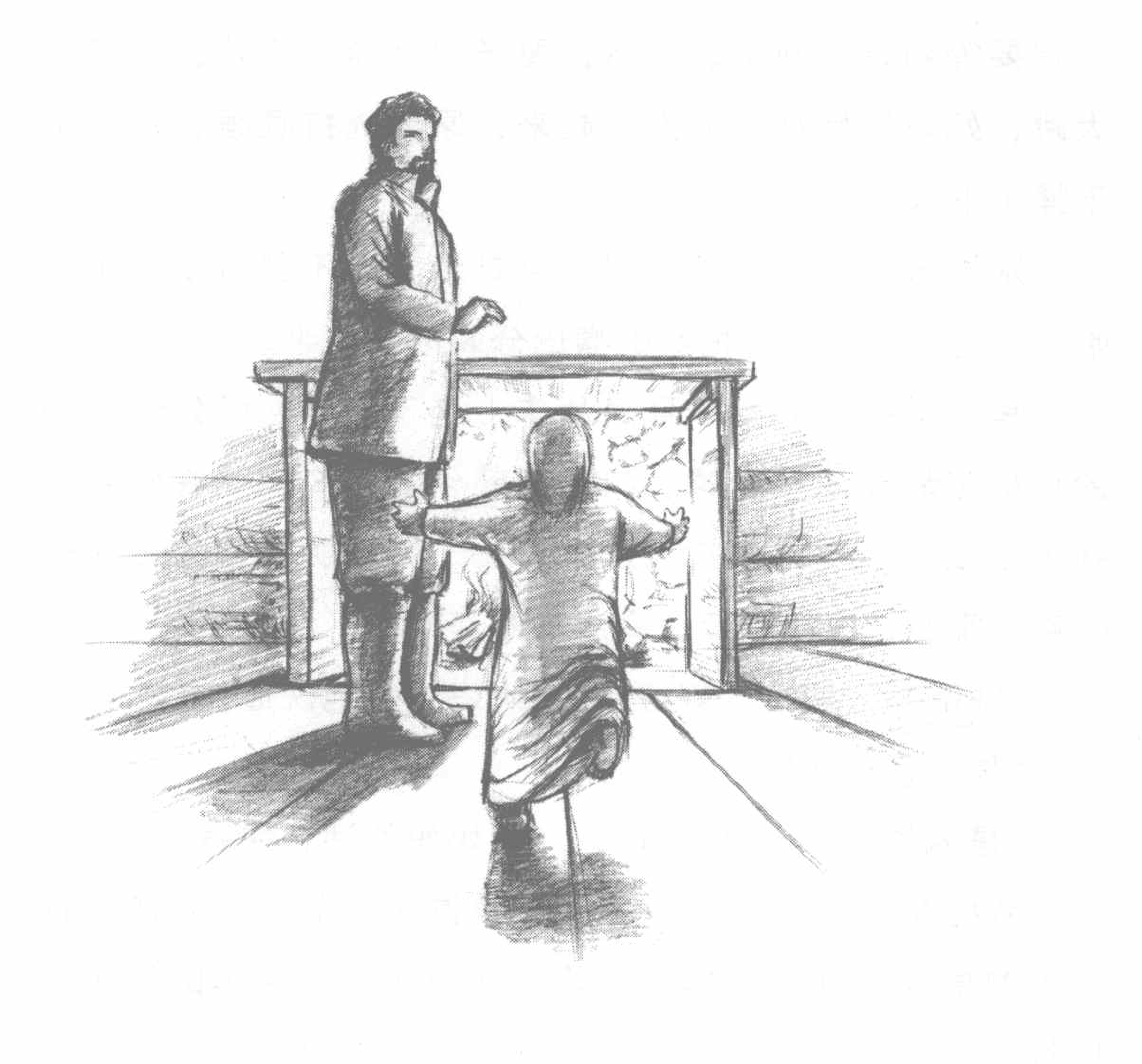
“是风的声音。”妈妈说，“听妈妈的话，快睡。”

劳拉躺下了，可是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知道爸爸在黑压压的草原上过夜，那里有着恐怖的狂风。河边的悬崖下已经住着可怕的印第安人，爸爸却不得不在黑暗中路过河边。杰克不停地叫着。

妈妈坐在舒适的摇椅里轻轻地摇着。炉火照在她腿边的枪套上，火光忽明忽暗。妈妈开始轻柔而甜蜜地唱起一首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快乐的王国，
圣徒们光耀礼赞，
荣光闪耀就如同白昼。





噢，听天使在歌唱，

光荣归于上帝……”

劳拉不知不觉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她梦见天使正和妈妈一起唱歌，她躺在床上听着她们曼妙的歌声，听着听着，猛然睁开眼睛，看见爸爸站在炉火旁。

她一下子跳下床，大声喊道：“爸爸！爸爸！”

爸爸的长筒靴子沾满了稀泥，鼻子冻得通红，头发乱蓬蓬的。他浑身冰冷，劳拉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一阵寒气一下就钻进了她的睡衣里。

“等一下。”爸爸说。他用妈妈的大披肩把劳拉裹了起来，然后才紧紧地抱住她。啊，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火光照得屋子里暖烘烘的，热腾腾的咖啡散发出的香味，弥漫了整间屋子，妈妈在幸福地微笑，终于盼到爸爸回家啦！

妈妈的披肩是那么大，玛丽用披肩的另一头紧紧地裹住了自己。爸爸脱下硬邦邦的靴子，待冰冷的双手烤暖和后，他这才坐在凳子上，把玛丽放在一只膝盖上，把劳拉放在另一只膝盖上，紧紧地搂住她们。姐妹俩在披肩里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她们伸出脚丫，在热烘烘的炉火旁烤着。

“唉！”爸爸舒了一口气，“我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妈妈在爸爸买回来的一堆东西里翻找着，舀了一两匙糖放在锡杯里。爸爸从镇上买糖回来了。“查尔斯，你的咖啡马上就要好了。”妈妈说。

“我去镇上的路上一直都在下雨。”爸爸说，“回来的时候，轮轴上的泥都冻硬了，轮子几乎转不动。我得下车把这些泥巴刮掉，马才能拉着车走。可走了一会儿，车子又失灵了，我又得下车来清理轴条上的泥巴，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只好催着皮特和帕蒂冒着寒风赶回来。它们一路上可累坏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疲惫不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吹在身上就像刀割一般。”



爸爸在镇上的时候，就遇着刮风了。镇上的人都劝爸爸等风停了再走，可爸爸等不及。

“我都糊涂了，”爸爸说，“为什么人们偏偏要把南风称为强劲北风，为什么从南方吹来的风竟然会如此冷。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在我们这儿，南风是我听说过的最冷的风。”

爸爸喝完了咖啡，用手帕擦了擦胡须，感叹道：“真舒服啊，卡洛琳！我这会儿身子才开始暖和起来。”

爸爸对妈妈眨了眨眼睛，让她打开桌子上的四方形包裹。“小心点儿，别掉在地上了。”他对妈妈说。

妈妈停住了，说：“噢，查尔斯！你该不会是买了……”

“打开瞧瞧。”爸爸说。

在那包裹里，包着八块小小的方形玻璃。他们的房子的窗户要装玻璃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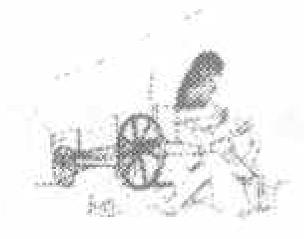
八块玻璃都完好无损。爸爸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们。妈妈摇了摇头，责怪爸爸不该花这么多钱，可她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爸爸也跟着开心地笑了起来。全家都很开心。窗户安上玻璃，在漫长的冬天里，他们就可以趴在窗户旁尽情地欣赏窗外的风光，阳光会透过玻璃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

爸爸说，他相信妈妈、玛丽和劳拉都会喜欢玻璃窗户，这比什么礼物都要好。爸爸果真猜得没错，她们见了玻璃都很兴奋。不过，爸爸不只带了玻璃回来，他还带回了满满一小纸袋白砂糖。妈妈打开纸袋，玛丽和劳拉都好奇地围了上来，看看那晶莹剔透的白糖，她们用小汤匙尝了一口，然后妈妈就小心

地把糖袋包好。以后家里来了客人，他们就有白糖招待了。

最令大家欣喜的是，爸爸平平安安回到了家。

玛丽和劳拉重新回到床上舒舒服服睡觉了。只要有爸爸在，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次爸爸买回了钉子、玉米粉、肥猪肉、盐。该买的都买回来了，爸爸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到独立镇上去了。




肆虐的北风在大草原上怒号着，片刻也不停歇……

第十八章
Chapter 18

高个子印第安人

肆虐的北风在大草原上怒号着，片刻也不停歇。三天过后，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阳光普照着大地。风也变得柔和了，不过，空气里已经有了些许秋意。

印第安人骑着马在小木屋附近的路上走来走去，在他们眼里，小木屋好像压根儿就不存在。

印第安人赤裸着大半个身子，身体清瘦，皮肤呈铜褐色。他们骑着小马，不用马鞍也没有笼头，就这样直挺挺地坐在光马背上，绝不东张西望，但是他们的那双黑眼睛却闪闪发光。

劳拉和玛丽倚靠在木屋旁，抬着头打量着他们。在蓝天的映衬下，他们红褐色的皮肤显得格外耀眼。他们的辫子用彩线高高地扎了起来，插在上面的羽毛迎风飘扬。他们的脸就像爸爸给妈妈做壁架用的红褐色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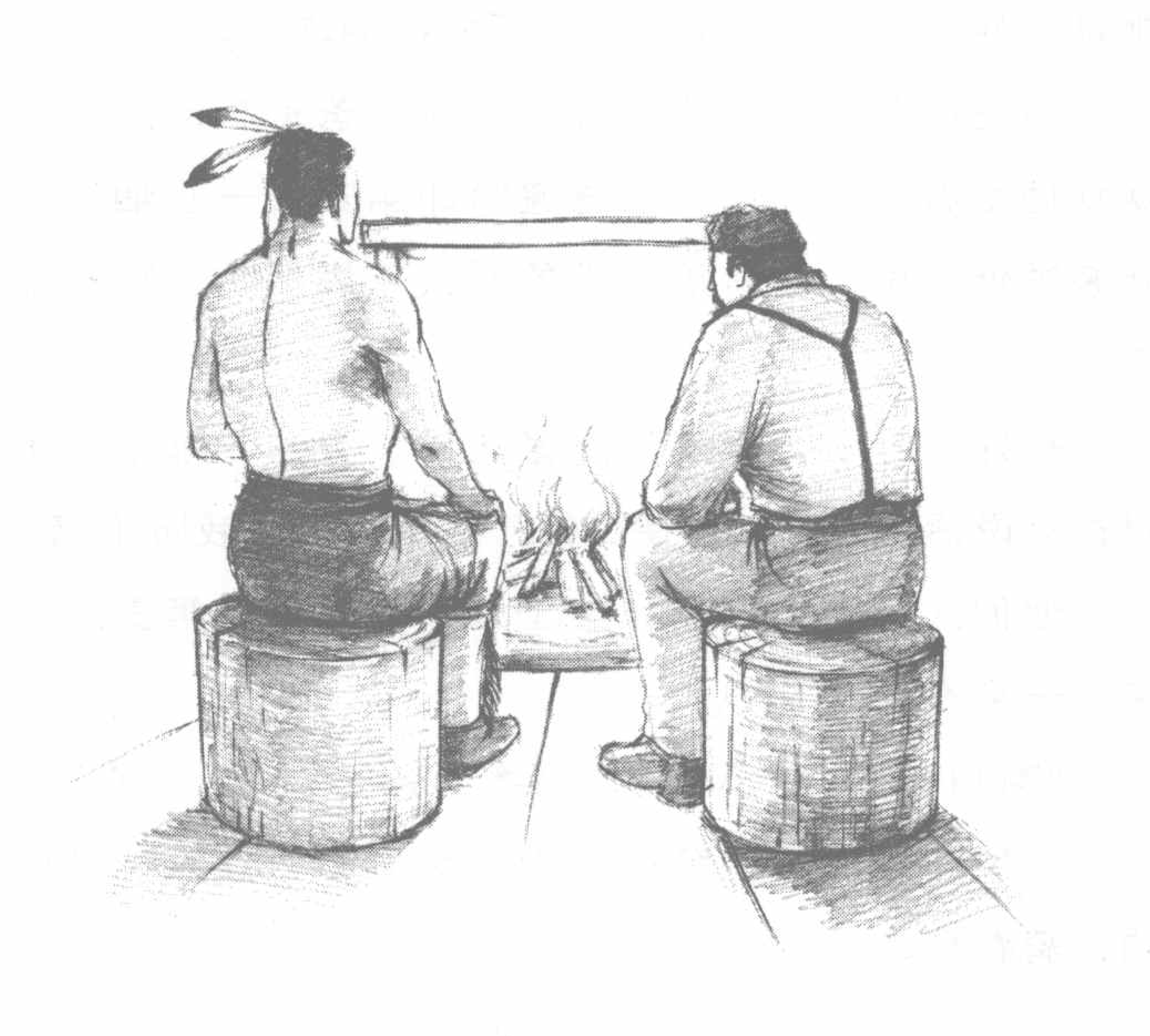
“我以为这条小路已经荒废了，他们早已不走了，”爸爸说，“要是我知道这是他们通行的大路，我就不会把小木屋建在这儿了。”

杰克讨厌印第安人，妈妈并不责怪它。她说：“我说啊，怎么这么多印第安人在这周围晃来晃去，只要我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他们。”

妈妈正说着，突然抬起头，发现一个印第安人已经站在家门前，正看着他们，他们竟然没有听到他走近的脚步声。

“天啊！”妈妈倒吸了一口冷气。

杰克一声不响地冲向那个印第安人，就在这时，爸爸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抓住了它的项圈。印第安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好





像没有看见杰克似的。

“噢！”他对爸爸说。

爸爸死死地抓住杰克，也对他说了一声“噢！”随后，爸爸拉着杰克，把它拴在了床腿上，印第安人跟着走了进来，坐在炉火旁。

然后，爸爸坐在印第安人的旁边。他们就这样沉默而又友好地待在一起，一句话也没说。

妈妈把午饭做好了。劳拉和玛丽紧紧地挤在一起，静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的小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一动不动，连头发上插着的漂亮的老鹰羽毛也纹丝不动。只有呼吸的时候，他赤裸的胸脯在微微起伏。他的皮革绑腿上缀着流苏，鹿皮鞋子镶满了五颜六色的珠子。

妈妈用两个锡盘盛上晚饭，端给爸爸和印第安人。他们俩默默地吃着。吃完饭，爸爸递给印第安人一些烟叶，他们把烟叶装进烟斗里，借着炉子里的炭火点燃烟叶，默默地把烟草抽完。

有好一阵子，屋子里鸦雀无声。突然，那个印第安人开口对爸爸说话了，可爸爸使劲摇了摇头说：“我听不懂。”

他们又沉默无语了，坐了好长时间，印第安人终于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

“啊哟，我的老天！”妈妈终于舒了一口长长的气。

劳拉和玛丽跑到窗前。她们看见印第安人把腰板挺得直直的，骑着马走了。

一支枪横放在他的膝上，枪的两端露在身子的两侧。

爸爸说那个印第安人可不是普通人，从他的辫子来看，他是奥萨格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是法语，”爸爸说，“要是我懂一点外语就好了。”

“让印第安人就待在他们的圈子里吧，”妈妈说，“我们和我们的人来往，他们和他们的人打交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不喜欢印第安人和我们瞎搅和。”

爸爸让妈妈不要担心。

“印第安人是非常友好的，”爸爸说，“他们在悬崖上扎营，过着平静的日子。如果我们以礼相待，并且看管好杰克，就不会有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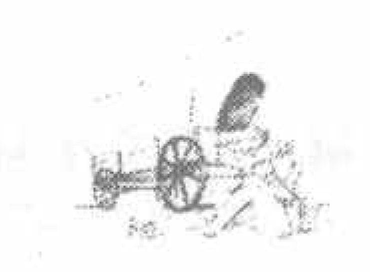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爸爸打开门去马厩，劳拉看见杰克正站在印第安人来往的小路上，它直直地站着，背上的毛全都倒立起来，露出了凶狠的牙齿。那个高个子印第安人骑着马站在它前面。

印第安人和小马一动不动。杰克凶狠的表情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敢往前迈一步，它就会扑上去。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只有印第安人辫子上的老鹰羽毛随风飘摇。

印第安人看见了爸爸，他举起枪，对准了杰克。

劳拉跑到了门口，可是爸爸跑得更快，他一下冲到杰克和枪之间，弯腰抓住杰克的项圈，把杰克快速地拖到一边。那印第安人这才骑着马沿着小路走了。

爸爸叉开双腿站在那里，双手插进了裤袋里，两眼望着那



个印第安人渐渐消失的背影出神。

“可差点要了你的命！”爸爸对杰克说，“这条路毕竟是他们的。早在我们来这儿之前，印第安人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了。”

爸爸在木屋的墙壁上钉了一个铁环，把杰克用链子套在铁环上。从此，杰克经常被套起来。白天，它被套在木屋边，晚上，它被套在马厩旁。因为最近附近出现了盗马贼，爱德华先生的马都被偷走了。

杰克整日被链子套着，失去了自由，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可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它不承认那条路是印第安人的，它认为那条路是属于爸爸的。可是，劳拉知道，要是杰克咬伤了一个印第安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冬天来了。灰蒙蒙的天空下，草丛的颜色变得灰暗无比。风悲戚地穿过草原，那伤心劲儿就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却老是找不到。野兽穿上厚厚的毛皮大衣，爸爸在溪岸设下了捕兽夹子，他每天打猎都要去查看一下有没有动物撞上门来。冬天的晚上非常寒冷，爸爸打了鹿肉回来吃。爸爸还捕到狐狸、狼，剥下它们的毛皮。捕兽夹子还捕到了海狸、麝鼠和貂。

爸爸把这些动物皮铺在屋外，仔细钉好晒干。晚上，爸爸就用两只手不停地揉搓这些毛皮，直到这些毛皮变得柔软无比，然后就把这些毛皮捆好放在角落里。墙角的毛皮越积越多。

劳拉喜欢抚摩红狐那厚实的毛皮。她也喜欢海狸的棕色软毛和蓬松的狼皮。可是她最喜欢的要数貂皮了，好像丝一般光

滑柔软。爸爸把这些积攒起来，准备明年开春拿到独立镇上去卖。劳拉和玛丽现在都有兔皮帽了，爸爸也有一顶用麝鼠皮做的帽子。

一天，爸爸外出打猎，两个印第安人来了。杰克被拴住了，他们就径直闯进屋来。

那两个印第安人浑身肮脏，看上去面目可憎。他们在屋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就好像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一个印第安人打开妈妈的橱柜，拿走了所有的玉米面包，另一个拿走了爸爸的烟草袋。他们看了看爸爸挂枪的桩子，然后，一个印第安人抱走了墙角的那捆皮毛。

妈妈把小卡琳紧紧地搂在怀里，玛丽和劳拉紧挨着妈妈站着。她们眼睁睁地看着印第安人拿走了爸爸好不容易积攒下的皮毛，却毫无办法。

那个印第安人抱着皮毛走到了门口，另一个印第安人对他说了些什么，声音尖锐刺耳，结果那个人就扔下了皮毛，转身走了。

妈妈一下瘫坐下来，把玛丽和劳拉拉在身边，劳拉听到妈妈的心脏怦怦直跳。

“好了，没事了，”妈妈微笑着说，“谢天谢地，他们没拿走犁和种子。”

劳拉听了妈妈的话，好奇地问道：“什么犁？”

“明年我们耕种所需的犁和种子全都靠那捆皮毛了。”妈妈说。



爸爸回来后，她们把白天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告诉了爸爸。爸爸听了表情十分严肃，他说还好，总算没出大事。

那天晚上，玛丽和劳拉上床以后，爸爸拉起了小提琴。妈妈抱着小卡琳坐在摇椅里轻轻地摇晃着，随着小提琴温柔地唱了起来：

“美丽的阿尔弗瑞塔，
一位印第安女郎，
在草原上四处游荡。
蓝色的朱尼塔河啊，
缓缓流淌。
坚韧无比的利箭，
插入五彩斑斓的箭筒，
轻快的独木舟，
在湍急的河面上飞驰而去。

“阿尔弗瑞塔的爱人，
一位骁勇的战士。
划着独木舟沿河而下，
他的羽饰在阳光下自豪地飘摇，
他向我温柔地道别，
随后发出作战的呐喊声却有如雷鸣，
响彻云霄。

“美丽的阿尔弗瑞塔，
印第安女郎。
她这样吟唱，
蓝色的朱尼塔河啊，
静静流淌。
飞逝的岁月，
带走了阿尔弗瑞塔的歌声，
蓝色的朱尼塔河啊，
却依然在静静流淌……”

妈妈的歌声随着琴声渐渐消失。劳拉不解地问：“阿尔弗瑞塔的歌声会传到什么地方呢？”

“天哪！你还没睡着？”妈妈说。

“我马上就要睡了，”劳拉说，“不过，请您回答我阿尔弗瑞塔的歌声会传到哪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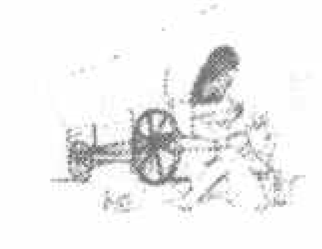
“我想大概会传到西部去吧，”妈妈说，“那是印第安人要去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妈妈？”劳拉仍不解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去西部？”

“他们必须去。”妈妈说。

“为什么必须去？”

“政府规定他们必须去那儿，劳拉，快睡吧。”爸爸说。



爸爸又轻轻地拉起了小提琴。劳拉忍不住又开口问道，“爸爸，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你应该说，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妈妈打断了劳拉的话。

劳拉只好说：“爸爸，我能不能再问——”

“什么问题？”爸爸还没等劳拉说完就问道。打断别人的话对于小女孩来说是不礼貌的，不过爸爸可以这样做。

“政府要让这些印第安人搬到西部去？”

“是的，”爸爸说，“白人移民到这里来了，印第安人就必须离开！政府随时会让这些印第安人迁到西部甚至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白人将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我们最早来到这儿，可以挑选最好的土地。现在你明白了吧？”

劳拉说：“我明白了，爸爸。不过，我觉得这里是印第安人的领土。如果真这样做，会不会把印第安人逼疯……”

“不要再问了，劳拉。”爸爸语气非常坚决地说道，“快去睡觉！”


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冷……

第十九章
Chapter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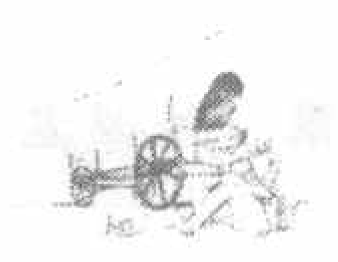
圣诞老人的礼物

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冷。寒风呜呜地刮着，就是不见下雪。冰冷的雨，下了一天又一天，淅淅沥沥落在房顶上，然后沿着屋檐流下来。

玛丽与劳拉围坐在炉火边，缝着她们用九块布拼起来的棉被，用废旧的包东西的纸剪着纸娃娃玩，她们的耳边总回荡着滴滴答答的雨声。每天晚上都冷得要命，她们总盼着第二天早晨能看到雪，可是早晨起来，她们却只能失望地看见湿漉漉的枯草。

她们把鼻子凑到爸爸装好的玻璃窗户上，高兴地欣赏着外面的风景。不过，她们更喜欢看见外面漫天飞舞的雪花。

眼看圣诞节就要来临了，劳拉十分担心，如果还不下雪，圣诞老人和驯鹿雪橇就来不了这儿。玛丽也同样担心，即使下



雪吧，印第安地区这么偏远，圣诞老人也无法找到她们啊。她们急切地问圣诞老人要来吗？妈妈说她也不知道。

“今天是几号了？”她们着急地问妈妈，“还有几天就过圣诞节了呢？”她们每天掐着指头算着日子，终于，还有一天就是圣诞节了。

那天早晨天还是下着雨，天空黑压压一片。她们觉得今年的圣诞节肯定泡汤了，不过，她们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临近中午，乌云突然散去，天空一下放晴了。太阳公公露出它的笑脸，鸟儿开始放声歌唱，草叶上成千上万颗晶莹剔透的水珠在闪闪发光。妈妈打开门，一阵新鲜透凉的空气扑面而来，她们听到河水哗哗流动的声音。

听着河水的咆哮声，她们的心里一下凉了大半，看来今年的圣诞节泡汤了，因为圣诞老人没法渡过湍急的河流啊！

爸爸走进来，手里提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火鸡。爸爸说，要是它不到二十磅重的话，他就连毛带骨把它整个儿吃进肚里。他问劳拉：“用它来做我们的圣诞大餐怎么样？劳拉，你能不能吃下一条鸡腿？”

劳拉回答说吃得下，可还是闷闷不乐。这时，玛丽问爸爸，河水是不是退了一些？可是爸爸却回答说，没有，还在往上涨呢。

妈妈抱怨天气太糟糕，她一点也不希望爱德华先生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度过圣诞节。他们曾邀请他来和大家一块儿过圣诞节，可是爸爸摇了摇头说，这个时候过河来太危险了。

“算了吧，”爸爸说，“水流太急了，我想爱德华先生今晚不会来了。”

当然，圣诞老人也不会来了。

劳拉和玛丽都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去想圣诞老人的事。她们看着妈妈料理这只肥胖的火鸡。妈妈安慰她们说，她们是多么幸运的小女孩，住在舒适的小木屋里，坐在温暖的炉火边，还可以吃到这么棒的火鸡肉，她们觉得妈妈的话一点儿也不错。妈妈又说，圣诞老人今年不能来，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她们都是乖孩子，圣诞老人不会忘记她们，明年圣诞节他一定会准时到来的。

劳拉和玛丽还是不开心。

那天晚上吃过晚餐，她们洗了手和脚，扣上红色法兰绒睡衣的纽扣，系好睡帽带子，一本正经地做了祷告，然后躺在床上，盖好了被子。她们都有些失落，觉得一点也没有过圣诞节的气氛。

爸爸和妈妈静静地坐在炉火面前。过了一会儿，妈妈问爸爸，怎么不拉小提琴了？爸爸说：“我没心思拉琴，卡洛琳。”

又过了好一会儿，妈妈突然站了起来。

“孩子们，我把你们的长筒袜子挂起来，也许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呢。”妈妈说。

劳拉听了这话，心里怦怦直跳，可一想到湍急的河水，她的心情一下又黯淡了许多。

妈妈拿出玛丽和劳拉的一只干净袜子，把它们分别挂在壁



炉架上。劳拉和玛丽从被子里伸出头来，好奇地看着妈妈。

“好了，快睡吧。”妈妈亲吻着她们，和她们道晚安，“好好睡一觉，一觉醒来就是大白天了。”

妈妈又在壁炉旁坐下来，劳拉迷迷糊糊睡着了。她似乎听见爸爸在对妈妈说：“你这样做只会弄得更糟。”然后她听到妈妈说：“不会的，查尔斯，我们还有白糖。”不过，也许是她在做梦呢。

后来，她听到了杰克在一个劲地狂吠着。门闩在哐当当地响，有人在大喊，“查尔斯！查尔斯！”爸爸当时正在往炉火里加木炭。爸爸打开门，劳拉看见天已经蒙蒙亮了。

“好家伙！爱德华！快进来，出什么事儿啦？”爸爸惊奇地问道。

劳拉看见袜子里还是空空的，她就把脸埋进枕头里。她听到爸爸正在往火上添加木炭，听见爱德华先生说，他把衣服顶在头顶上，从河那边游了过来。他的牙齿一直咯咯地直打战，声音也一直在发抖。不过，他说，只要烤烤火就没事了。

“爱德华，你太冒险了。”爸爸说，“我们很高兴你到这儿来，但是为了吃一顿圣诞午餐，这样做太冒险了。”

“孩子们不能不过圣诞节啊，我到镇上去拿了一些礼物，就不顾河水的阻挡过来了。”爱德华先生回答道。

劳拉骨碌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大声叫道：“您看到圣诞老人啦？”

“那当然喽。”爱德华先生说。

“在哪儿？什么时候？他长得什么样儿？他说了什么啦？他真的让您带礼物给我们了？”劳拉和玛丽同时问道。

“等一等，等一等！”爱德华先生笑了。妈妈说她要按照圣诞老人的意思，把礼物放进长筒袜子里，她们不可以偷看。

爱德华先生走过来，坐在她们的床边，回答她们刚才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她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床上，并没有偷看妈妈在做什么。

爱德华先生告诉她们，当他看见河水上涨的时候，就知道圣诞老人过不来了。“但是您过来了呀。”劳拉说。爱德华先生回答说：“是的，可是圣诞老人年纪太大了，长得太胖了，他游不过来呀。只有像我这样高高瘦瘦的个儿才能游过岸来。”爱德华先生想，要是圣诞老人过不了河，他大概来到小镇上就会往回走了。你们想一想，圣诞老人为什么要白白走上四十英里路，穿过大草原，结果什么也干不了，又白白地走回去呢？他不会这样白跑一趟啊！

所以，爱德华先生就徒步走到独立镇上去。“冒着大雨去的吗？”玛丽不解地问。爱德华先生说，他穿着橡胶雨衣去的。到了小镇，他在街上就遇上了圣诞老人。“在白天？”劳拉问。她不相信有人会在白天遇上圣诞老人。爱德华先生说是在晚上，不过，街旁有一家酒店透出来的灯光把街道照得明晃晃的。

圣诞老人看见他开口说道：“喂，爱德华！”“他认识您吗？”玛丽问道，劳拉也跟着问道：“你怎么知道他真是圣诞老人呢？”爱德华先生说，圣诞老人认识天下每一个人。他是从圣



诞公公长着的那把胡须认出是圣诞老人的。圣诞老人有着密西西比河西部最长、最密、最白的胡子。

接着，圣诞老人对他说道："喂，爱德华，上次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正睡在田纳西州一堆玉米壳堆起的床上。"爱德华先生清楚地记得那次圣诞老人送给他一双红色绒线手套呢。

然后，圣诞老人说："我知道你现在住在费迪格里河下游。你认识河的那边有两个叫玛丽和劳拉的小女孩吗?"

"我当然认识她们啊。"爱德华先生回答道。

圣诞老人对他说："我心里一直牵挂着一件事。她们是两个可爱漂亮的好女孩，我知道她们一定在盼着我去，我一点也不想让她们失望。可是，河水涨得那么高，我实在游不过去。现在，我是没办法去她们的小木屋了。爱德华，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帮我把礼物带给她们好吗?"

"我很乐意帮这个忙。"爱德华先生告诉圣诞老人。

然后，圣诞老人和爱德华先生走到拴骡子的地方。

"他没有驯鹿?"劳拉问。玛丽说："因为没有下雪，他没法骑驯鹿。"爱德华先生说："的确是这样，圣诞老人到大草原来，都是牵着一匹驮背包的骡子。"

圣诞老人打开一个背包，在里面找了找，拿出了玛丽和劳拉的礼物。

"啊，是什么礼物?"劳拉激动地问道，而玛丽却问："然后他做了什么?"

后来呢，圣诞老人和爱德华先生握了握手，骑上那匹红棕

色的马。别瞧圣诞老人身材那么魁梧，长得又那么胖，可骑马却显得矫健灵活。他把那又长又白的胡子塞在围巾里。“再见，爱德华。”他说完就牵着骡子，吹着口哨，朝奇奇镇的小路走了。

劳拉和玛丽一时都不说话了，她们沉浸在了当时的情景中。

妈妈突然宣布道：“孩子们，现在可以看礼物了。”

劳拉的长袜子口上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她高兴地尖叫了一声，在床上跳了起来。玛丽也跟着跳了起来。劳拉抢先跳下床径直冲向壁炉。那闪闪发亮的东西原来是一只亮晶晶的锡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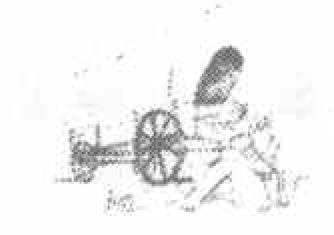
玛丽也得到了一只和劳拉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两只杯子都归她们自己所有。从今天开始，她们有自己的杯子喝水了。劳拉高兴地蹦来蹦去，又是叫，又是笑，玛丽却静静地站着，用发亮的眼睛欣赏着新杯子。

然后，她们又把手伸到长袜子筒里，摸出了两根长长的棒棒糖，糖果上还有着红色和白色的条纹。她们把棒棒糖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真是爱不释手。劳拉终于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不过，她只轻轻地舔了一下。玛丽却没那么贪嘴，一点儿也舍不得舔。

袜子里还有东西。玛丽和劳拉又摸出两个小包，她们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个心形蛋糕。咖啡色的蛋糕上还撒着一层亮晶晶的白糖，一闪一闪的，好像铺了一层雪花。

蛋糕漂亮得让人舍不得吃，玛丽和劳拉瞧了又瞧，最后劳



拉在蛋糕后面轻轻地啃了一小口，结果发现蛋糕里面全是白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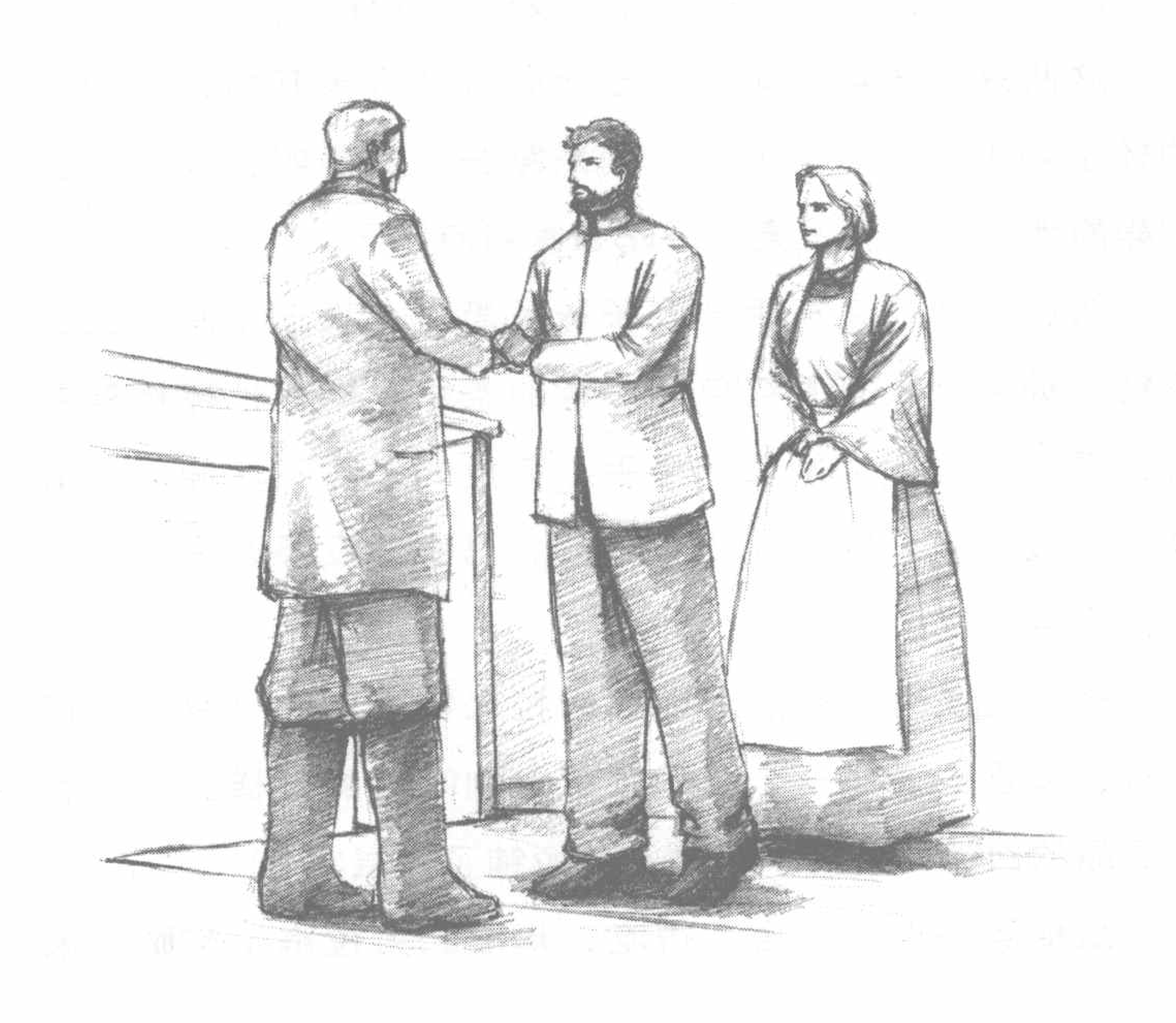
这块蛋糕是用白面粉和白糖做成的！

劳拉和玛丽不再看袜子里还有什么了。新杯子、蛋糕、棒棒糖，这些礼物已经够丰盛的了，她们高兴得简直说不出话来。不过，妈妈就在这时提醒道，你们看看，袜子里的东西拿完了吗？

她们一听又把手伸了进去。

在每只袜子的一个脚趾头里，放了一枚闪亮的新硬币啊！

她们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拥有一分钱。一想到自己拥有了



一分钱，还有一只杯子、一块小蛋糕、一根棒棒糖，她们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从来没有度过一个如此让人难忘的圣诞节！

现在，该劳拉和玛丽去感谢爱德华先生带来这么珍贵的礼物，可她们太高兴了，早已把爱德华先生抛到脑后，甚至连圣诞老人也搞忘了。相信她们过一会儿一定会想起来的，不过还没等她们想起来，妈妈已经轻声提醒道："你们不去感谢爱德华先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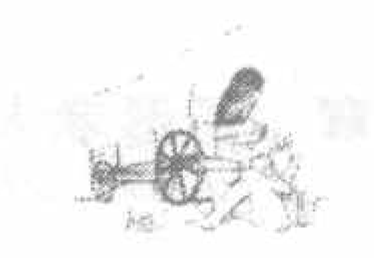
"噢，爱德华先生，谢谢您，太谢谢您啦！"她们满怀感激地说道。爸爸也握住了爱德华先生的手，使劲地握了又握。爸爸、妈妈和爱德华先生感动得几乎要哭了，劳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她只好低着头看着自己心爱的礼物。

突然，劳拉听到妈妈惊讶的叫声，她抬起头看见爱德华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番薯。他说，他过河的时候，把番薯顶在头顶正好保持重心。他琢磨爸爸妈妈可能会喜欢的，番薯可以和圣诞火鸡一块儿吃。

一共有九个番薯，这也是爱德华先生从镇上带回来的，简直太丰盛了。爸爸说："太多了，爱德华。"他们真不知如何感谢他才好！

玛丽和劳拉太兴奋了，连早餐都没心思吃。她们只管拿着亮闪闪的新杯子喝着牛奶，端出来的兔子肉和玉米粥一口都没吃。

爸爸看了有点儿着急，妈妈说："没事的，查尔斯，很快



就要吃午餐了。”

这顿圣诞午餐有鲜嫩可口的烤火鸡，还有放在炉火里的烤番薯，擦掉番薯上的灰，可以连香甜的皮一块儿吃下。还有一条咸面包，那是用剩下的白面粉做的。

除此之外，还有煮好的干黑莓和糕点。不过，这些糕点是用红糖做的，上面没撒一粒白糖。

吃完这顿丰盛的午餐，爸爸妈妈和爱德华先生围坐在炉火旁，回忆起在田纳西州和北方大森林里过圣诞节的情景。劳拉和玛丽一直看着漂亮的蛋糕，玩着闪闪发亮的硬币，用新杯子喝着水，一点一点地舔着棒棒糖，到后来，棒棒糖的前端都变得尖尖的了。

真是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啊！


白天越来越短，天空一片灰暗……

第二十章
Chapter 20

深夜里的尖叫声

白天越来越短，天空一片灰暗。晚上又黑又冷。厚厚的云层低悬在小屋上空，笼罩着荒凉的大草原。雨仍然下个不停，寒风卷着片片雪花漫天飞舞，最后飘落在枯萎的草丛中。到了第二天，雪就融化了。

爸爸每天外出打猎，捕获动物。玛丽和劳拉待在温暖舒适的小木屋帮着妈妈干活儿，缝着自己的棉被。她们和卡琳玩着拍手游戏，然后又玩着“藏顶针”游戏；她们拿出一个绳儿套在手指间玩“翻绳儿”游戏。她们还玩“热豆麦粥”，两人面对面坐着，先拍拍自己的手，再拍一下对方的手，嘴里还哼着游戏歌：

“热豆麦粥，



凉豆麦粥，
豆麦粥煮在锅里，
九呀九天老豆麦粥。

有人喜欢热豆麦粥，
有人喜欢凉豆麦粥，
有人喜欢锅里煮着的豆麦粥。
九呀九天老豆麦粥。

我喜欢热豆麦粥，
我喜欢凉豆麦粥，
我喜欢锅里煮着的豆麦粥。
九呀九天老豆麦粥。”

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爸爸打猎回来又冷又累，妈妈递给他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豆麦粥的情景更幸福的了。劳拉喜欢吃热豆麦粥，也喜欢吃凉的。豆麦粥煮的时间越长吃起来就越香。不过，从来没有煮上九天的时候。到不了九天，他们早就吃光啦！

这些天，风不停地吹着，发出尖锐悲伤凄惨的哭泣声。他们已经习惯了刮风，白天他们的耳边一直回荡着风声，晚上睡觉他们也能听到风的吼叫。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们听到了一声恐怖的尖叫声，立刻被惊醒了。

爸爸立即从床上爬了起来，妈妈问：“查尔斯，是什么声音？”

“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爸爸说着，急忙穿上衣服，“听起来好像是从史科特先生家那边传过来的。”

“天啊，难道出了什么事？”妈妈着急地问道。

爸爸穿着长筒靴。他先把一只脚放进长筒靴里，两只手拉住皮靴上面，使劲用力一拉，然后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脚，这只靴子就穿上了。

“也许是史科特生病了……”爸爸一边说着，一边穿上了另一只长筒靴。

“会不会是——”妈妈低声说道。

“不会的，”爸爸说，“我告诉过你，印第安人不会生事端的。他们在悬崖下面的营地上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

劳拉想从床上爬起来，可妈妈喊住了她：“躺下，劳拉，不要动。”她只好乖乖地躺下了。

爸爸穿上那件暖和鲜艳的花格呢大衣，戴上帽子，围上围巾，点亮了灯笼里的蜡烛，拿上枪，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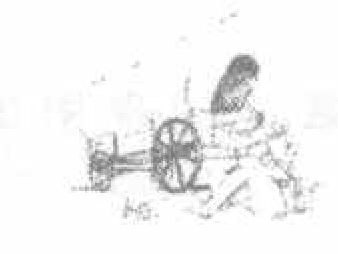
在爸爸出去转身关门的时候，劳拉看见了外面漆黑一团，连一颗星星也没有。劳拉从来没看见如此深沉的夜色。

“妈妈。”劳拉喊道。

“怎么啦，劳拉？”

“天为什么这么黑啊？”

“要下暴风雨了。”妈妈回答道。她把门关好，在火炉里加



了一根木柴，然后又重新回到床上，说：“睡吧，玛丽，劳拉。”

不过，妈妈没有睡着，劳拉和玛丽也没有一点睡意。她们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之外，什么也听不到。

玛丽把头缩进被子里，悄悄对劳拉说道：“我好想爸爸快点回来。”

劳拉在枕头上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她似乎看见爸爸走在悬崖边，走向史科特先生家。他提着一盏锡灯笼，微弱的光从灯笼的孔隙里溢出来，灯火微弱得似乎随时会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

过了好久，劳拉才悄悄说：“天肯定要亮了。”玛丽点了点头。她们一直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风声，可是却听不到爸爸回来的脚步声。

随后，她们又听到了那可怕的尖叫声，声音好像就在房屋附近。

劳拉跟着尖叫一声，跳下了床。玛丽赶紧用被子捂住了自己的头。妈妈很快起来穿好衣服，在炉火里又添加了一根木柴，叫劳拉赶快回床上去。可是劳拉求妈妈，妈妈只好同意让她起来。“把披肩披好。”妈妈说。

她们站在炉火边，侧耳倾听着外面，可是除了风声，什么也没有。她们无所事事，再也没心思回到床上睡觉。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只听到爸爸喊道：“快开门，卡洛

琳，快点！”

妈妈打开门，爸爸扑了进来，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他上气不接下气，把帽子往后一推，气喘吁吁地说道：“哇，吓死我啦。”

“怎么啦，查尔斯？”妈妈问。

“一只豹子。”爸爸说。

爸爸赶到史科特先生家的时候，看见房子里黑黢黢的，静悄悄的。爸爸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提着灯笼四处查看，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傻瓜，深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跑了两英里路，就因为风听起来像人发出的尖叫声。

爸爸不想吵醒史科特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只好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沿着悬崖上的小路急急忙忙向家里赶，突然间，他又听到了悬崖下面传来可怕的尖叫声。

“我告诉你，我当时的头发全竖起来了，把帽子都顶了起来。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撒腿就往家里跑。”爸爸告诉劳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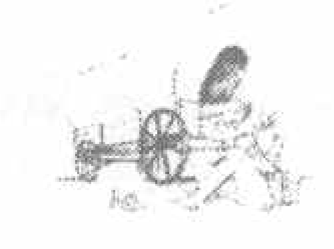
“爸爸，豹子在哪儿？”劳拉急切地问道。

“在树上，在悬崖边的一棵白杨树顶上。”爸爸说。

“爸爸，它一直跟在你后面？”劳拉问道。爸爸说：“我不知道，劳拉。”

“好了，查尔斯，你现在安全了。”妈妈说。

“是啊，能平安无事简直太幸运了。在这漆黑的夜晚，后面



还跟着一只豹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呀。”爸爸说，“劳拉，我的脱靴器在哪儿?”

劳拉把脱靴器拿给爸爸。脱靴器是一个薄薄的橡木板，一头开着一个凹槽，中间装着一个楔子。劳拉把脱靴器放在地上，楔子朝下。爸爸的右脚踩在木板的一头，把左脚放在凹槽里，那凹槽便紧紧地夹住了鞋跟，爸爸的脚用力一抽，靴子就脱下来了。爸爸用同样的方法脱掉了另一只靴子。靴子在脚上箍得紧紧的，不过一脱就脱掉了。

劳拉静静地看着爸爸做着这一切，她不解地问道："豹子会叼小孩子吗?”

“是的，”爸爸说，“豹子会把小孩子咬死吃掉。你和玛丽必须待在家里，等我把它打死了你们再出去。等天一亮，我就带着枪去对付它。”

第二天，爸爸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天时间，四处去寻找那只豹子。第三天、第四天，他又出门去追捕它。爸爸发现了豹子的脚印，发现了豹子吃过的一只羚羊的骨头，可是却总不见豹子的踪影。因为豹子常在树梢间跳来跳去，很少留下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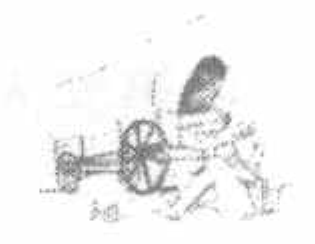
爸爸说，不消灭那只豹子，他就绝不罢休。他说："家里有小女孩，不能让豹子在附近出没。”

可是爸爸没杀掉那只豹子，也不再去寻找它了。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见一个印第安人。他们站在潮湿阴冷的森林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因为语言不通，他们无法进行交流。不过那个印第安人指着豹子的足迹，用枪比画着，表明他已经把

豹子杀死了。他指了指树梢，又指了指地上，示意他把豹子从树梢上射下来。然后，他又指了指天空，指指西边，指指东边，表示他在前一天已经把那只豹子消灭了。

总算平安无事了。那只豹子已经死了。

劳拉问爸爸，那只豹子是不是也同样会把印第安人的小孩咬死后吃掉？爸爸说是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印第安人才把豹子杀死了。





冬天终于走了。风儿变得越来越轻柔……

第二十一章

Chapter 21

印第安人聚会

冬天终于走了。风儿变得越来越轻柔，严寒的天气已经过去了。一天，爸爸看见一群大雁向北飞去。现在是该爸爸去镇上卖皮毛的时候了。

妈妈说："印第安人离我们太近了！"

"他们挺友善的。"爸爸说。他在森林里打猎的时候常遇见印第安人，他一点也不害怕。

"不一定啊！"妈妈说。劳拉知道妈妈害怕印第安人。"那好吧，查尔斯，你就到镇上去一趟，我们得买一副犁和一些种子，你快去快回。"

第二天黎明时分，爸爸就把皮特和帕蒂套上车，把一捆兽皮装上马车，然后出发到独立镇上去。

劳拉和玛丽掐着指头数着漫长而无聊的日子。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还是不见爸爸回来的身影。第五天早上，她们又开始翘首等待爸爸的归来。

这天天气晴朗，风里虽然还夹杂着一丝寒意，但是空气中已经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蔚蓝的天空下，回荡着野鸭呷呷的叫声和大雁嘎嘎的叫声。大雁排着长长的队列，一溜烟儿向着北方飞去。

劳拉和玛丽在户外玩得十分开心，可怜的杰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们。它被链子套住了，再也不能跑出来玩了。劳拉和玛丽想去安慰它，可是它不需要她们的爱抚，它只希望回到从前的时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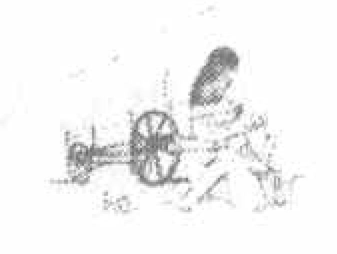
这天早上爸爸还没回家，下午仍然也不见回来。妈妈说，把皮毛卖完得花一些时间。

那天下午，劳拉和玛丽在玩“跳房子”的游戏。她们用一根小树枝在泥地上画线条。玛丽不太想玩这种游戏，她觉得她都八岁了，这种游戏可不是姑娘家玩的游戏。可是劳拉一直缠着她不放，还美美地劝说道，如果她们在外面玩，只要爸爸从河那边一走过来，她们一眼就会看见。玛丽这才同意和她一块儿玩“跳房子”。

忽然，玛丽停住向前蹦的一只脚说：“什么声音?”

劳拉也听到了那奇怪的声音，她竖起耳朵细听着。她说：“是印第安人在闹。”

玛丽愣愣地站着不动了，她已经被吓坏了。劳拉倒不怎么害怕，只是觉得那声音听起来怪怪的。那是一群印第安人发出



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是斧头砍柴发出的声音，有点像狗在狂叫，又有点像在唱一首歌，但劳拉从来没听过这样一首歌。那是一种狂野的铿锵有力的声音，不含一丝怨愤。

劳拉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可是山、树林，还有风声挡住了外边的声音，杰克一个劲狂叫。

妈妈出来听了一会儿，就立即把玛丽和劳拉喊进屋去。妈妈把杰克也拖进屋里，还插上了门闩。

她们不再玩了。两姐妹望着窗外，仔细聆听着外面传来的声音，却很难听清楚。有时候什么也听不到，有时候又依稀听到一点儿。那声音时断时续，从未停止。

妈妈和劳拉比平常更早地干完了家务活。她们把邦尼、小牛和母牛关在马厩里，把牛奶提进屋来。妈妈把牛奶过滤好后，又去井边打了一桶清水回来，劳拉和玛丽抱了几捆木柴回家。那声音始终响个不停，这会儿变得越来越响亮，节奏越来越快速，劳拉的心也跟着加快了跳动。

她们跑进屋，妈妈把门关好。要等到第二天天亮，她们才会出去了。

太阳渐渐下山了。在大草原的尽头，落日的余晖映红了整个天空。昏暗的屋子里闪烁着炉火微弱的光，妈妈开始做晚饭了。劳拉和玛丽静静地望着窗外。窗外的各种景物渐渐模糊，大地一片朦胧，天空也变得越来越灰暗。刚才的怪叫声不断从河边传过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劳拉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她听到了马车的声音，一下惊叫起来。她连蹦带跳地跑到

门口，可是却打不开门。妈妈不让劳拉出去。她自己出去了，帮着爸爸把一包包东西抱进屋来。

爸爸抱着一大堆东西走进屋来，劳拉和玛丽拉着他的袖子，扑到他的身上。爸爸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嘿嘿，别把我拉倒了。你们以为我是什么，是一棵可以爬的树吗？”

他把东西放在了桌上，一把抱住劳拉，向空中一抛，再紧紧地抱住。然后，他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抱住了玛丽。

“爸爸，你听。”劳拉说，“你听印第安人的声音。他们为什么一直发出这么奇怪的声音呢？”

“噢，他们在举行一次大聚会。”爸爸说，“我从河边回来的时候就听见了。”

爸爸出去把马从马车上解下来，把剩下的东西都抱了进来。他买了一副犁，把它放进了马厩里。为了安全，爸爸把种子全都拿进了屋里来。爸爸还买了糖，不过这次买的是红糖，白糖太贵了。爸爸还买了白面粉、玉米面、盐、咖啡和他们所需的各类种子。更令人惊喜的是，爸爸还买回了马铃薯。劳拉多么想吃马铃薯，可是这些马铃薯是用来种的。

这时，爸爸喜滋滋地打开一个小纸袋。里面装着咸饼干。他把饼干放在桌上，又打开了一个纸袋，拿出一瓶翠绿的泡黄瓜，摆在饼干的旁边。

“我想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爸爸说。

劳拉馋得口水直流。妈妈温柔地看着爸爸。没想到爸爸还一直记着妈妈是多么想吃泡菜啊。



还不只这些呢。爸爸拿给妈妈一个小包，看着她打开，那是一块够她做一身漂亮新衣的印花布。

“噢，查尔斯，你不该买的，这太花费了！”她说。可是她和爸爸的脸上一直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爸爸把帽子和格子花呢大衣挂在木架上。他看了看玛丽和劳拉，没有任何表情，便坐了下来，腿伸了出去，靠在炉火旁。

玛丽也坐了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劳拉却爬到爸爸的腿上，一边用小拳头打着爸爸，一边问道：“在哪儿，在哪儿，我的礼物在哪儿呢？”

爸爸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像洪钟一样的响亮，乐呵呵地说：“咦，我的衣兜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呢。”

爸爸说着掏出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包，慢条斯理地打开。

“玛丽，先给你，”爸爸说，“因为你很有耐心。”爸爸将一支发卡递给了玛丽，然后，他又对劳拉说：“好了，小淘气鬼，这是给你的。”

两支发卡一模一样，都是用黑色的橡胶做成的，形状像弯弯的月亮。发卡的外面是扁平的，里面有弯曲的齿缝。发卡的正中央有五颗镂空的星星，星星下面映衬着一条鲜艳的丝带，透过星星，可以看见丝带的颜色在闪烁！

玛丽的丝带是宝蓝色的，劳拉的是红色的。

妈妈帮她们梳好了头发，戴上发卡。在玛丽一头金色的头发上，在她前额的正中间，有一颗蓝色的小星星。在劳拉一头棕色头发上，在她额头上方，有一颗红色的星星在闪耀。

妈妈说："查尔斯，你没给自己买礼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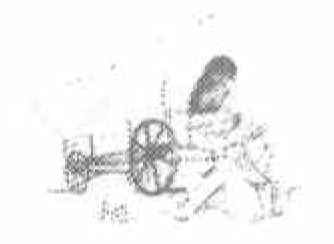
"噢，我为自己买了一副犁，"爸爸说，"天气快暖和了，我要准备耕地了。"

他们好久都没有吃过如此愉快的一顿晚餐了。爸爸平安回来了。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吃着野鸭、鹅肉、火鸡肉和鹿肉，早已经吃腻了，现在吃着油煎的腌猪肉，再品尝一点咸饼干和泡黄瓜，简直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啊！

爸爸和她们聊起了他买回来的各类种子。有萝卜、胡萝卜、洋葱、白菜种子，还有豌豆、大豆种子，玉米、小麦、烟草、西瓜种子，还有马铃薯种。他对妈妈说："卡洛琳，我们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耕种收获，往后的日子就像国王一般衣食无忧了！"

他们几乎忘记了印第安人那边传来的吵闹声。百叶窗已经放了下来，风在烟囱中呼叫，在房子四周回荡。他们对风声已经习以为常，就好像没听见一般。不过，风稍微一停，劳拉又听到了印第安人发出的一阵阵尖锐刺耳的粗野的击鼓声。

然后，爸爸和妈妈聊天，劳拉忍不住坐直了身子认真地听



着。他说，他在镇上听说政府正准备把这些白人拓荒者迁出印第安营区，因为印第安人向华盛顿政府上诉，已经得到了华盛顿政府的同意。

“噢，查尔斯，不行！”妈妈说，“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心血了。”

爸爸说他不相信镇上那些人的话。他说：“政府一定会让到这儿来开垦的人留在这儿，让印第安人搬迁到西部的。我上次听政府的人说了，这个地区随时为移民开放。”

“我希望政府赶快把这件事决定下来。咱们不说这事了。”妈妈说。

劳拉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玛丽也久久无法入睡。爸爸和妈妈坐在壁炉前，借着炉火读着报纸。爸爸带回来一份堪萨斯州的报纸。他读给妈妈听。报上的报道证实了爸爸的看法，政府不会让白人拓荒者搬迁的。

只要风一停，劳拉就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印第安人营地传来的喧闹声。甚至在呼啸的风声中，她还能听到他们疯狂的叫喊声。这些急促的声音使她的心脏越跳越快，越跳越快。“嘿！嘿！嘿咿！嘿！哈哈！”


春天姗姗而来。春风拂面，醉人心扉……

第二十二章

Chapter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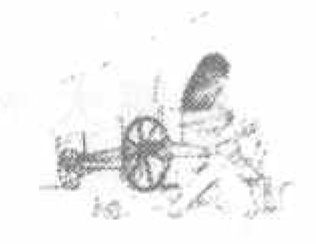
草原大火

春天姗姗而来。春风拂面，醉人心扉。户外天宽地阔，阳光明媚。朵朵白云在晴朗的高空中飘浮着，淡褐色的阴影在草原上自由地飘游着，草原尽头呈现出一片片苍白的轻柔色彩。

爸爸把皮特和帕蒂套在犁上，开始耕地了。草地上长满了厚厚一层坚硬的草根。皮特和帕蒂使出浑身的劲拖着犁，锋利的犁慢慢把泥土翻出一条狭长的沟来。

枯草又长又密，草根死死地紧扎着土地。爸爸犁过的地看起来不像一块要耕种的地。长长的草根被翻了起来，到处都是枯草。

可是爸爸赶着皮特和帕蒂不停地耕着。爸爸说，今年可以先种马铃薯和玉米，明年枯草和草根就会腐烂，再过两三年，这就会是一块富饶的耕地了。爸爸喜欢这块耕地，因为它很肥



沃，地里连一棵树、一个木桩和一块小石头都没有。

这时，有一大帮印第安人骑着马沿着他们常走的小路走来。到处都是印第安人。他们在河边的树林里打猎，枪声一直在林中回响。谁也不知道草原上究竟有多少印第安人。草原上看似平平坦坦，一望无垠，其实不然，劳拉常常看见草地上突然冒出一个印第安人来，好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

印第安人经常光临她们的小木屋。有的很和善友好，有的则粗鲁暴躁。他们都是来索要食物和烟草的。他们要什么，妈妈就给什么，生怕得罪他们。只要看见印第安人指着什么东西咕哝一声，妈妈就马上把那东西拿给他们。不过，家里大部分食物都藏了起来，还上了锁。

杰克一直很凶，甚至对劳拉也不例外。它一直被链子套着，常常趴在地上，对印第安人充满仇恨。现在劳拉和玛丽已经对印第安人见惯不惊了，印第安人已经吓不倒她们。不过有爸爸和杰克在身边，她们觉得更安全。

一天，她们正在帮妈妈做午饭，小卡琳在阳光照耀着的地板上玩耍着，不料突然间阳光不见了。

“暴风雨马上要来了。”妈妈说着朝窗外望了望，劳拉也向外张望着。南方的天际上一大片乌云滚滚而来，太阳一下就不见了踪影。

皮特和帕蒂从地里跑了回来，爸爸扛着沉重的犁，一路小跑着跟在后面。

“草原起火了！”爸爸嚷道，“快拿桶来装满水，把麻袋浸

在水里！快点！”

妈妈跑到井边，劳拉迅速跑过去把木桶拉到井边。爸爸把皮特拴在房子旁边，解开母牛和小牛的绳索，把它们关进马厩里，又去把邦尼牵回来拴在北边的墙角旁。妈妈快速地吊上一桶又一桶水。劳拉跑过去接过爸爸从马厩里扔出来的一条条麻袋。

爸爸扶着犁，大声吆喝着皮特和帕蒂快快跑。天色完全变暗了，就像太阳落了山一般。爸爸在小木屋西边和南边分别犁出一道沟，然后又跑到房子的东边犁地去了。一只只兔子从他的身旁蹿过去，好像根本没把爸爸放在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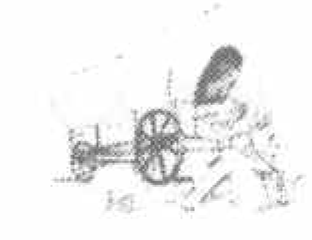
皮特和帕蒂飞跑着回来，爸爸扛着犁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爸爸把它们拴在木屋北边的一个角落里。桶里盛满了水，劳拉帮着妈妈把麻袋浸在水里。

“还有一条沟来不及犁了。”爸爸说，“卡洛琳，快点，火来得比马跑得还快！”

爸爸和妈妈抬起木桶，一只野兔嗖地一下从桶旁蹿了过去。妈妈让劳拉待在屋子里。爸爸和妈妈抬着满满一桶水摇摇晃晃地向着土沟边跑去。

劳拉待在屋子里，看见熊熊大火夹着滚滚浓烟向这边蔓延开来。受惊的野兔从木屋旁边跳过去，完全不顾杰克在那里，杰克也没心思理睬它们。它眼瞧着熊熊大火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靠近了劳拉。

风尖厉地呼啸着。在烈火面前，成千上万只鸟儿拼命地飞



着，无数只兔子惊慌地逃着。

爸爸沿着土沟放火烧掉土沟对面的枯草。妈妈跟在后面，拿着湿麻袋试图挡住蔓延开来的火焰。整个草原上，四处可以看见兔子在跳。一条条蛇在游走。松鸡伸长脖子，张开翅膀，悄无声息地跑着。鸟儿在怒吼的风中凄厉地惊叫。

爸爸放火烧掉小木屋四周的草，火苗在跳跃，然后他帮妈妈用湿麻袋扑打着这些火苗。火势凶猛，甚至烧着了土沟里的野草。爸爸和妈妈用湿麻袋扑灭土沟里的火，用脚踩着燃烧着的野草。他们在浓烟中奔来跑去，和大火顽强地搏斗着。

草原上的大火席卷而来，在呼啸的狂风中怒吼着。滚滚火焰扑腾着，高耸入云，随后又随风降落在地上，点燃了火墙前方的草。空中弥漫着滚滚浓烟，浓烟上方吐出了一道道红光，染红了半边天空。

玛丽和劳拉手牵着手躲在墙角，浑身直打哆嗦。小卡琳待在屋子里。劳拉想帮忙，可她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就像大火在怒吼燃烧一般。她吓得胆战心惊，眼睛被烟熏得直掉眼泪。眼睛、鼻子和嗓子被烟呛得难以忍受。

杰克又叫了起来，邦尼、皮特和帕蒂不安地挣扯着缰绳，发出可怕的嘶鸣。橘红色的火焰跑得比马还快，颤动的火光在疯狂乱舞。

爸爸刚才点燃的小火把草地烧焦了一圈。小火逆着风缓慢地向前行进着，渐渐地与飞奔而来的大火汇聚在一起。一瞬间，燎原大火吞没了星星之火。

风一下把火卷到了半空中，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小木屋四周被大火包围了。

一会儿，火势过去了。大火绕过房子，继续向前蔓延。

爸爸和妈妈扑灭了屋子前后零星的小火花。等全部都扑灭后，妈妈进屋洗了脸和手。她浑身都是烟灰和汗水，身子还在发抖。

妈妈说没事了。“逆火救了咱们一回，”她说，“结果还算



好。"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烧焦的味道。放眼望去，草原变得光秃秃的，黑糊糊的，一缕缕残烟升起，灰烬四处飞扬。整个草原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不过，令爸爸和妈妈万分庆幸的是，这场大火没有给他们造成任何损失。

爸爸说，这场大火幸亏绕过他们的家，眼看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的小木屋就保不住了。爸爸问妈妈，"假如我到镇上去了，要是大火烧起来了，你们会怎么办?"

"我们当然和鸟儿、兔子一块儿跑到河边去。"妈妈说。

草原上的野生动物都知道该怎么逃生。它们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着、跑着、跳着、爬着，齐刷刷地赶到能避火的水边。只有那些地鼠钻进了洞里。等火势熄灭以后，这些动物就探出头来观望着四周光秃秃、残烟缭绕的大草原。

接着，鸟儿从河边飞向了天空，一只兔子小心翼翼地跳出来四下张望着。又过了一会儿，蛇才爬了出来，松鸡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大火烧到悬崖那边就熄灭了，没有烧着河边的洼地，也没有烧着印第安人的营地。

那天晚上，爱德华先生和史科特先生都特意来看爸爸。他们都很担心，因为他们怀疑这是印第安人故意放火，目的是想赶走移民。

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说，印第安人经常放火烧草原，是为了让青草长得更快一些，马跑起来也方便一些。因为他们的马

在又高又密的草丛里跑不起来。现在放火烧掉这些野草，爸爸觉得犁起地来就要容易得多了，从这方面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情。

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从印第安人营地里那边传来的击鼓声和呐喊声。劳拉像一只小老鼠安静地坐在门前，听着爸爸他们的谈话和印第安人的喧闹声。星星点缀在烧焦的草原上空，看起来又大又近，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劳拉的头发。

爱德华先生说，营地里的印第安人太多了，他不喜欢这样。史科特先生说，他搞不明白那么多印第安人聚在一起，如果不是想为非作歹，又是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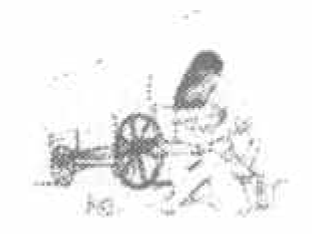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没有一个是好人。”史科特先生说。

爸爸说，他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只要不去触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也会和这些人一样和平相处。他们多次被迫迁向遥远的西部，自然会讨厌白种人，这点也情有可原。不过作为一个印第安人，应该理智地认清自己的处境。吉普森要塞和奇奇镇驻扎了一些军队，印第安人不敢轻举妄动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些营地里嘛，我告诉你，”爸爸说，“他们正在准备春季的猎牛活动。”

爸爸说他们一共有六个部落聚集在营地里，平时他们部落之间常常互相争斗，可一到了春季就讲和了，大家聚集在一起猎杀野牛。

“他们立下誓言要和平共处，”他说，他们正想着捕获野牛的事，不像是准备对付我们的。印第安人会不断地聚会、一起商量，一块吃喝，等时期一到，他们就会全体出动去追击野牛



群。用不了多久，野牛就会随青草而居。天啊！我好想参加这样的大狩猎，那场面一定壮观无比！”

“嗯，我想你说得对，查尔斯。”史科特先生慢悠悠地说道，“无论如何，我要把你的看法告诉史科特太太。她总是忘不了明尼苏达州的那次大屠杀。”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吹着口哨耕地去了……

第二十三章

Chapter 23

印第安人的战斗呐喊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吹着口哨耕地去了。中午回来的时候，他全身沾满了烟灰，可是他很愉快，再也没有又高又密的野草妨碍他的工作了。

可是，印第安人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河岸上的印第安人越聚越多。玛丽和劳拉每天都看到印第安人营地升起缕缕炊烟，晚上又听到他们粗暴的吼叫声。

爸爸早早就从地里回来了。他干完了家务活，再把皮特、帕蒂、邦尼和母牛、牛犊关进了马厩里。惨白的月光下，天气十分清冷，爸爸不让这些牲口待在院外吃草。

暮色四起，渐渐笼罩了整个草原，风声渐渐沉寂。从印第安营地那边传来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狂。爸爸把杰克牵进了屋子，关上了门，闩上门闩。天亮前，谁也不能出门。



夜色悄悄向小木屋袭来，黑暗让人十分恐惧。印第安人的叫喊声响彻云霄。有一天晚上，他们开始击起了鼓，鼓声隆隆，震颤大地。

在睡梦中，劳拉总能听到叫嚷声和令人心悸的鼓声。她听到杰克用爪子抓扒地板的声音和它低沉的吼叫声。有时候，爸爸会从床上坐起来，侧耳聆听着外面的动静。

一天晚上，爸爸从床下的一个盒子里拿出做子弹用的模子。他在炉子面前坐了许久，把铅熔化后制成子弹，直到把所有的铅用完他才停下手中的活。

劳拉和玛丽躺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爸爸。在她们的印象中，爸爸可从来没有造过这么多的子弹。玛丽不解地问道：“爸爸，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啊？”

“噢，我现在闲得没事儿做。”爸爸说着，轻松地吹起了口哨。可是爸爸整整耕了一天地，回家累得连拉小提琴的心思都没了。要是放在平时，他早就上床睡觉去了，而不会为造子弹而熬夜啊！

印第安人不再到小木屋里来。有好几天玛丽和劳拉都没遇见印第安人。玛丽不想到外面去玩，劳拉只好独自一个人在外面玩耍。不过，她对大草原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给人一种不安全感，好像有什么东西躲藏在草原深处。有时候劳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偷偷地看着她，有时候她又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跟随着她，当她转过头去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史科特先生和爱德华先生提着枪来找爸爸，他们在地里交

谈了一阵子，然后就径直走了。爱德华先生没进屋子来坐坐，劳拉感到十分失望。

吃午饭时，爸爸对妈妈说，有些移民正在商量做围桩。劳拉不知道围桩是什么意思。爸爸告诉史科特先生和爱德华先生，那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他对妈妈说："如果我们真需要建围桩，那也该在建房子之前就把它建好。现在要是再建，就表明我们真是害怕他们，我才不愿意干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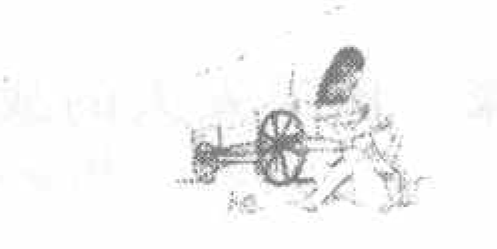
玛丽和劳拉互相望了望，她们知道现在问问题根本没用。只要她们一提问，大人就会告诉她们，吃饭时如果大人不提问，小孩子就不能讲话，要不就告诉她们小孩子只管听着不要多问。

那天下午，劳拉终于有机会问妈妈什么是围桩。妈妈说，有些东西会让小孩子一直问个不停，妈妈的意思是说不管小孩子怎么问，大人是不会告诉答案的。玛丽看了劳拉一眼，那表情仿佛在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嘛，问了也是白问。

杰克不再把耳朵贴到头后面去了，也不再对着劳拉笑了。即使劳拉轻轻地抚摩它，它也竖起耳朵，脖子上的毛也都紧张地竖起来，一副龇牙咧嘴、凶神恶煞的模样。每天晚上，杰克总是不停地狂吠着。印第安人的叫喊声一阵紧似一阵，一天比一天显得高亢、狂暴和疯狂。

到了半夜，劳拉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惊叫了一声，原来她听到了一阵恐怖的声音，吓得她毛骨悚然，直打哆嗦。

妈妈急忙跑过去，轻轻地安慰着她："别吵，劳拉，别吓着卡琳了。"



劳拉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妈妈给她穿上衣服。炉火用灰压着，屋子里漆黑一团。妈妈还没上床睡觉。月光从窗外泻进来，百叶窗还开着。爸爸拿着枪，站在窗前注视着外面。

黑暗里，传来了阵阵鼓声和印第安人的呐喊声。

不久，那种可怕的声音再次传来。劳拉觉得她的身子仿佛在往下沉。没有一件实在的东西让她抓，她抓不住任何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尖叫："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哎呀，爸爸，那是什么？"

劳拉全身发抖，好像生病了。她听到了猛烈敲打的鼓声和声势浩大的呐喊声，她要妈妈抱着她，她才感到安全。爸爸对劳拉说："那是印第安战士的呐喊声。"

妈妈轻轻地嗯了一下，让爸爸不要说这些。爸爸却对妈妈说道："卡洛琳，让她们知道也好。"

爸爸向劳拉解释道，那是印第安人在商议战争。不过，他们现在只是在商量，还围着营火在跳舞。爸爸让玛丽和劳拉不要害怕，有爸爸在身边，有杰克在这里，还有吉普森要塞和奇奇镇的军人保护他们。

"所以，玛丽和劳拉，你们不用害怕。"爸爸又强调道。

劳拉哆哆嗦嗦地说道："爸爸，我不怕。"其实她早就吓坏了。玛丽吓得说不出话来，藏在被窝里浑身直发抖。

这时，卡琳哭了起来。妈妈抱着她坐在摇椅里，轻轻地摇

着她。劳拉爬下床，挤到妈妈的膝盖旁边。玛丽也从床上爬下来，蜷缩在妈妈的身边。爸爸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

阵阵鼓声仿佛敲打在劳拉的头顶上，仿佛击中她的心灵深处。印第安人狂暴的呐喊声，比狼的嗥叫还令人发毛。劳拉知道要出事了。紧接着，传来了印第安人宣战的呐喊声。

从来没有一场噩梦比这天晚上更令人恐惧。噩梦再令人害怕，但那仅仅是一个梦，到最可怕的时候，你就会惊醒过来。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却是活生生的，劳拉不能一醒了事，她无法逃避这个现实。

宣战的呐喊声骤然停止，劳拉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她仍然待在黑暗的屋子里紧紧地依偎着妈妈，妈妈浑身也在哆嗦。杰克的叫声紧接着低沉了下来。小卡琳又哭闹起来。爸爸擦了擦额上沁出的密密的一层汗，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叫喊声。”爸爸说，“你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学会这种声音的吗？”没有人回答他。

“他们根本不需要枪，光凭这种叫喊声就足以把人吓死。”他说，“我口渴得要命，连吹个口哨都吹不出了。劳拉，给我一点水。”

劳拉听见爸爸说话，感觉好多了。她给爸爸舀了满满一勺水。爸爸接过水，冲着劳拉笑了笑，劳拉心情变得舒畅起来。爸爸喝了几口水，笑着说道：“好了，我又能吹口哨了！”

爸爸说着就吹了几声，向劳拉展示他真能吹出来了。



然后，爸爸又仔细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劳拉也侧耳倾听着。他们听到远方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声音越来越近。

此时，木屋的一侧传来了击鼓声和一阵急促刺耳的喧闹声，屋子的另一侧则传来了一位骑士策马扬鞭的奔跑声。

嗒嗒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突然这声音绕过木屋，一闪而过。蹄声渐渐远去，消失在了空中。

月光下，劳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骑着一匹黑色印第安小马的背影。她看到那人的身上披着一条毯子，光秃秃的头顶上插着一簇羽毛，惨白的月光照着泛着寒光的枪筒。眨眼工夫，那个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空荡荡的大草原上，什么也没有了。

爸爸说，他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印第安人就是上次想和他说法语的奥萨格人。

爸爸自言自语地问道："这么晚了，他骑着马拼命赶路做什么呢?"

没人回答他，因为谁也不知道。

鼓声又开始响起来了，印第安人继续在叫喊。可怕的战争呐喊声再次袭来。

过了很久，印第安人的声音才渐渐减弱，变得稀疏了。最后，卡琳哭累了，终于睡着了。妈妈把玛丽和劳拉叫上了床。

第二天，他们都不敢出门。爸爸一直守在她们跟前。印第安人的营地上悄无声息，整个大草原一片寂静，唯有风在焦黑的土地上空盘旋怒吼，再也听不到风吹草动发出的沙沙声。风吹过小屋，发出像流水一般的哗哗声。

可是，这天晚上印第安人营地发出的喧闹声，比前一晚上显得更加有恃无恐。印第安人的呐喊声听起来比噩梦还可怕。劳拉和玛丽紧紧地靠着妈妈，小卡琳吓得哇哇直哭。爸爸拿着枪站在窗前，注意力高度集中地注视着外面，杰克整晚不停地走来走去，汪汪叫着，只要那边的呐喊声一响，它就跟着一个劲地狂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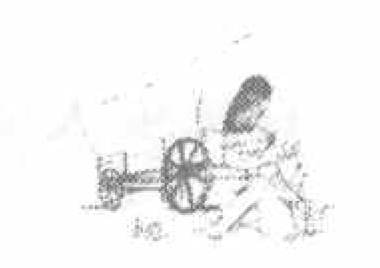
过了一晚又一晚，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劳拉和玛丽被弄得精疲力竭，她们在阵阵鼓声和叫喊声里睡着了。可是只要印第安人发出宣战的呐喊声，她们立刻会从睡梦中惊醒。

寂静的白天比晚上更难熬。爸爸一直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侧耳倾听着外面的一切。犁扔在地里，皮特、帕蒂、邦尼、母牛和小牛犊都被关在马厩里，玛丽和劳拉也被关在了小木屋里。爸爸不停地走来走去，在草原上东看看西瞅瞅，只要有一点动静，他立马转过头去看个究竟。他几乎难得安安心心吃上一顿饭，他总是马不停蹄地走来走去，认真查看着周围的一切。

有一天，爸爸一头栽在桌子上睡着了。妈妈、劳拉和玛丽都静悄悄的，不敢出声，生怕吵醒了爸爸。爸爸是如此疲惫不堪。可不一会儿，爸爸就一个激灵从梦中惊醒过来，他严厉地对妈妈说道："再也不能让我睡着了啊！"

"有杰克在看家呢。"妈妈温柔地说道。

那一天晚上的情形最糟糕。鼓敲得一阵紧似一阵，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整个河岸都回荡着宣战的呐喊声，显得气势汹



汹、气壮山河。劳拉紧张得浑身酸疼，有种疼彻骨髓之感。

爸爸站在窗前说："卡洛琳，他们内部发生争吵了，也许会相互打起来。"

"噢，查尔斯，我倒希望他们打起来。"妈妈说。

整整一夜，没有片刻安宁。黎明前，最后一次呐喊结束。劳拉靠在妈妈的膝盖上睡着了。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玛丽就睡在她的旁边。门大大地开着，阳光照在地板上。劳拉知道快到中午了。妈妈正在做午餐，爸爸坐在门前。

他对妈妈说："又有一帮人朝着南边走了。"

劳拉穿着睡衣跑到门前，看见远处有一队印第安人。这支队伍映衬着黑色的草原，向着南方前行。远远看上去，印第安人骑在马背上的身影是那么渺小，就像一只只蚂蚁。

爸爸说，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支队伍向着西部走了。现在这一帮人正朝着南走。这就表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争吵。现在，他们正在陆续离开河边的营地。看来，他们不会在一起猎野牛了。

夜晚悄悄来临。除了风声，周围静悄悄的。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睡个好觉啦！"爸爸说。果真如此，他们一家人都美美地睡了一觉，连个梦都没做。早晨醒来时，劳拉看见杰克仍乖乖地睡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晚上也是静悄悄的，他们又香甜地睡了一夜。早晨起来，爸爸感到像雏菊一般精力充沛，他决定沿着河边走走，

去侦察一下情况。

他把杰克拴在墙角的铁环上，然后拿着枪，沿着通向河边的小路走去。

劳拉、玛丽和妈妈没心思做其他事，只好静静地等着爸爸回来。她们待在屋子里，盼着爸爸早点回来。照在地板上的太阳光从来没有移动得如此缓慢。

可把爸爸盼回来了。他回来时天色已近黄昏，一切都平安无事。他沿着河边走了很远很远，看到了许许多多印第安人遗弃的营区。除了一群奥萨格人还驻扎在那儿，其他印第安人全都撤走了。

爸爸在森林里遇见了一位能和他交谈的奥萨格人。那人告诉爸爸，除了奥萨格人，其他印第安人全都决定把进入印第安领地的白人杀光。他们正准备动手时，一位印第安人骑着马冲进他们的狂欢典礼上。

那位印第安人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从远道匆匆赶来，因为他不赞成印第安人杀死白人。他是一个奥萨格人，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那名字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

“苏答杜前。”爸爸说出了那人的名字。

“他不分昼夜地与其他印第安人争执着。”爸爸说，“直到其他奥萨格人都同意了他的看法。然后，他站起来对所有的人宣布道，如果有人想要屠杀白人，那么奥萨格人首先向他开战！”

这就是最后那个可怕的夜晚吵得如此激烈的原因。



其他的印第安人对着奥萨格人大吼大叫，奥萨格人也绝不服输地冲着他们呐喊。最终，其他印第安人不敢同苏答杜前作对，第二天，他们就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那真是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啊！”爸爸说。无论史科特先生怎么说，爸爸是绝不相信印第安人没有一个是好人的说法了。



大家又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能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真是一种享受……

第二十四章
Chapter 24

印第安人走了

大家又舒舒服服睡了一觉。能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真是一种享受！周围的一切显得十分安全和宁静。只有猫头鹰在河边的树林里呼哦——呼哦——不停地叫着。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一轮明月正缓缓地游过天穹。

一大早，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大地。在河边，一群群青蛙在呱呱地叫着，仿佛在说："蹲低点儿，蹲低点儿，最好绕道走。"

自从妈妈告诉玛丽和劳拉青蛙说的是什么之后，她们就能听懂青蛙说的话了。

大门开着，和煦的春风吹进了屋子。早饭后，爸爸兴致勃勃地吹着口哨出门去了。他准备套上皮特和帕蒂犁地去，突然，爸爸的口哨戛然而止。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向东边望了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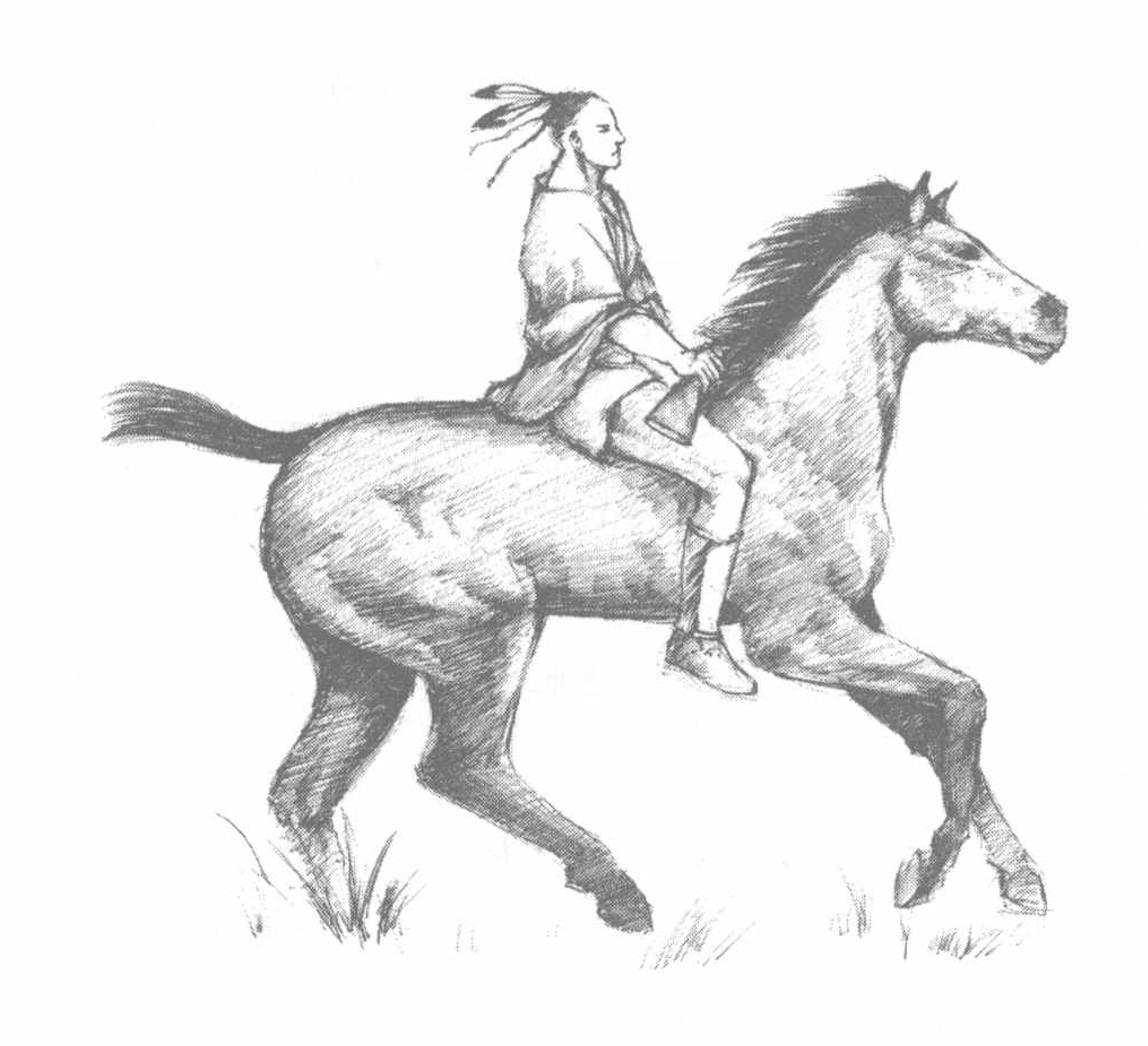
说：“快来看看！卡洛琳，还有你们，玛丽和劳拉。”

劳拉率先跑了出去，她感到异常惊讶。印第安人来了。

他们不是从河边过来的，而是骑着马从遥远的东边洼地走了过来。

领头的是那个曾在月光下骑着马经过他们家门前的高个子印第安人。杰克一个劲地叫着，劳拉的心扑通地跳着。幸好她靠着爸爸站着。不过她知道这是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他就是平息那场可怕的战斗呐喊声的奥萨格族的首领。

他的黑马随意地踏着脚步，风掀起了它的鬃毛和尾巴，像旗帜一样飘扬。马的鼻子和头一点儿束缚也没有，它没装辔头，



没有配马鞍，甚至身上连一根皮带也没有。它自由自在地沿着印第安人所走的小路一路小跑着，好像它心甘情愿让主人骑在它的背上。

杰克凶狠地吠叫着，它极力想挣脱掉套住它的链条，去报复这个曾经把枪口对准它的印第安人。爸爸说："安静点儿，杰克！"可杰克仍然狂叫不已，爸爸不得不抽打杰克，并命令道："躺下！安静点！"杰克只好蜷缩成一团，不再吭声。

黑马向着这边跑了过来，劳拉的心越跳越快。她看见了印第安人穿着缀满五颜六色珠子的鹿皮皮鞋，她沿着靠着马腹上的皮革裹腿往上看，印第安人身上披着一条鲜艳的毯子，一只裸露着的棕红色手臂提着一把枪，横放在黑马光亮的肩上。劳拉继续朝上看，看见了印第安人一张凶狠却又平静的棕色脸庞。

那是一张骄傲而沉着的面孔。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哪怕是天塌下来了，他总是那副表情，任何事情也不能改变他。整张脸上，唯有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他骑在黑马上，稳如泰山一般，光秃秃的头顶上有着一绺头发，上面插着一束老鹰羽毛。当他骑着马飞奔而去时，那束长长的鹰羽在风中摇曳飘扬。

"他就是苏答杜前。"爸爸屏住呼吸小声说道，他举起手深深地向他致敬。

那匹快乐逍遥的黑马和那平静如水般的印第安人一闪而过。他们经过小木屋时，好像小木屋、马厩、爸爸、妈妈、玛丽和劳拉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



爸爸、妈妈、玛丽和劳拉慢慢转过身来，目送着印第安人那骄傲挺直的背影。紧接着，他们的眼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马、毯子、光头和老鹰羽毛。一个接一个，越来越多的战士跟随在苏答杜前后面。一张张棕色的脸庞一晃而过。马鬃和马尾随风飘扬，珠子在闪闪发光。衣服上的坠子发出了悦耳的声响。插在印第安人光头上的一束老鹰羽毛随风飘摇。小马上横放着的步枪一一地排开。

劳拉看到那么多小马显得异常激动，有黑的、枣红的、灰的、棕的，还有带斑点的小马。小马沿着印第安人留下的足迹嗒嗒地走过去。它们见了杰克，就张大了鼻孔，小心地躲远一点儿，不过它们还是勇敢地继续前行，还用亮闪闪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劳拉。

“哇，好漂亮的马！看，多漂亮的马啊！”劳拉拍着双手嚷着，“看那匹带花斑的马。”

她想，看着这一匹匹向她飞奔而来的马，真是百看不厌啊！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了骑在马背上的妇女和小孩子，他们跟在印第安男人后面。赤裸着身体的棕色印第安小孩与玛丽和劳拉差不多大小，他们一个个都骑着漂亮的小马。小马都不用上马鞍，小孩都不用穿衣服。他们的皮肤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们长长的直发在风中随风飘扬，他们黑亮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们像印第安大人一样挺直腰板稳稳地坐在了马背上。

劳拉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印第安小孩，他们也好奇地看

着她。她突然萌生一个天真的愿望：她想当一个印第安女孩！当然她并不是真想成为印第安小女孩，她只是想裸着身子，骑着小马，在和煦的微风中和明媚的阳光中玩耍。

印第安小孩的妈妈也骑着小马。皮革裹腿上的坠子在她们腿前摇摆，她们也裹着一条毯子，但是她们的头上只有乌黑的头发，没有插羽饰。她们的脸是棕色的，表情十分平静。有些人背着一只狭长的包裹，婴儿从包裹里探出了脑袋。有些幼儿或婴儿放在马匹一侧的篮子里，靠在妈妈身旁。

越来越多的小马驮着婴幼儿从小木屋前经过。紧接着，有一位妈妈骑着马走了过来，她的坐骑两侧分别放着一只篮子，篮子里各装着一个小孩。

劳拉眼睛直直地看着靠近她的那个小孩的明亮的眼睛。那个婴儿的小脑袋从篮子里露了出来，他的头发好像乌鸦一样发黑，他的眼睛像没有星星的夜晚那样黑沉沉的。

婴儿的黑眼睛骨碌碌地看着劳拉，劳拉也深深地望着小孩。劳拉突然很想把这个婴儿抱回家。

"爸爸，"她说，"我想要那个印第安小孩子！"

"嘘，劳拉！"爸爸严厉地呵斥道。

这个小婴儿已经走过去了，没想到他又转过头来，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劳拉。

"哦，我要他！我要他！"劳拉向爸爸恳求道。那个婴儿越走越远，可他一直恋恋不舍似的看着劳拉。"他想和我待在一起，"劳拉苦苦相求道，"求您了，爸爸，求您了！"



“嘘，”爸爸说，“那个印第安妈妈舍不得她的孩子。”

“噢，爸爸！”劳拉继续央求着，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知道哭是挺丢脸的，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印第安婴儿走远了。她再也看不到他了。

妈妈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真羞喔，劳拉，”妈妈说。可是劳拉还是一个劲地哭着，“你为什么偏偏想要一个印第安小孩子呢！”妈妈闹不明白。

“他的眼睛像黑色的宝石！”劳拉抽泣着说。劳拉自己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想要一个印第安小孩。

“为什么你不要别的婴儿呢？我们也有一个啊，我们有小卡琳啊！”妈妈说。

“可是我还要一个！”劳拉哭得更大声了。

“真是莫名其妙！”妈妈说道。

“劳拉，你看看印第安人，”爸爸说，“看看西边，再看看东边，你的眼里看到了什么。”

一开始，劳拉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她的眼睛里满含泪水，她的喉咙也被哽咽了。不过，她还是听从了爸爸的话。过了一会儿，她的心情就平静了许多。她看了看西边，又看了看东边，到处都是印第安人。那支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

“印第安人多得可怕。”爸爸说。

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骑着马从小木屋前经过。小卡琳已经看腻了，就坐在地板上自己玩了起来。劳拉坐在台阶上，爸爸

紧挨她站着。玛丽和妈妈坐在门前。他们仍然好奇地打量着这一切。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没有人想到吃饭。印第安人的人马仍然陆续从小木屋前经过，马匹上驮着一捆捆兽皮、帐篷架子、晃来晃去的篮子和锅碗瓢盆。终于，最后几位印第安妇女和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子骑着马走过去了。爸爸、妈妈、劳拉和玛丽仍然呆呆地站在门前，看着印第安人的背影慢慢消逝在西边的尽头，留下了一片寂静和空旷。整个世界刹那间显得十分的落寞与孤寂。

妈妈说她什么也不想做，她有一种失落感。爸爸安慰妈妈好好休息一下，不用做其他的事。

"你一定要吃些东西，查尔斯。"妈妈说。

"不用。"爸爸说，"我不饿。"爸爸沉着冷静地把帕蒂和皮特套好，又开始去犁那坚硬的土地了。

劳拉也没有胃口。她在台阶上坐了很久，看着空旷无人的西边，那正是印第安人远去的地方。她的眼前还浮现出了飘扬的羽毛和黑色的眼睛，耳边回荡着马嗒嗒的脚步声。





印第安人走了以后，草原上显得异常地安静……

第二十五章

Chapter 25

爸爸的决定

印第安人走了以后，草原上显得异常地安静。一天早晨，整个大地全都披上了绿装。

“草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妈妈惊奇地问道，“我原以为整片土地都是黑糊糊的，现在却到处都是绿油油的。”

天空中，一群群野鸭和大雁正在飞往北方。乌鸦停留在河边的树上呱呱地乱叫。风在新长出的草丛里窃窃私语，带来了阵阵清香和勃勃生机。

一早醒来，百灵鸟儿唱着歌儿飞向云霄。一整天，麻鹊、水鸟和鹬在河边的洼地里唧唧喳喳不知疲倦地唱着歌。到了傍晚，连嘲鸫也加入到了鸟儿的大合唱中，开始放声歌唱。

一天晚上，爸爸和玛丽、劳拉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小白兔在星光下的草丛中嬉闹。三只兔妈妈晃着耳朵跳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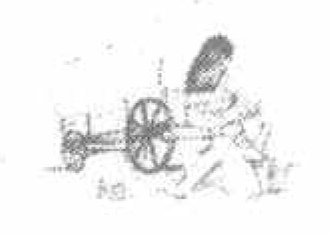
跳去，幸福地照看着小白兔。

白天，大家都很忙碌。爸爸抓紧时间耕地，玛丽和劳拉帮着妈妈种菜。妈妈用锄头在翻过的草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劳拉和玛丽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播进坑里，然后妈妈就给种子盖上土。他们种了洋葱、胡萝卜、豌豆、蚕豆和萝卜。他们都显得十分高兴，因为春天已经来了，他们很快就可以吃上新鲜可口的蔬菜，只吃面包和肉食的生活就会一去不复返啦。

一天傍晚，爸爸早早地从地里回来，帮助妈妈移栽包心菜和番薯。妈妈早在几天前就把包心菜的种子播撒在一个平底箱子里，然后放进屋子，每天小心地给它浇水。太阳一出来，妈妈就把箱子移到窗口，让箱子享受太阳光的轻抚。妈妈还留有一个圣诞节没吃的番薯，把它种在另一个箱子里。现在，包心菜的种子已经发芽了，长出了一片片灰绿色的嫩叶儿。番薯的每个芽眼上也长出了嫩芽和几片绿叶。

爸爸和妈妈小心翼翼地拔出每一棵嫩秧，把它们轻轻地移栽到为它们挖好的坑里。他们给秧苗浇上水，然后给秧苗的坑里盖上土。忙完这些，天已经完全黑了。爸爸和妈妈也都累了。不过，他们都很开心，因为今年就可以吃上包心菜和番薯了。

每天，他们都要到菜园子里看看。菜园刚从草原上开辟出来，土显得有些硬，草也比较多，不过，所有的小苗都在茁壮成长。皱巴巴的豌豆叶儿冒出来了，小小的洋葱嫩叶也长出来了。小小的蚕豆破土而出，长出了一根根像弹簧一般柔软的嫩黄色小豆茎。接着蚕豆裂开，吐出了两片叶芽儿，叶芽儿舒展





开来，冲着阳光舒展着自己柔弱的身体。

过不了好久，他们就要开始过着国王一般的生活了。

每天早晨，爸爸都愉快地吹着口哨下地干活。他已经种了一些马铃薯，还留了一些以后种。现在，爸爸的腰间绑着一袋玉米，他一边犁地，一边把玉米种子撒到犁好的土沟里，然后再把一些泥土翻盖在种子上面。当玉米种子穿破泥土长成一株

株玉米时，他们就拥有一片青翠茂密的玉米了。

等到那一天，他们的餐桌上就多了黄澄澄的玉米了。第二年冬天，皮特和帕蒂也可以吃到玉米啦！

一天早晨，玛丽和劳拉正在清洗盘子，妈妈在整理床铺。妈妈哼着歌，劳拉和玛丽谈论起了菜园，劳拉最喜欢吃豌豆，玛丽最喜欢吃蚕豆。突然，她们听到了爸爸在愤怒地大声说着什么。

妈妈急急忙忙冲出了门，劳拉和玛丽站在妈妈的身边往外面看着。

爸爸把拖着犁的皮特和帕蒂从地里赶了出来。史科特先生、爱德华先生和爸爸在一起，史科特先生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什么。

"不，史科特！"爸爸回答道，"我绝不会待在这里，像逃犯一样等着被士兵带走！要不是华盛顿那些政客鼓吹我们在这儿定居完全合法，我绝不会越过印第安领土界线三英里！现在，我不想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白白地等着士兵把我们带走，我们现在就走！"

"怎么了，查尔斯，我们要到哪儿去？"妈妈不解地问道。

"鬼才知道，不过我们一定要离开这儿！"爸爸怒气冲冲地说道，"史科特先生和爱德华先生说，政府要派军队把我们这些移民赶出印第安领土。"

爸爸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闪烁着蓝色的火焰。劳拉吓坏了，她可从来没见过爸爸发这么大的火。她紧紧地依偎在妈妈身旁，呆呆地看着爸爸。



史科特先生正要开口讲话，就被爸爸打断了。“省点力气吧，史科特，你不用再劝我了，再劝也没有用。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你就等着军队来带你走吧。我们只好先走一步了！”

爱德华先生说他也要走，他可不想留在这儿让军队赶他走。

“跟我们一起到镇上去吧，爱德华。”爸爸说。爱德华先生却说他不想朝北方走，他想造一条船，驾着小船沿着弗地格里斯河划行，然后再在南边的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你最好和我们一块儿走，一块儿步行穿过密苏里。”爸爸劝说道，“你要是一个人驾着船，顺着处处都有印第安部落驻扎的弗地格里斯河划行，那太危险了！”

但是爱德华先生说他已经见过密苏里了，他就不想再去那儿了。再说，他有大量的火药和枪弹，他相信一个人会没事的。

爸爸要史科特先生牵走母牛和小牛。“我们没办法带走它们。”爸爸说，“你一直是我们的好邻居，史科特，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不过，我们明天早上就要离开了。”

劳拉把爸爸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她一直不敢相信。当看见史科特先生牵着奶牛离开时，她才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温驯的奶牛角上绑着一根绳子，顺从地让史科特先生牵走了。小牛犊活蹦乱跳地跟在后面。它们这一走，牛奶和奶油也就随之没了。

爱德华先生说接下来他有很多事需要做，就不能再来看他们了。他和爸爸握了握手说：“再见，英格斯，祝你好运。”他和妈妈握了握手说：“再见，夫人，我恐怕再也不能见到你了，

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待我的友好和热情。"

然后爱德华先生转向劳拉和玛丽，他把她们当大人一般对待，一一地握住了她们的小手。"再见。"他说。

玛丽挺有礼貌地说道："再见，爱德华先生。"可是劳拉却忘记了要讲礼貌，她说："噢，爱德华先生，我多么希望您不要离开我们啊。噢，爱德华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大老远为我们找到圣诞老人。"

爱德华先生的眼睛闪闪发亮，然后，他默默地转过身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爸爸解下皮特和帕蒂脖子上的缰绳，劳拉和玛丽这才相信爸爸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了，他们真的要离开这片草原了。妈妈默默地走进屋子，环顾着四周，看了看未清洗好的盘子，瞧了瞧还没收拾好的床铺，她无奈地举起双手，徒然地坐了下来。

玛丽和劳拉继续刷洗着盘子。她们小心地刷洗着，生怕碰出一点响声出来。爸爸一进门，她们立马就转过头去。

爸爸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他手里提着一袋马铃薯。

"这个给你，卡洛琳！"爸爸说，声音听起来十分自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吧！为了留着做种子，我们一直舍不得吃，现在就让我们好好地享用吧！"

这天中午，他们把用来做种子用的马铃薯统统吃光了。马铃薯吃起来美味可口，劳拉知道爸爸说得对——"有失就必有所得"。

吃过午饭，爸爸从马厩里找出马车的篷架，把它们放在马



车上，将篷架的两头分别插在车篷一侧的铁皮环扣里。所有的篷架都固定好后，爸爸和妈妈将车篷盖在上面，并紧紧地系牢。然后，爸爸用力拉住帐篷后面的一根绳子，这样车篷盖就紧紧地收拢在一起，只留出了车后的一个小小的圆孔。

当晚，大家都安安静静，默默无语。甚至连杰克也意识到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劳拉睡觉时，它紧紧地靠在劳拉的旁边。

这时候，天气已经暖和了，用不着烤火了。可是爸爸和妈妈还是坐在火炉前，看着灰烬发呆。

半晌，妈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查尔斯。"可是爸爸却愉快地说道："一年不算什么，我们的时间多着呢！"


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
爸爸和妈妈就把行李搬上了马车……

第二十六章
Chapter 26

告别大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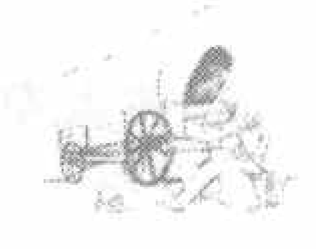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爸爸和妈妈就把行李搬上了马车。

他们先用所有的被褥做成了两张床，一张叠一张地放在车厢的后面，然后再在上面铺上漂亮舒适的方格毯子。白天，劳拉、玛丽和小卡琳可以坐在上面玩耍。到了晚上，就可以把上面这张床搬下来移到马车的前面，供爸爸妈妈睡觉。玛丽和劳拉就睡在下面的那张床上。

接着，爸爸从墙壁上取下了小橱柜，妈妈把食物和餐具包好装进里面。爸爸把小橱柜放在马车前座下面，又把一袋喂马的玉米放在车座前。

“这样子，我们就有搁脚的地方了，卡洛琳。”爸爸对妈妈说。

妈妈用毯子做成两个袋子，把所有的衣服都装了进去。爸



爸把这两只袋子挂在车篷的支架上，支架的另一端挂着爸爸的步枪。枪套下面还挂着子弹盒和火药筒。爸爸把小提琴盒放在床头，生怕把它摔坏了。

妈妈把黑色的三脚铁烤锅、烤炉和咖啡壶装进袋子，放在篷车里。爸爸把摇椅和浴盆绑在车外，把水桶和喂马用的桶挂在车的下面，然后把锡灯笼挂在车厢前面的角落里，搁在下面的玉米袋就可以稳稳地支撑着灯笼。

东西都装好了。现在，他们唯一带不走的就是犁，马车里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实在挪不出地方来了。等他们到新的地方安顿下来后，爸爸就可以多去捕些猎，用兽皮换一副新犁。

劳拉和玛丽爬上车，坐在车后面的床上。妈妈把小卡琳放在她们中间。她们都刚刚梳洗过。爸爸夸奖她们像猎狗的牙齿一般亮丽，妈妈却说她们像崭新的别针一样光亮。

然后，爸爸把皮特和帕蒂套上马车。妈妈爬上车，坐在座位上，一手抓住了缰绳。这时，劳拉突然想再看看小木屋一眼。她求爸爸让她再看上最后一眼。于是，爸爸松了松车篷后面的绳子，车篷后面就露出了一个圆洞。劳拉和玛丽探出脑袋往外面看。绳子还是把车篷拉得紧紧的，以防小卡琳滚到地上，掉进饲料槽里。

温暖舒适的小木屋看上依然如故，它好像并不知道主人就要离开了。爸爸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环顾着屋里的一切。他看了看床架，看了看壁炉，又看了看玻璃窗，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把闩门的绳子留在了门外。

“说不定有人来到这儿，需要一个歇脚的地方。”

爸爸爬上妈妈旁边的座位，接过缰绳，吆喝着皮特和帕蒂快快上路。

杰克跟着马车走着。皮特对着走在身旁的邦尼叫了几声，邦尼就靠近了它，他们就这样出发了。

在马车快要走近河边洼地时，爸爸勒住了两匹马，他们都禁不住回头看了看。

他们尽情地向远处眺望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草原，四处都静谧无声。茂密的青草像波浪一般随风起伏，朵朵白云在碧绿的天空轻轻飘游。

“这个地方真美啊！卡洛琳。”爸爸说，“只可惜它不久就要沦为印第安人和狼群聚居的地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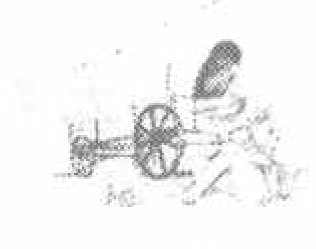
那座小木屋和马厩孤零零地留在了大草原上。

皮特和帕蒂轻快地向前跑着。马车经过悬崖来到了成片树林的河边洼地上，在高高的树梢上有一只模仿鸟在歌唱。

“我从来没有听过模仿鸟叫得这么早。”妈妈说。爸爸温柔地说道：“它正在向我们说再见呢！”

他们一直走向山下的小河边。水位很低，很容易走过去。他们渡过小河。河边的一只只长角鹿目送着他们离去，一只母鹿带着几只小鹿躲进了树荫里。马车穿过陡峭的红色山崖，又进入了大草原。

皮特和帕蒂心急意切地向前走着。马蹄经过河边时发出沉闷的声音，现在踏在大草原坚硬的土地上，马蹄声显得清脆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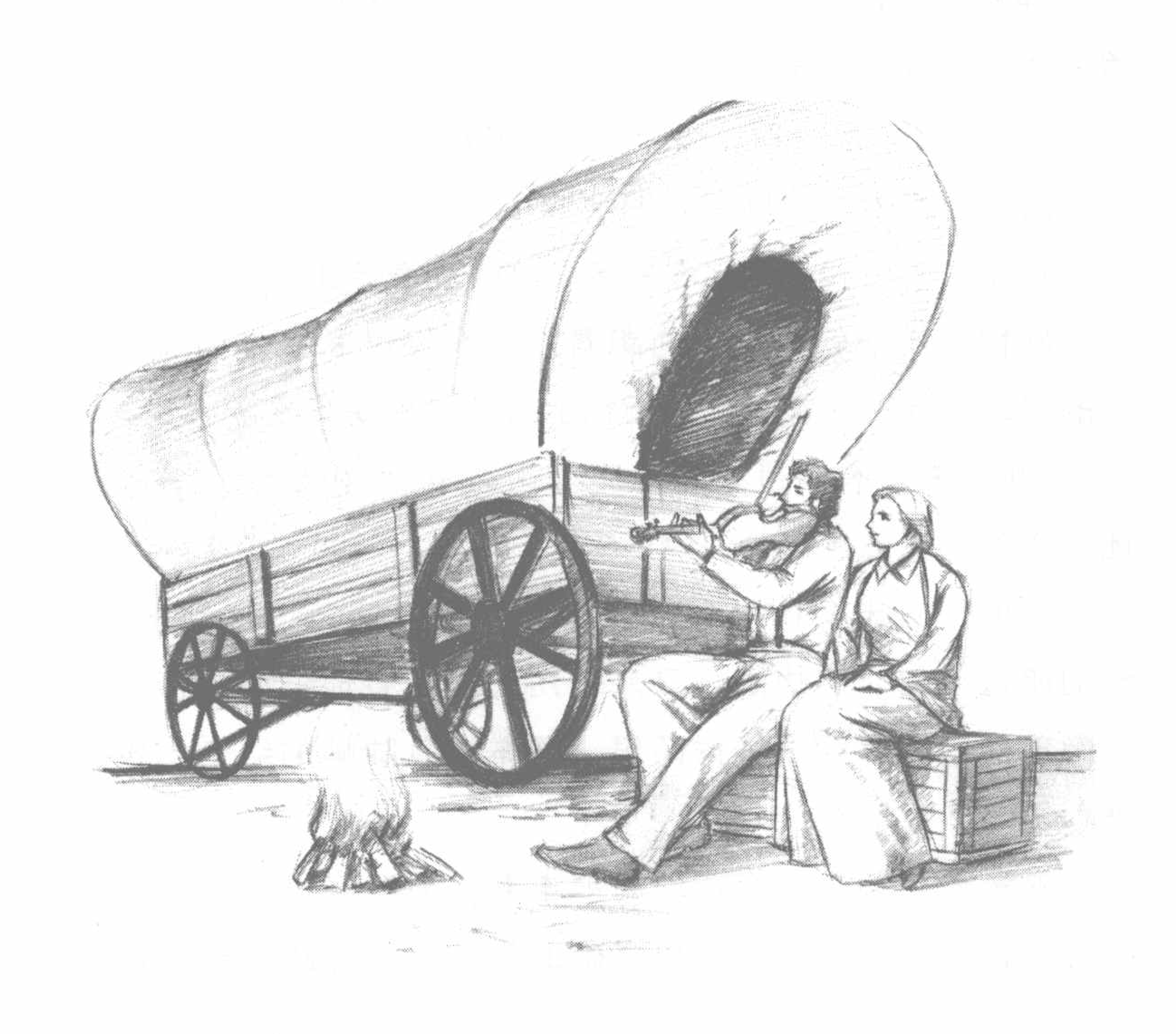


耳。风呼啸着，一直拍打着篷车的骨架。

爸爸和妈妈默默地坐着，劳拉和玛丽也默不作声。可是，劳拉的内心却兴奋无比。因为她坐在篷车里，永远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会到哪儿。

到了中午，爸爸把篷车停在一股清澈的泉水旁，让马吃东西、饮水、休息。等到了炎热的夏天，这股泉水就会干涸，不过现在水量还十分充沛。

妈妈从食品箱里拿出冰凉的玉米饼和肉食，篷车帮他们遮



住了太阳光，他们坐在干净的草地上吃起午餐，喝着泉水。劳拉和玛丽在草原上跑来跑去，采摘各种各样的野花。妈妈收拾好食品箱，爸爸把帕蒂和皮特再套上马车。

他们继续在大草原穿行。除了摇摆的青草，晴朗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车辙，再也看不到其他景物。偶尔会有兔子一跃而过。有时会看到松鸡妈妈领着一群小鸡匆匆躲到草丛中。小卡琳睡着了，玛丽和劳拉也快睡着了，突然她们听到爸爸说：“那边有点不对劲。”

劳拉一下跳了起来。她看到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浅色小包。她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

“在哪儿？”她问爸爸。

“在那边，”爸爸朝着那个东西点了点头说，“它现在不动了。”

劳拉没再说话。她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原来那个小包是一辆篷车。篷车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走近才发现，篷车没有套马。周围静悄悄的。突然，她看见车前有个黑糊糊的东西。

原来，车辕前坐着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出神，当皮特和帕蒂停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把头抬了起来。

“怎么了？你们的马呢？”爸爸问。

“我不知道，”那男的说，“昨天晚上我把它们套在马车上，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不见了。晚上有人割断绳子，把马偷走了。”



“你们的狗呢？”爸爸说。

“我们没有狗。”那个男的说。

杰克在篷车下面待着，它没有叫，也没跑出来。它是一只善解人意的狗，知道遇到陌生人该怎么办。

“唉，你们的马已经丢了。”爸爸告诉那人说，“它们不会再回来了，那些偷马贼真可恶，绞死他们都活该！”

“是啊。”那人附和道。

爸爸看着妈妈，妈妈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爸爸说：“那就坐我们的马车一块儿去镇上吧。”

“不行，”那个男的说，“我们的东西全都在车上，我们不能丢下不管啊！”

“为什么？老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爸爸对他说道，“这里可能有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没人路过，你们不能留在这里啊！”

“我不知道。”那个男的说。

“我们要和马车待在一起。”那个女的说。她低头看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劳拉看不清她的脸，她的太阳帽几乎挡住了她的整张脸。

“最好还是和我们走吧。”爸爸极力相劝道，“车上的东西还可以再回来拿。”

“不。”那个女的态度十分坚决。

他们不愿意离开马车，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东西全都在这马车里。最后，爸爸不得不驾着车离开了，留下他俩

坐在车辕上，孤独无助地面对着空旷的大草原。

爸爸自言自语地说道："新手！一看就知道他们没有多少经验，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却没有狗来看守。他们自己不照看，竟然用绳子来套马。"爸爸哼了一声又说，"像他们这样疏忽大意，实在不该到密西西比河西部来闯！"

"查尔斯，你说他们会怎样呢？"妈妈问他。

"小镇上有军人。"爸爸说，"我去告诉队长，他会派人把他们接到镇上去。估计他们能熬到那个时候。幸好他们遇上了我们，要不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人发现呢！"

劳拉一直望着那辆孤独的马车，看着马车变成一个小团，渐渐地变成一个小黑点，到后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天下午，爸爸继续赶着马车前进。他们一路上再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爸爸把马车停在一口井旁。这儿曾经有一座小木屋，现在已经被烧毁了。井里盛着满满一井清澈可口的水。劳拉和玛丽捡了一些烧残的木块生起了火。爸爸把马解下来，给它们饮完水，然后把它们系在了铁桩上。爸爸从马车上卸下车座，搬出食品箱。火已经烧得很旺了，妈妈快速地做起了晚饭。

日子又像回到了从前。爸爸、妈妈和小卡琳坐在车座上，劳拉和玛丽坐在车辕上。他们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香喷喷的晚餐。皮特、帕蒂和邦尼啃吃着鲜嫩的青草。劳拉特意为杰克留了一些食物，这样它就不用等着吃大家剩下的了。



太阳从西边下山了。到了扎营过夜的时候了。

爸爸把皮特和帕蒂牵到篷车后面，把它们拴在饲料槽旁，然后又把邦尼套在车旁，给它们喂玉米吃。做完这一切后，爸爸坐在营火前抽起了烟斗，妈妈把玛丽和劳拉送上了床，小卡琳就睡在她们旁边。

妈妈挨着爸爸坐在火边，爸爸从琴盒里取出小提琴，开始拉一些曲子。

“噢，苏珊娜，你别为我哭泣。”爸和着琴声唱了起来。

“我去加利福尼亚，
带着水盆放膝上，
每次我思念故乡，
就希望我不再是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汉。”

“卡洛琳，你知道吗？”爸爸停下来对妈妈说道，“我一直在想，那些兔子放心大胆地享用着我们种的蔬菜，它们会感到多么的快乐有趣啊！”

“别说了，查尔斯。”妈妈说。

“没有关系，卡洛琳！”爸爸对妈妈说，“我们会开垦更大的一片菜园子。不管怎样，我们从印第安领地所收获的总比付出的要多得多。”

“我可不知道。”妈妈说。

“怎么不知道呢，我们有了一匹小骡子啊！”爸爸回答道。

妈妈一下就被逗乐了。爸爸随着琴声又唱开了：

"我要留在迪克兰，
生在那儿，死在那儿，
向前，向前，向前，
向着南方的迪克兰前进！"

爸爸和妈妈用轻快的节奏哼唱着，惹得劳拉好想下床来。可是她只能乖乖地躺着，生怕吵醒了小卡琳。玛丽也快睡着了，可是劳拉却精神抖擞，一点也不困呢！

她听到杰克在马车下面收拾它的床铺。它绕着圈儿，把茂密的草丛一一地踩倒，铺成了一个圆圆的窝，然后就舒舒服服地蜷成一团，满意地吐了一口气。

皮特和帕蒂还在嚼着剩下的玉米，它们的缰绳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邦尼已经在车旁躺下来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在寥廓清澈、星光闪烁的夜空下，安全舒适地度过了这个夜晚。篷车再次成为他们的家。

小提琴开始拉起一支进行曲。爸爸跟着引吭高歌：

"男儿们，
让我们团结在旗帜周围，
再次凝聚在一起，
为着自由齐声呐喊！"



劳拉忍不住也想跟着高声呐喊。可她发现妈妈正透过车篷的圆孔朝这边探看呢。

“查尔斯，”妈妈喊道，“劳拉还没睡着，这样的音乐让她没法入睡呢。”

爸爸没说话，但小提琴的旋律一下变了。琴声变得轻柔、悠扬，好像一首甜美的摇篮曲，温柔地摇着劳拉快快进入梦乡。

劳拉渐渐闭上了眼睛。她开始随着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碧波随风飘摇，爸爸的歌声和她一起轻轻摇摆：

“轻轻地向前摇吧，
摇过波光粼粼的水面，
我们的橡木舟像一片羽毛，
轻轻地向前摇。
轻轻地摇吧，亲爱的。
让我们漂过大海，
穿过白天和黑夜，
让我一生一世与你相守相随。”